

中央圖書館

月儀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定四部手摺

辛酉開印

內閣藏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定四部手圈總目

經	卷一 儀禮	卷八 程伯子	卷十七 陸宣公
	卷二 周禮	卷九 程叔子	卷十八 韓昌黎
	卷三 禮記	卷十 張子	卷十九 柳柳州
史		卷十一 朱子	卷二十 王臨川
	卷四 史記	卷十二 朱子	卷二十一 歐陽廬陵
	卷五 漢書	卷十三 朱子	卷二十二 蘇老泉
	卷六 後漢書	卷十四 朱子	卷二十三 蘇東坡
子		卷十五 朱子	卷二十四 蘇頌濱
		卷十六 朱子	卷二十五 曾南豐
集			
	卷七 周子		

戊午課程日表

批	禮	三	六
月	十	月	月
十八日	儀禮批 特牲饋食禮○小宰饋食禮○有司徹	十三日 儀禮批 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特牲饋食禮○小宰饋食禮○有司徹	六月初一日 禮記始闕定凡例
十九日	周禮定凡例 禮記批圈 曲禮○檀弓	十四日 儀禮批 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	十月初一日 儀禮始闕定凡例
二十日	禮記批圈 王制○月令○曾子問○文王世子	十五日 儀禮批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	初三日 周禮始闕
二十一日	儀禮抄圈繕寫 禮記批圈 禮運○禮器○郊特牲○內則○玉藻○明堂位○喪服小記○大傳○少儀○學記○樂記○雜記	十七日 儀禮批 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	十二日 儀禮批 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

凡	二	十	閱
<p>二十一日</p> <p>周禮批</p> <p><small>天官家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small></p> <p>周禮抄圈繕寫</p> <p>禮記批圈</p> <p><small>祭法○祭義○祭統○經解○哀公問○仲尼答問○孔子問答○坊記○表記○緇衣○問喪○三年問○深衣○投壺○儒行○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small></p> <p>禮記抄圈校正</p>	<p>二十二日</p> <p>儀禮抄圈校正</p> <p>周禮批</p> <p><small>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記</small></p>	<p>二十七日</p> <p>儀禮手圈更校</p> <p>周禮圈</p> <p><small>冬官考工記</small></p> <p>禮記手圈更閱</p>	<p>二十六日</p> <p>周禮圈</p> <p><small>夏官司馬○秋官司寇</small></p> <p>三禮手圈義例書下</p>
<p>二十四日</p> <p>儀禮手圈成</p> <p>周禮圈</p> <p><small>天官家宰</small></p> <p>禮記手圈成</p>	<p>二十五日</p> <p>儀禮手圈更校</p> <p>周禮圈</p> <p><small>地官司徒○春官宗伯</small></p>	<p>二十八日</p> <p>儀禮手圈更校</p> <p>周禮手圈成 更閱</p> <p>禮記手圈更閱</p>	<p>二十九日</p> <p>禮記手圈更閱</p>

御定四部手圈

正宗大王御製詩

經而三禮史而兩京子而五子集而八家陸稿既  
 批而圈既圈而鈔遂成一帙其詳在義例因書七  
 言十韻排律以識之

萬幾餘暇講聲長閱歷穰穰秘府藏月窟天根來往  
 計姬情孔思點勻方內家筆札紆宸墨上世弦匏記  
 后蒼篇帙縱橫名手圈權衡次第整書綱卜年八百  
 周官制載籍三千戴禮場二子程朱傳道統兩京班  
 馬盛文章午朝工課猶經史乙夜精神更縹緗遂到

鹿門張鼓吹况看牛坵匝衣裳從知直諫先推陸自  
是宗臣蓋有唐刪述祇要存聖軌源頭一畫跡羲皇

御定四部手圈

正宗大王御製三禮手圈義例

下示校正  
諸學士

昔人有言曰辭之繁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繁而制  
簡今而選古蓋亦難矣若所謂三禮其辭則奧其事  
則媿其文則燁然其時則遠焉而尤不可硬解者儀  
禮也間經秦火多有脫誤如士昏大禮也授綏大節  
也若非長安石經幾乎遺失而注疏之家遂不得傳  
焉鄉射禮之鹿中翻獲特牲饋食禮之舉觶者拜亦  
皆見漏於監刻則就此不全之古本撮其不習之經  
典不其近於太玄之擬易乎然而朱子以儀禮為本

經戴禮爲傳則並與在魯之禮爲後世不祧之法者  
惟儀禮是已故遂加批圈以至周禮戴禮而命之曰  
三禮手圈姬氏六典冬官闕焉漢興懸千金購之不  
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是記也雖非元聖之制作欲詳  
成周美規比諸老聃毛萇之誦以傳之者反復勝焉  
蓋其篇法分而爲七大而邱井如畫細而尺寸不遺  
從又點綴生色於名物度數之間者如禹貢山海經  
其疆界區分上棟下宇之法又如詩之縣公劉諸章  
論道作行審勢通資書之立政近之也故圈之不嫌  
其多大抵周禮儀禮卽一科條書也祭祀朝覲燕饗

軍旅之事冠昏饋食射飲登降之節壇廟宮室輿衛  
器服之品有不可律之以文字而或闕於儀章此所  
以批圈之與他書殊例而不相沿者人或曰范子不  
識穀烝之歎似然矣然九漉平而禹爲司空八政叙  
而四曰司空則虞廷命工之盛周官掌土之重亦不  
可以略之故附之原圈之左二禮之屬於服制者揆  
之以讀樂章及冠衣不素之義不施繩尺恐不悖於  
義開元禮之闕一條許李諸子雖不得辭其責開元  
之闕者公朝禮也手圈之闕者士禮也知我者其惟  
斯乎禮是天理之節文則禮書圈例不容錙銖或差

禮記卷之三  
如周禮冢宰之贈玉帛司服之爲天王斬衰皆非可  
諱之節並圈之月令呂不韋之所修也王制孝文博  
士之所錄也考工既選於此乎刪非並觀之道故略  
取二三策儒行一篇或謂秦漢間豪士之高節而當  
夫子自衛反魯之初見魯公而言儒士之行使爲人  
君者得以知崇儒之方則此所以十六夏端之專圈  
也儀禮有士昏禮戴禮有昏義儀禮有士冠禮戴禮  
有冠義以至鄉飲射燕莫不皆然則義於禮不過翼  
注也此朱子所以經傳之作而手圈所以多取儀禮  
而儀禮諸篇有標以記之者記其事也戴禮又從標

記而出故不得不從簡也以昌黎之淵博尚患儀禮  
難讀况經生學士乎疑於本經則求之朱子之經傳  
通解疑於經傳通解則求之黃直卿之續通解苟以  
及乎楊復之圖下以逮夫敖繼公之集說而猶有所  
罅礙不通者蓋自熙寧以後儀禮不立學官而遂無  
師承教授之益而然也今予手圈蓋欲倡而明之以  
有裨於朝野揖讓之風也雖然六典周官所以致隆  
洽而王安石用之則物中庸戴經所以爲樞紐而胡  
廣用之則譎凡百君子曷不因經而究義因義而反  
經中者不偏不倚之名而有子莫之執中敬是徹上

徹下之工而有許渤之持敬若曰讀三禮而不循乎  
三百三千之美則豈予辛勤批圈之意哉覽者不可  
以不知此矣戴禮之見於小學者以其童習也故不  
又列焉亦可詳之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一

經

儀禮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卽位于門東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韝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禮士冠

筮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賓戒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賓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乃宿賓賓許宿贊冠者一人宿賓

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

事擯者告期于賓之家期為

夙興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皮弁服

玄端同篋櫛實于篋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陳服器

主人玄端爵鞞立于阼階下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

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位即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主人出門左再拜賓答

拜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升迎賓

贊者筵于東序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

櫛設纚賓盥筵前坐正纚執冠者授賓賓右手執項

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賓揖之適房服玄

端爵鞞出始加

賓盥正纚如初受皮弁進祝加之如初服素積素鞞

容再加

賓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加三

賓受醴于戶東冠者即筵坐左執鞞右祭脯醢筵末

坐啐醴醴冠者

取脯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現

母

賓字之冠者對字

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入見姑姊如見

母見兄弟  
姑姊

服玄冠玄冠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

鄉先生見君見鄉大  
夫鄉先生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歸賓俎醴

若不醴則醮用酒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卒洗升

酌冠者升筵坐祭酒筵末坐啐酒加皮弁如初儀再

醮攝酒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醮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

戒賓  
辭

曰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宿賓  
辭

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

介爾景福加冠  
祝辭

吉月今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省壽萬年

永受胡福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

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

壽考不忘醴  
辭

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

永乃保之醮

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

承天之祜

旨酒令芳邊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

受福無疆

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

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辭字

屨夏用葛冬皮屨屨

記冠義始冠緇布之冠記用緇布之義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

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記重適子之義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記三代冠

異之同

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記大夫以上冠禮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賓東面致命主人降授老鴈

士昏禮納采

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名問

請醴賓賓即筵坐左執觶北面坐啐醴賓醴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吉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納

請期用鴈如納徵禮請期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其實特豚魚腊設洗于阼

階東南饌于房中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尊于房戶

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陳器

主人爵弁纁裳緇施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

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祓迎親

女次純衣纁衽姆纚笄宵衣女從者畢衫玄纚笄被

纁黼

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壻御婦車授

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壻乘其

車先俟于門外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夫入于室媵御沃盥交夫婦入室

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三飯卒食食

贊洗爵酌醕主人醕婦亦如之以肝從再醕如初無

從三醕用盃亦如之醕

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主人入親說

婦之纓燭出媵侍于戶外呼則聞昏禮成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婦見舅姑

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筭棗栗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  
興答拜婦受筭股脩升進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  
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婦東面拜受左執觶坐啐  
醴婦醴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婦餽舅辭易醬婦餽姑之  
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酌之婦饋舅姑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歸婦俎于婦婦饗人  
送者酬以束錦禮送者

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曰某氏來婦敢奠嘉  
菜于皇舅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奠菜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  
魚用鮒必殺全記行事時及所用物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記笄及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記祭行之期

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  
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記

禮之

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

某也請納徵

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

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記父醮子辭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毋施衿結帨

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

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

愆視諸衿鞶

記親迎送女諸辭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為外昏

姻請覲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

得濯漑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

宮某將走見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

見對曰某得以為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記不親迎

壻見父母之儀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牾左頭奉之曰某也

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

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

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

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

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

敢辭摯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

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

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士相見禮初相見

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於將命者見復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士見于大夫

若嘗為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

辭賓出使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士嘗

為臣者見于大夫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

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

之如士相見之禮大夫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感庶人見於君不為容進

退走大夫士庶人見于君

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

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他邦之人見于君

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燕見于君

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

子與幼者言言孝弟子父兄與眾言言忠信慈祥與

居官者言言忠信言視之法

居官者言言忠信言視之法

居官者言言忠信言視之法

居官者言言忠信言視之法

居官者言言忠信言視之法

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母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母上於面母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待坐于君子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

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士大夫侍飲食于君

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

曳踵執幣玉之儀

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

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

人則曰外臣自稱于君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鄉飲酒禮○謀賓介

主人戒賓賓拜辱介亦如之戒賓介

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尊兩壺于房戶

間斯禁設席器

羹定主人速賓介亦如之速賓介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

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

賓升迎賓拜至

主人坐取爵實之獻賓賓拜進受爵主人薦脯盥設折俎賓祭脯盥取肺執本弗繚絕末以祭齊之遂祭酒啐酒奠爵拜告旨卒爵主人獻賓

賓實爵酢主人主人如賓禮不告旨再拜崇酒賓醉主人

主人實觶酬賓主人酬賓

主人實爵獻介介如賓禮不啐肺不啐酒不告旨主人

介獻

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坐祭遂飲再拜介答拜主人自酢

于介

主人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壹拜主人實爵獻衆賓衆

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獻衆賓

一人洗升舉觶于賓坐祭遂飲卒觶降洗實觶奠于

薦西賓坐受以興舉觶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一人舉觶

設席于堂廉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

後首揜越內弦右手相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

東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

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陵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樂實

作相為司正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立司正

賓取俎西之觶酬主人賓立飲卒觶不洗實觶授主

人主人受觶酬介如賓酬主人之禮司正升相旅曰

某子受酬受酬者自介右眾受酬者受自左卒受者

以觶降奠于篚旅酬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舉二人舉觶

主人請徹俎賓許賓取俎還授司正主人取俎還授

弟子介取俎還授弟子皆降徹俎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說屨升坐

乃羞無筭爵無筭樂無筭爵

賓出奏陵出賓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席于賓

東公三重大夫再重遵者之禮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拜辱拜賜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羞唯所有徵唯所欲鄉樂唯欲

息司正

記其牲狗也記牲

旅不洗不洗者不祭記旅酬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無介鄉射禮

乃席賓南面東上尊於賓席之東陳席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參

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張侯

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遂從之速賓

及門主人以賓揖賓厭眾賓皆入迎賓

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主人獻眾賓一人舉

觶乃合樂為司正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

未旅三耦侯于堂西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

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

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請射

司射命弟子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

西序矢在弓下北括眾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

之弓矢在東序東納射器

遂以比三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

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比三耦

司正為司馬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命

獲者倚旌于侯中繫綱倚旌

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堂前三筭遷樂

司射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三耦皆袒決遂

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三耦皆執弓搯

三而挾一介皆進射三耦就

司射揖進豫則鈎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

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誘射取

扑搯之射誘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

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鈎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

于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

絕以至于之坐東面偃旌興而侯命曰無射獲無獵

獲乃射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射初

司射去扑告于賓曰三耦卒射

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馬撫矢而乘

之矢不備則曰取矢不索取矢加

司射請射于賓如初乃比眾耦辯再請射

三耦拾取矢取一介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

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三耦

于

眾賓未拾取矢眾耦皆

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司射命曰不貫不

釋再射

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再取

先數右獲二筭為純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於下一筭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勻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勻告獲

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執弛弓特升飲不勝者

司馬洗爵獻獲者于侯獻獲者

獻釋獲者獻釋獲者

請射如初三請射

三耦拾取矢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射者皆取矢于福

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樂正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

大師不興許諾射三

釋獲者以賢獲與勻告如初取矢告獲如初

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飲不勝者如初

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

不挾兼諸弦弣以退不反位射者復取矢于福

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

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侯射事畢

主人以鞞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

西如賓酬主人之禮酬

二人舉鞞徹俎說屨升坐無筭爵賓出拜賜拜辱息

司正二人舉鞞徹俎說屨升坐無筭爵賓出拜賜拜辱息司正

記三笙一和而成聲笙記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

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侯記

射自楹間物長如筈其間容弓物記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記主皮

侯道五十弓記鄉侯之度

箭籌八十長尺有握記箭籌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翽旌獲白羽與朱羽糝於郊則間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壇大夫兕中士鹿中

記中與獲之等

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記人臣無國中之射

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記大夫侍君射袒法

燕禮○小臣戒與者燕禮○戒與燕者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器具設饌

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公升即位于席小臣納卿大

夫位即

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射人命賓命賓及執事者

賓入主人獻賓賓酢主人賓入主人獻

主人盥洗象觚獻于公公拜受爵主人獻

酌膳酒再拜公答再拜主人自酢

主人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

人媵爵小臣請致者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媵解于公

易解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公為賓舉旅

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主人獻諸公卿

媵爵如初再媵解

若賓若長唯公所酬公為諸公卿舉旅

主人獻大夫工歌主人獻大夫工歌

又舉奠解唯公所賜公為大夫舉旅

正歌備樂備樂

司正受命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

敢不安立司正

徹俎徹俎

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說屨升坐

羞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主人獻士

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燕射

媵觚于公賓媵觚于公

士旅于西階上辨舉公為士

主人獻庶子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主人獻庶子以下

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

執大燭於庭閤人為大燭於門外無筭

賓醉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雷賓出

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

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

賜于使臣臣敢辭公與客燕

記燕朝服於寢記服及燕所

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記與四方之賓燕之事

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記為賓者

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記羞者執冪者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

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記有盛樂之事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八三成遂合鄉樂

公與賓有俎記有俎者

臣敢奏爵記授公爵之辭

公所辭皆栗階凡栗階不過二等記栗階之節

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

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有房中之樂記與四方賓燕之辭及樂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

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大射儀○戒百官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狸步大侯九十參

七十干五十設之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

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

地武張侯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

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

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

東鼓朔鼗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

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紘縣

膳尊兩甌在南尊士旅食于西鑄之南北面兩鬯壺

又尊于大侯之左東北兩壺獻酒陳設

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

太史在于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

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位即

大射正擯擯者命賓命賓及執事者

擯者納賓賓入

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

酌散再拜公答拜主人自酢

主人媵觚于賓主人酬賓

送解媵解于公

大夫辯受酬公為賓舉旅

辯獻卿主人獻諸公卿

媵爵如初再媵解于公

公又行一爵公為諸公卿舉旅

主人獻大夫主人獻大夫

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工管下

立司正立司正

司射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鈎弦自

阼階前曰為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

夫請射

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

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莅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

畫物自北階下納射器畫物

太史東面司射誓之遂比三耦誓太史比三耦

誘射乃射取矢誘射初射取矢

請射再請射

比耦耦比

一耦拾取矢相之二耦亦如之三耦取矢于福

司射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為畢再射

命曰中離維綱揚觸相復公則釋獲眾則不與唯公

所中中三侯皆獲

贊設決朱極三

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雷上曰揚左

右曰方

取矢如初再取矢

數獲告獲

飲不勝者飲不勝者

司馬正洗散實爵獻服不獻獲者之屬

獻釋獲者獻釋獲者

請射如初三請射

眾射者繼拾取矢耦皆取矢于福

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三射

取矢以獲告如初取矢告獲如初

退豐與解如初飲不勝如初

面鏃退耦皆復取矢于福

小臣師退福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射事畢

旅于西階上如初公為大夫舉旅

徹俎俎徹

說屨升就席說屨升坐

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主人獻士

賓媵解于公賓媵解于公

辯士旅酌公為士舉旅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壹發中三

侯皆獲復射

主人獻庶子主人獻庶子以下

無筭爵無筭爵

公入鵞賓出公入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既圖事戒上介宰命

司馬戒眾介聘禮○命使介

宰書幣具聘物

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眾介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

官陳幣夕幣

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

君授使者

賓朝服釋幣于禰幣釋

上介及眾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載壇帥以受命

于朝受命

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

纁自公左授使者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

遂行舍於郊遂行

若過邦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餼

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過他國

壹肆為壇壇畫階惟其北無宮朝服無主無執也習儀

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

關人問從者幾人及竟

君使士請事請事

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

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

聘享亦如之幣展

賓至于近郊張壇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

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

拜勞者不答拜請行郊勞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栗擇

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至朝

卿致館賓迎再拜致館

宰夫朝服設殮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

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殮設

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至朝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公揖入每門每曲

揖賓迎

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楹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

而立行聘禮

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享

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聘享夫人

若有言則以束帛因聘有言

賓壹拜進筵前受醴祭醴三執左馬以出醴賓

賓覲奉束錦總乘馬覲賓私

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

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

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委皮南面  
振幣自皮西進介私

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賓出

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卿大夫勞賓介

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歸賓

饗餼

有司入陳饗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  
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  
魚鮮腊設局鼎腳臠臠蓋陪牛羊豕腥二牢鼎二七  
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堂

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醢  
醢屈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  
豕南牛以東羊豕兩簋繼之梁在北八壺設于西序  
北上二以並南陳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  
其東醢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  
南羊豕東豕豕以北牛兩簋繼之梁在西皆二以並  
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  
上壺東上西陳醢醢百饗夾碑十以為列醢在東餼  
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  
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梁稻皆

二行稷四行門外米三十車車乘有五簋設于門東  
為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車三秬設于門西西陳薪芻  
倍禾

上介饗餼三牢宮及饗如上賓歸上介饗餼

士介四人皆餼大牢餼士介

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問卿

賓面如覲幣賓私面

上介特面幣如覲上介私面

眾介面如覲幣眾介私面

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賓退

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問下大夫嘗使者

大夫若不見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代受問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夫人歸禮于賓介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大夫

餼賓介

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饗食燕羞獻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

饗致饗食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大夫饗食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

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還玉及

公館賓公館

賓三拜乘禽於朝賓拜

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贈上介亦如之贈眾

介如其覲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贈上介亦如之贈

眾介如其面幣贈

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

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

命亦如之命歸反

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

釋幣于門乃至子禰釋幣于門

記久無事則聘焉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

不及百名書於方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記有故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記受命始

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

三采六等朱白蒼纁記圭

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

之至也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記

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管人為客三

日具沐五日具浴記館并管

人所共

殮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記殮

授如爭承下如送記聘容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

北面蹵焉私覲愉愉焉出如舒鴈記聘享覲之容

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記執圭之容

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記貨幣之度

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記醴賓之事

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

如饋食之禮胙肉及腹車記以饗祭

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記主

國禮賓之節與羞獻

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君以社稷故在

寡小君拜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記公館賓之辭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

曰筥十筥曰稊十稊曰秬四百秉為一秬記米禾之量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公食大夫禮○戒賓

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賓即位于大門外

小臣具槃匱宰夫設筵加席几陳設

公如賓服迎賓賓迎

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鼎載俎入

韭菹以東醢醢昌本昌本南麋鷄以西菁菹鹿鷄正設

贊者取黍取稷以授賓賓祭之賓祭正饌

士羞庶羞升設于稻南簋西間容人設加饌

賓坐席末取梁卽稻祭于醬涪間賓祭加饌

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賓三飯以涪醬賓食

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幣侑幣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賓拜侑幣

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卒食

賓出賓出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與歸賓俎

明日賓朝服拜賜賓拜賜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劔九俎魚腊皆二俎魚腸胃倫

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庶羞西東毋

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鴛

食上大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致食禮

大夫相食親戒速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大夫相食

記劔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記劔芼

上大夫蒲筵加萑席記上大

夫筵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覲禮○郊勞

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賜舍

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戒覲日

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受舍于朝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釋幣于禰

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纁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行覲禮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

人將受之

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三享

立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告聽事

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王勞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賜車服

大史加書于服上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

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言稱謂與其禮

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

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大朝覲之禮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及筮日筮人取筮于西塾東面受命于主人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

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長占卒告主人占

曰吉

特牲饋食禮○筮日

筮尸如求日之儀筮尸

尸如主人服宗人擯辭曰筮子為某尸占曰吉敢宿

祝許諾致命尸

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泣之敢宿賓曰某敢不

敬從賓

厥明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邊反降東北面告濯具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

鼎鼎告絜請期曰羹飪視濯視牲為期

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尸盥匱水  
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祝筵几于室中東面設陳

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主人及賓兄弟羣執  
事即位于門外位即

祝奠于鉶南佐食啓會卻于敦南設饌  
祝迎尸于門外入尸

尸即席坐主人拜安尸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  
之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舉肺脊以授尸尸  
受振祭躋之乃食食舉主人羞所俎尸三飯告飽祝

侑主人拜尸

左執角右取肝揆于鹽振祭躋之加于菹豆卒角祝

受尸角曰送爵主人

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

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

于季指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邊受尸

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主婦

獻祝邊燔從如初儀主婦

賓三獻如初賓

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致爵于主人自酢

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

爵主人致爵于主婦自酢

三獻作止爵尸卒爵酢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

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賓作止爵尸酢賓賓獻祝佐食致于主人主婦自酢

升酌西階上獻賓主人獻賓長自酢

眾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獻眾賓

主人洗解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主人酬賓長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主人獻長兄弟自酢

洗獻眾兄弟如眾賓儀主人獻眾兄弟

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眾兄弟之儀主人獻內兄弟自酢

長兄弟洗觚為加爵長兄弟為加爵

眾賓長為加爵如初爵止眾賓長為加爵爵止

嗣舉奠嗣舉奠

兄弟弟子舉解于長兄弟兄弟之弟子舉解于其長

宗人告祭胥乃羞祭胥乃羞

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賓與兄弟旅酬

為加爵者作止爵眾賓長作止爵

長兄弟酬賓以辯兄弟與賓旅酬

弟子各酌于其尊舉解於其長爵皆無筭弟子各舉解遂無筭

爵

利獻于尸酢及祝尸佐食獻祝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祝東面告利成尸謏祝前主

人降出尸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暮有以也暮

主人拜祝曰醕有與也

佐食闔牖戶降祝告利成設徹改

宗人告事畢佐食徹昨俎禮畢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鞶唯尸祝佐

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記祭服

少牢饋食之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筮於廡門

之外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韝兼與筮執之主人曰

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

某氏尚饗史曰諾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

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乃釋韝立筮卒筮乃書卦于木

示主人占吉則史韝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

占曰從乃官戒少牢饋食禮○筮日

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筮卦占如初吉則乃遂宿

尸筮尸宿尸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朝

明行事期為

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殺視

雍人概鼎七俎于雍饗廩人概甑甑與敦于廩饗

司宮概豆邊勺爵觚解器概

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甑

有玄酒設罍水于洗東實鼎陳設器饌

主人朝服即位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筵即位几

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舉鼎載俎

主婦被錫衣侈袂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設饌

祝神

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

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

祝出迎尸于廂門之外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

人奉匱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

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尸

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

實侑尸又食尸食

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尸

又三飯

主人乃酌尸主人酌尸

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

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

替引之尸酢主人

上佐食其俎折一膚下佐食其胾亦折一膚主人獻

上佐食綏祭主婦獻

主婦獻祝獻上佐食下佐食主婦獻

賓長洗爵獻于尸賓獻尸

賓酌獻祝賓獻

祝告曰利成祭畢

上暮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暮

有司徹○埽堂司宮攝酒乃斂尸俎有司徹○

議侑于賓以異姓宗人戒侑侑立

主人出迎尸拜侑陳鼎縮俎迎尸侑陳

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授几

主人獻尸主婦薦籩豆主人獻尸主

乃升魚亦橫載之加膾通言載俎之法

主人獻侑尸侑北面主人崇酒主人獻侑

主婦獻尸獻侑主婦酌以致于主人尸酌主婦主婦

獻侑致爵于主人

上賓酌獻尸主人酬尸羞于尸侑主人主婦上賓獻

酬尸羞于尸  
備主人主婦

主人獻長賓眾賓辯受爵主人酢于長賓主人獻長

獻眾賓主人  
自酢

主人酬長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主人酬賓獻兄

尸作三獻之爵尸作止爵

司士獻侑致主人尸酢之主人尸獻侑致于

二人洗解酌尸侑二人舉解于尸侑

長賓眾賓兄弟私人相酬辯酬旅

乃羞羞于堂下及房中

兄弟之後生者舉解于其長兄弟後生舉解于其長

賓長獻于尸遂之於下次賓獻致賓一人舉解于尸遂旅酬

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筭堂下相酬無筭爵

尸出主人退有司徹禮畢

若不賓尸則祝侑亦如之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

言尸又三飯佐食受牢舉如賓不賓尸尸

酌尸醋主人獻祝與二佐食皆如賓主人酌尸尸醋主人主人獻祝

佐食主婦獻于尸亦如賓獻主婦尸

尸醋主婦主婦獻祝獻二佐食亦如賓尸醋主婦主婦獻祝佐食

尸爵止尸爵止

主婦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司宮設席主婦酌以醋

主婦致爵于主人自醋

祝酌授尸賓拜受獻祝及二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

尸作醋賓賓長獻祝佐食致于主人主婦

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羞于尸祝主人主婦

主人獻衆賓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儻禮主人獻賓至私人

人

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羞于堂下及房中

賓長獻于尸致醋無筭爵次賓獻致旅酬無筭爵

利獻尸獻祝尸出上利獻尸祝尸出

乃暮暮

設右几扉用席改設

司宮闔牖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

受歸之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禮畢

御定四部手圖書

御定四部手圖書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二

經

周禮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天官  
冢宰

治官之屬大宰小宰宰夫宮正宮伯膳夫庖人內饗  
外饗亨人甸師獸人甸人鼈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  
瘍醫獸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鹽人鹽人  
冢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司會

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皮內宰內小臣閭人寺人內豎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桌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夏采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大宰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

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

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

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乃施典于邦國而

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  
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  
其輔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  
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  
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  
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  
爵大喪贊贈玉含玉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以敘正其位進其治作  
其事制其食受其會聽其情六屬舉邦治天官其屬  
六十掌邦治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春官其屬六十  
掌邦禮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秋官其屬六十掌邦  
刑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  
達六職辨邦治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  
用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曰禮職以  
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  
萬民以聚百物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

賊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六聯合邦  
治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  
有聯八成經邦治聽政役以比居聽師田以簡稽聽  
閭里以版圖聽稱責以傳別聽祿位以禮命聽取予  
以書契聽賣買以質劑聽出入以要會六計弊羣吏  
之治一廉善二廉能三廉敬四廉正五廉灋六廉辨  
宰小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  
灋者國有常刑今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待  
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歲終則令羣吏正  
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  
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灋警戒羣  
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  
上宰夫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春秋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  
廟中則執燭正宮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作其徒役之事伯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  
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

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饗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

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王燕飲酒

則為獻主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膳夫

庖人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用禽獻春行羔

豚膳膏香夏行牯鱠膳膏臊秋行犢麇膳膏腥冬行

鱸羽膳膏羶庖人

內饗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廝羊冷毛

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曠色而沙鳴豕盲眊而

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內饗螻

甸師掌耕耨王藉以共齋盛甸師

獸人掌罟田獸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凡獸入

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獸人

食醫凡食齊眊春時羹齊眊夏時醬齊眊秋時飲齊

眊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醎調以滑

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

宜麥魚宜菰醫食

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醎養脉以苦養氣

以甘養肉以滑養竅醫瘍

酒正辨五齊之名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辨三酒

之物事酒昔酒清酒辨四飲之物清醫漿醢歲終則

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酒正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外  
內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  
鑑賓客共冰凌人

邊人掌四邊之實朝事之邊其實麩黃白黑形鹽臠  
鮑魚鱮饋食之邊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加邊之實  
菱芡栗脯菱芡栗脯羞邊之實糗餌粉飧邊人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昌本麋  
鷄菁菹鹿鷄茆菹麋鷄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  
析麋醢蜃蜆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淡蒲

醢醢沿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王舉  
則共醢六十齏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鷄實之賓客之  
禮共醢五十齏醢人

鹽人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膳羞  
共飴鹽鹽人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楹板再重設車宮棘門為  
壇壇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掌舍

掌次掌王之會同之灋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掌次  
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

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

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大府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

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王府

內府掌凡四方之幣獻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共之內府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共王及后世子衣服祭祀賓客

軍旅賜予之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惟王

及后之服不會外府

司會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九賦之灋令田野

之財用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九式之灋均節邦

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

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司會

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凡上

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

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

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司書

司裘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

賜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

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司裘

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頒于百工掌皮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教九嬪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裘展其功緒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上春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稷之種而獻之于王內宰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嬪

世婦帥女宮而濯摝為盥盛世婦

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御女

女史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女史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

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內司服

乃立地官司徒地官司徒

教官之屬大司徒小司徒鄉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

正族師閭胥比長封人鼓人舞師牧人牛人充人載

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

氏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虺司稽胥肆長泉府

司門司關掌節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鄼長里

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草人稻人土訓誦訓山  
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升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  
掌炭掌荼掌蜃囿人場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祿闕司  
稼舂人饁人橐人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  
佐王安擾邦國大司徒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  
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  
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  
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  
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  
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  
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  
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  
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庠因此五物者民之常  
而施十有二教焉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以陽禮教  
讓則民不爭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以樂禮教和則  
民不乖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以  
刑教中則民不競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以度教節則

民知足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而知其利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諸公之地封疆五百

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曰散利曰薄征曰緩刑曰弛力曰舍禁曰去幾曰省禮曰殺哀曰蕃樂曰多昏曰索鬼神曰除盜賊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慈幼二養老三振窮四恤貧五寬疾六安富以本俗六安萬民一

媾宮室二族墳墓三聯兄弟四聯師儒五聯朋友六同衣服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曰稼穡曰樹藝曰作材曰阜蕃曰飭材曰通財曰化材曰斂材曰生材曰學藝曰世事曰服事

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此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

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  
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  
貢賦凡稅斂之事小司徒

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鄉師

鄉大夫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以歲時  
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  
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  
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  
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

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  
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  
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  
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鄉大夫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  
讀灋以勸戒之祭祀州社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  
民而射于州序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族師各掌其  
族之政事州長黨正族師

閭胥凡事掌其比釁撻罰之事閭胥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

其綉封人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鼗鼓鼓軍事鼙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金鐃和鼓金鐃節鼓金鐃止鼓金鐃通鼓凡軍旅夜鼓鼙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鼓人

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牧人

牛人共其享牛求牛膳牛犒牛奠牛兵車之牛與其牽徯載公任器牛人

充人展牲則告牲碩牲則贊充人

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載師

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遺人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  
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均人

師氏以媿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曰至德以為道本曰敏德以為行本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曰孝行以親父母曰友行以尊賢良曰順行以事師長師氏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曰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乃教之六儀曰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

保氏

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諫詞

調人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

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調人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媒氏

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經市陳肆辨物而平市政令禁物靡而均市商賈阜貨而行布量度成賈而徵僨質劑結信而止訟賈民禁偽而除詐刑罰禁競而去盜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廼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

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

泉府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泉府

司門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門

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掌節

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

隣五隣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各掌其政令刑禁稽其人民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遂人旅師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旅師

委人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余聚以待

頒賜委人

草人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澗用豸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藥用蕒輕費用犬草人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稻人

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虞山

林衡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衡林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稼

乃立春官宗伯春官宗伯

禮官之屬大宗伯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天府典瑞典命司服典祀守祧世婦內宗外宗冢人墓大夫職喪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鐘師笙師鐃師鞀師箛師籥師籥章鞀鞀氏典庸器司千大卜卜師卜人龜人蕘氏占人箬人占夢眡禋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巫大史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內史外史御史中車典路車僕司常都宗人家宗人凡以神士者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飲宗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以實柴祀  
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飆師兩師以血祭祭  
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鬯辜祭四方  
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  
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亾荒禮哀凶札吊  
禮哀禍哉禴禮哀圍敗恤禮哀寇亂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  
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覲曰視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  
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昏冠之禮  
親成男女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饗燕之禮親四方  
之賓客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賀慶之禮親異姓之  
國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  
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

作牧九命作伯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  
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命諸侯則僎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小宗伯掌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凡大禮佐大宗伯小禮掌事如大宗伯小宗伯

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肆師

鬱人凡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鬯人共秬鬯而

飾之鬱人鬯人

雞人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朝以詔百官雞人

司尊彝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裸用雞彝

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

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皆有

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

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

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

諸臣之所昨也彝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

流酌凡酒脩酌司尊彝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大寶器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

官府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天府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

以祀地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圭璧以祀日

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

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

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穀圭以和難以聘

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典瑞

典命掌五儀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命典

司服掌吉凶衣服王之吉服祀天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服司

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

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

帥六宮之人共齋盛凡內事達於外官者掌之婦

墓大夫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

墓大夫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

瞽宗

大司樂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鐘歌大

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行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

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凡樂函鐘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  
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  
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路鼓  
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  
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  
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  
而舞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

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王師大獻則令  
奏愷樂

樂師教國子小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  
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  
環拜以鐘鼓爲節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  
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樂師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  
頒學合聲馱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躡其不敬者巡舞列而  
撻其怠慢者胥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師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大喪帥瞽而廌作匱謚

瞽矇掌播鼗祝故墳籥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瞽矇

眡瞭相瞽典同辨聲以為樂器眡瞭典同

磬師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

鷩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掌鼗鼓縵樂磬師鐘師

鞀師教鞀樂旄人教舞散樂舞夷樂鞀師旄人籥師教國子舞羽籥籥籥章掌土鼓鼗籥中春書擊土鼓歛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峻國祭蜡則歛幽頌

擊土鼓以息老物籥師籥章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歛而歌之燕

亦如之鞀鞀氏

大卜掌三兆之灋玉兆瓦兆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

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灋連山歸藏周

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致夢

觴夢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

一征二象三與四謀五果六至七雨八瘳大

箬人掌三易以辨九箬之名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

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箬人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

辰占六夢曰正夢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遂令始

難毆疫占夢

大祝掌六祝之辭祈福祥求永貞曰順祝年祝吉祝

化祝瑞祝筴祝掌六祈類造禴禘禘禘說作六辭祠命

詁會禱誅辨六號曰神號鬼號示號牲號齋號幣號

辨九祭曰命祭行祭炮祭周祭振祭擣祭絕祭繚祭

共祭辨九擗曰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擗凶擗奇擗

褒擗肅擗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相尸禮既祭令徹小祝佐大祝喪祝掌大喪甸祝掌

表貉之祝號詛祝作盟詛之載辭祝

司巫旱則舞雩男巫芻招以茅冬堂贈春招弭王吊則與祝前女巫祓除釁浴暎則舞雩后吊則與祝前

巫

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大會同朝覲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凡喪事攷焉射事飾中小史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史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

有八星之位馮相氏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保章氏

內史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贊書凡數從政者內史

外史

御史  
巾車掌公車王之五路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金路鈎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

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翟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素車藻車駟車漆車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纓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毀折入齋于職幣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

龍為旂通帛為旛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旗龜蛇為旒全羽為旒析羽為旒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廠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常司

乃立夏官司馬夏官司馬

政官之屬大司馬小司馬軍司馬闕輿司馬闕行司

馬闕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

爲師帥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司勳馬質量人小子羊人司燿掌固司險掌疆闕候人環人挈壺氏射人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司士諸子司右虎賁氏旅賁氏節服氏方相氏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弁師司甲闕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橐人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職方氏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彤方氏山師川師籛師匡人擇人都司馬家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大司馬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曰甸畿男畿采畿衛畿蠻畿夷畿鎮畿蕃畿

中春教振旅如戰之陳辨鼓鐸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

執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鐻以教坐作進退疾徐  
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  
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  
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  
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遂以苗田如蒐  
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祔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  
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  
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遂以獮田如  
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祔中冬教大閱虞人萊所  
田之野爲表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

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  
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鐻車徒皆行及表乃  
止三鼓攬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  
車徒皆作鼓進鳴鐻車驟徒趨及表乃止乃鼓車馳  
徒走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鏡且却遂  
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  
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  
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  
耳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司勳掌賞地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藏其貳勳司勳

馬質掌質馬曰戎馬田馬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受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受其外否禁原蠶者質馬

司燿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司燿

挈壺氏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縣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挈壺氏

射人以射灋治射儀王六耦射三侯諸侯四耦射二

侯孤卿大夫三耦射一侯士三耦射豻侯射人

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羅氏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惟賜無常司士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虎賁氏

大僕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大

喪戒鼓窆亦如之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大僕

小臣掌王之小命小臣司弓矢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箛司弓矢

戎右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戎右大馭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儀以鸞和為節大馭

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校人度人掌十有二閑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

六尺以上為馬人度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  
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  
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  
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  
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  
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  
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  
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  
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澆其利林漆絲枲其

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  
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  
沛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  
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  
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  
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  
無閭其澤藪曰貍養其川河沛其浸菑時其利魚鹽  
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

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虜池嘔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職方氏

乃立秋官司寇秋官司寇

刑官之屬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職金司厲犬人

司圜掌囚掌戮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布憲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脩閭氏冥氏庶氏穴氏翬氏柞氏薙氏哲蒺氏翦氏赤友氏蠃氏壺涿氏庭氏銜枚氏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掌察闕掌貨賄闕朝大夫都則闕都士闕家士闕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大司寇

以五刑糾萬民曰野刑上功糾力軍刑上命糾守鄉

刑上德糾孝官刑上能糾職國刑上愿糾暴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甸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

大祭祀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社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以五聲聽獄訟曰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以八辟麗邦灋曰議親之辟議故之辟議賢之辟議能之辟議功之辟議貴之辟議勤之辟議賓之辟寇小司

小祭祀奉犬牲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士師掌五禁以左右刑罰曰宮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懸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曰誓用之于軍旅曰誥用之于會同曰禁用諸田役曰糾用諸國中曰憲用諸都鄙

掌士之八成曰邦洵邦賊邦謀犯邦令擣邦令為邦盜為邦朋為邦誣師士

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聽于朝司寇聽之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若欲免之則王命會其期方士掌都家凡都家之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鄉士遂士縣士方士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帥其屬而以鞭呼趨

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朝士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司民

司刑掌五刑之灋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司刑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壹刺訊羣臣再刺訊羣吏三刺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

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司刺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

約治地之約治功之約治器之約治摯之約次之凡

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司盟掌盟載北

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司約司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職金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

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

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

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

虧財司園

掌戮掌罪之麗於灋者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

者使守內劓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戮掌

司隸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

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司隸

布憲掌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邦國

及其都鄙達于四海憲布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萍氏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

禁宵行者夜遊者司寤氏

司烜氏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鑑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明水司烜氏

伊耆氏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伊耆氏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羣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大行人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小行人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小行人

司儀掌擯相之禮王燕則諸侯毛司儀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

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冬官考工記

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為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

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筈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

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稟段闕桃攻皮之工函鮑鞞  
韋闕裘闕設色之工畫績鍾筐闕幌刮摩之工玉櫛

闕雕闕矢磬搏埴之工陶旻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一器  
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  
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  
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  
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及四尺謂之  
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察車自  
輪始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

也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穀  
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  
固抱也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侷杼以行澤  
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侷以行山則是搏以  
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甌於鑿規之以眡其圜也萬  
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  
輕重之侷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  
之國工輪

爲蓋弓鑿廣四枚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畷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

輿人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枉不敝

輈人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攻金之工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

攻金之工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成規

築氏

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戈廣二寸胡三之戟廣寸有半胡四之治氏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桃氏

鼻氏為鐘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鼻氏

栗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鬻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勻其聲中黃鐘之宮槩而不稅其銘曰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

絃器維則栗氏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函人為甲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函人

鮑人之事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鮑人

鞞人為皋陶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鞞人

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

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績之事後素功設色之工

鍾氏染羽三八為纁五入為緌七入為緇鍾氏

幌氏涑絲以浼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涑涑帛以欄為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盪之而揮之

而沃之而盪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盪之晝暴

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涑幌氏

玉人之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

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大圭葵首天子

服之璧琮諸侯以享天子大璋中璋邊璋黃金勺青

金外朱中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玉人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已上則摩其角已下則摩

其端磬氏

矢人為矢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

能憚矣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

豐則遲羽殺則趨人

陶人為甗實二鬴盆實二鬴甗實二鬴鬲實五穀庾

實二穀陶人

旻人為簋凡陶旻之事髻鬣薜暴不入市旻人

梓人為筍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

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為

筍虞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

鳴者以翃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

小蟲之屬以為雕琢厚脣弁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

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

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空聲大而宏則於

鐘空若是者以為鐘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

銳喙決吻數目願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

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空

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空若是者以為磬虞故擊其

所縣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

鱗屬以為筍凡攫網援箬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

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

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空且其匪色必似鳴

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

積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  
鳴矣梓人

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  
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  
也

為侯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  
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  
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  
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  
百福

廬人為廬器戈秘及車戟酋矛夷矛攻國之兵欲短  
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眾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  
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  
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廬人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  
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  
正朝夕匠人

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  
後市市朝一夫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

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殿  
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  
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  
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  
步涂度以軌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  
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

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

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  
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  
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  
之澮凡天下之地執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  
必有涂焉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  
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  
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網參分去一  
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困窳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  
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爲耒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

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人車  
為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  
則安

弓人為弓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  
者以為淡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  
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櫪次之  
麋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凡相幹  
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相角秋  
網者厚春網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紆而  
昔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角長二尺有五

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  
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相筋欲小簡而長  
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以為  
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人弓  
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析幹  
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居  
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  
流水維角定之引之如環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  
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  
與幹權筋三倅膠三鈔絲三邸漆三斛上工以有餘

下工以不足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  
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凡爲弓  
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  
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  
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往體多來體寡謂之  
夾與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  
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  
淡合濶若背手文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三

經

禮記

毋不敬

禮曲

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

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

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  
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  
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自稱曰  
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  
布武室中不翔

奉席如橋衡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

南方爲上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虛坐盡後食坐盡  
前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進食之禮左殽右馘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  
處外鹽醬處內蔥蒜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  
胸右末

餽餘不祭

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  
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  
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  
操書致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  
弣尊卑垂悅

進劔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  
鏃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  
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績受珠玉者以掬受弓  
劔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  
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  
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隣有喪春不相哭日不歌

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史載筆士載言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筮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介者不拜爲其拜而夔拜

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乘路馬必朝服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操幣圭璧車輪曳踵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圭佩垂則臣佩委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蹇蹇庶人僬僬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問大夫之子曰能御矣問士之子曰能典謁矣問庶人之子曰能負薪矣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彘魚曰商祭鮮魚曰臠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薶合粱曰薶糝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大享不問卜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

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棋棹脯脩棗栗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婦灑

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檀弓

為假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假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兩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

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駟牲用騂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

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士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士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朝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鬢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鬢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狐死正丘首仁也

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

桂之謂也

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浹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益猶猶爾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奠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游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

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思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

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孔子惡野哭者

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所以異於生也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韞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

奕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制王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

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頹宮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豕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

之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凡入學以齒

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

成獄辭史告於正正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圭璧金璋命服命車宗廟之器犧牲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木不中伐禽獸

禮記卷三  
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朝尾中其日甲乙其音角律中太簇令月

是月也以立春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乃以元日祈穀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朝建星中律中夾鐘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上丁習舞釋菜仲丁入學習樂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朝牽牛中律中姑洗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朝婺女中其日丙丁其音徵律中中呂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珉嘗麥先薦寢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朝危中律中蕤賓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游牝別羣則絜騰駒班馬政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朝奎中律中林鐘中央土其日戊己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朝畢中其日庚辛其音商律中夷則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朝觜觿中律中南呂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朝柳中律中無射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朝七星中其日壬癸其音

羽律中應鐘

是月也大飲烝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朝軫中律中黃鐘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朝氐中律中大呂

命有司大難出土牛以送寒氣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曾子問

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文王世子

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終則負牆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教喻而德

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

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  
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  
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

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于與臣之節所以尊  
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  
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  
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仲尼與於蜡賓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禮運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  
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  
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  
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  
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  
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  
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  
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  
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  
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亾貧苦人之大惡存焉  
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  
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寤之舍禮何以哉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  
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  
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

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  
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  
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輿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  
由也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滄鳳以爲  
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  
不失

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  
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

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

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

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

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禮器

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有以少為貴者圭璋琥璜爵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爵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有以素為貴者至敬不壇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有以素為貴者父黨無容

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禮其猶醵與

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鬻刀之貴莞篔之安而橐鞬之設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郊特牲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三獻之介專席而酢

饗禴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

鼎俎竒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

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龜爲前列先知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

家主中雷而國主社

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祭之日泥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橐鞞之尚明之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

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

醢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聲和而後斷也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

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

祊之爲言倥也所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毛血告

幽全之物也貴純之道也

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

加明水報陰也取腓骨燔燎升首報陽也其謂之明

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

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棗栗飴蜜以甘之董苴粉榆兔薨滫瀡以滑之脂膏

以膏之

內則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稊

膳脚膳臄醢牛炙醢牛臠羊炙羊臠醢豕炙醢豕臠芥醬魚膾雉兔鶉鶉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醢爲醴黍醢漿水醢濫

酒清白

羞糗餌粉醢

食蝸醢而苾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服脩蚘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膚脯麋鹿田豕膚皆有軒雉兔皆有毛爵鶉蜩范芝栢菱棋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臠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三牲用藪和用醢獸用梅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煗之桃曰臠之祖黎曰攢之

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鶉胖舒鳧翠鷄肝鴈腎鵝與鹿胃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麇爲辟  
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醢以柔之  
大夫無秩膳七十而有閣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  
閣三士於坵一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  
周人脩而兼用之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者使  
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  
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非肉不飽七十  
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

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  
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有虞氏養國老  
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  
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  
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  
虞氏皇而祭涇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  
老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有善則記之皆有惇  
史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煎醢

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

炮取豚若將實棗於其腹中爲稻粉糝溲之以爲醢以付豚煎諸膏

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脍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

漬取牛肉薄切之食之以醢若醢醢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肝腎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腎濡炙之舉燂其腎不蓼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子師慈母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翦髮爲髻男角女羈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玉藻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日五盥沐稷而饋梁櫛用禪櫛髮晞用象櫛進機進羞工乃升歌

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

天子摺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訕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訕後訕無所不讓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

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纁爲繭緼爲袍禪爲絅帛爲褶

犬羊之裘不楊不文飾也不楊裘之楊也見美也吊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楊盡飾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

一命緼韞幽衡再命赤韞幽衡三命赤韞蔥衡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檀衣士椽衣

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

璫玕而縕組綬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端行頤雷如矢并行剡剡起

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

暨暨言容詒詒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調

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

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

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

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

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

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

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位

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

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

禮記

禮記

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

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

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椀炭升歌清廟

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楊而舞大

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

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

象周尊也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

灌尊夏后氏以鷄夷殷以斚周以黃目

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土鼓蕢桴鞀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拊擊大琴

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

類宮周學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

女媧之笙簧

夏后氏之龍箏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翬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喪服小記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上治祖禘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

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四世而總五世袒免六世親屬竭庶姓別於上而戚

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

不通者周道然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

曰長幼六曰從服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

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

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

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

善於某乎

少儀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頌而無譎諫而無驕

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學記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故曰教學相長也

兌命曰學學半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  
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  
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記曰  
官先事士先志

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  
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  
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  
而寡聞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  
說以解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  
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  
反之車在馬前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  
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  
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  
謂務本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  
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

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樂記

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聲音之道與政  
通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樂者通倫理者也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  
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審聲以知  
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  
者得也

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  
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

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楊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

之謂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情浚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

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

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新樂之如此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擾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鐘聲鏗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賓牟賈侍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咏歎之淫

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

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裊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樂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

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鈎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雜記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埋少牢於

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祭法

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大夫立三廟二壇適士二廟一壇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

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

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

忘祭

義

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

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

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

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

可謂能終矣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

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  
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  
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  
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

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統祭

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  
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  
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

則盡物內則盡志

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心不苟慮必依  
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專致其精明之德也  
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  
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  
爲俎者以骨爲主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前貴於後  
夫祭有卑輝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輝者甲吏之賤  
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闔者  
守門之賤者也

鼎有銘銘者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

世者也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

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濇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濇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濇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濇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濇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濇於春秋者也經解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

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

敬與哀公問

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謂成其親之名也已

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禮乎禮夫禮

所以制中也仲尼燕居

治國而無禮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

也

目巧之室則有與作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

山川出雲

孔子間居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大為之坊民猶踰之禮

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坊記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

則民作孝

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廣孝也

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

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貌足畏

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

表記

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之所不能者愧人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后稷天

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

自謂僂人

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

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

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緇衣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

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繫也

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

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

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  
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

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

人情而已矣

問喪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  
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

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踣躪焉踟躕

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

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

其親也至死不窮

三年問

古者澁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

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澁衣

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

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

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投壺

己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勻則曰左右勻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筭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母去其皮

魯令弟子辭曰毋撫母敖母偕立母踰言偕立踰言有常爵辭令弟子辭曰毋撫母敖母偕立母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鼓○□魯鼓辭鼓

辭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

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儒行

悉數之乃畱夏僕未可終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

夏不爭陰陽之和其備豫有如此者

儒有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愛其守誓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斲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以露牀啗以棗脯優孟

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

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兩立我雖短也幸休居優旃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

矣

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

者以封贊

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日者列傳

天新兩道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

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分別天地之終

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

千言莫不順理司馬季主

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官非其任不

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同而  
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

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

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

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

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

相詬病聞此言也不敢以儒為戲

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

所以爲國本也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冠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

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醑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昏義

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俎象陰

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祭薦祭酒敬禮也齊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鄉飲酒義

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

射義

射之為言者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己之志也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求中以辭爵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燕義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

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義聘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

而不劓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御定四部書目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  
成

文  
記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  
一

戊午課程日表

史記漢書後

九月 十月

九月二十五日

圈史記第一卷至十二卷  
至六十七卷  
黃帝○帝嚳○夏○殷○周○秦○秦始皇○項羽○漢高祖○孝文○孝武  
伯夷○管仲晏嬰○老子韓非附莊周○司馬穰苴○孫子○伍子胥○仲由端木賜

二十八日

圈史記第二十三卷至三十卷  
三十一卷至三十八卷  
禮○樂○律○曆○天官○封禪○河渠○平準  
具太伯○齊太公○魯周公

二十六日

圈史記第六十八卷至一百四卷  
商君○蘇秦○張儀○陳軫○樛里子甘茂○甘羅○穰侯○王孫○孟君○馮驩○平原君○虞卿○信陵君○春申君○范雎○蔡澤○樂毅○閻相如○趙奢○田單○魯仲連○鄒陽○屈原○呂不韋○豫讓○荆軻○李斯○淮陰侯○樊鄴滕灌傅楚○張丞相○酈生陸賈○劉敬○孫通○季布○袁盎晁錯○張釋之○萬石君○衛綰

二十九日

圈史記第三十九卷至六十卷  
晉○楚○越王勾踐○趙○田敬仲完○孔子○陳涉○外戚世家○曹參○后○齊悼惠王○蕭相國○曹參○留侯○陳丞相○絳侯周勃○梁孝王○王卬平王襄○五宗世家○河間獻王○德○三王世家  
史記抄圈繕寫

二十七日

圈史記第一百五卷至一百三十卷  
扁鵲○魏其武安侯○灌夫○韓長孺○李將軍○匈奴○衛將軍○平津侯○西南夷○司馬相如○淮南王安○孫叔敖○鄒子產公儀休○汲黯○鄭當時○儒林傳○欽○魯成王○溫舒楊僕杜周○大宛○魯朱家郭解○按李傅攸○滑稽傅攸淳于髡○孟○優游○司馬季主○龜策○貨殖○自序

十月初二日

圈漢書第八卷至二十一卷至三十卷  
宣帝  
十卷志五十一卷至五十四卷  
律曆○禮樂○刑法○食貨○地理  
賈山○鄒陽○李陵○蘇武

印三百三十一圖

日表



漢書圈較閱

初六日	史記抄圈較閱 漢書手圈成 後漢書第五十八卷至八十八卷 馮衍○申屠剛○郎顛○郭伋○樊宏○樊豐○朱浮○廣庭○曹褒○鄭玄○鄭興○鄭眾○范升○陳元○桓彬○丁鴻○劉超○淳于江○劉周○趙傳○班彪○班固○第五倫○朱穆○胡廣○袁安○韓稜○班超
初七日	史記抄圈較閱 後漢書第七十三卷至一百卷 卓異○魏相○丙吉○夏侯勝○李尋○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益寬○鄭崇○馮遂○匡衡○孔光○楊雄○循吏○朱邑○龔遂○貨殖○陳遵○西域○敘傳 漢書抄圈繕寫 後漢書卷至卷 光武○明帝○章帝○后紀敘○陰皇后○馬皇后○鄧皇后○梁皇后○律曆○禮儀○祭祀○天文
初九日	史記抄圈較閱 後漢書第二十九卷至四十卷 四十一卷至五十七卷 郡國○百官○輿服 魏黨○公孫述○鄧錡○寇恂○寇榮○馮異○岑熙○曹復○其漢○耿弇○王霸○祭遵○馬武○賈憲○馬援○卓茂○魯恭○伏湛
初十日	後漢書抄圈繕寫 十一日 後漢書手圈成 更閱
初十一日	史記手圈成 更閱 二十二日 漢書手圈更閱 二十六日 兩京手圈義例書下

御定四部手圈

正宗大王御製兩京手圈義例諸下示校正

予讀太史公而選之始知紀傳之體做於左氏之國語也左氏以國而類太史公以人而類類以彙分易之原也故夫子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即各從其類也予於此又知易理之無處不寓也以其選之也故如鄉貢之有數而遺之甚惜者居多遂為手圈而仍及二漢書其載之曾江之通史者並略之者即周茂叔不取牧丹之意也若二漢書義例自有取舍西京則略於五鳳以後東京則略於建安以後

蓋鄙以下無譏之意也參校諸人不可不知此若詩賦則敘事之中添以韻語蓋昉於虞書之勅天而降及柱下亦有編裁者故於史記取渥洼神馬歌於前漢書取班氏幽通賦於後漢書取張衡思玄賦而如屈子之騷卽楚人之聲而非大風黃鵠之詞也故不錄賈生傷於怨長卿失於誕子雲病於險故亦不取之既選幽通故兩都不選而三都阿房晉問等傑句秀作皆本諸兩都則人必謂之遺珠然三史見採者一人各一篇矣班氏之賦以幽通而入於前漢又以兩都而入於後漢不其近於太偏乎且幽通思玄如輪翼不可廢一此所以有尺裁於其間者覽者宜悉二京之史雖曰司馬班范而馬之禮樂律曆等書非馬筆也班之傳始於彪而成於固若八表天文志則其妹曹叔妻之所補也范之十志又出於劉昭之手則史記中褚少孫之續不見抄圈無或近於締綌之澣否耶然而不抄者褚之續俱見於漢書無容屋上加屋而然也此意又不可不知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四  
史

史記

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五帝本紀  
黃帝

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房羅日月星辰水波  
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

聰以知遠明以察微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  
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

帝譽漑執中而徧天下

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贊

會諸侯江南計功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夏本紀贊  
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殷本紀

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周本紀

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

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  
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

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  
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

以奉其先祭祀贊  
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秦本

紀  
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秦始皇本紀

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  
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

外誅暴彊武威芻暢

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  
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  
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贊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  
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  
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  
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  
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  
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  
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亾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  
已困矣

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亾  
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南取百越之地北築長城而  
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夫  
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  
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

非鏃於句戟長鍛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漢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寒者利裋褐飢者甘糟糠

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

項羽本紀

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封

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

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

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惶恐

畱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

舜目益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贊

常從王媪武負貫酒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

怪之

高祖本紀

乃給爲謁曰賀錢萬

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是也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

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

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

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

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

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

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

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

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

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令兒皆和

習之高祖乃起舞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

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其以沛爲朕湯沐邑

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固請乃

并復豐比沛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

敬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敬小人以僿贊

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

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

暴者也孝文本紀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

民後已至明之極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

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

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得朔朝冬至凡二十推

三百八十年孝武本紀

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

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

皇帝敬拜泰祝之饗

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禮書

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

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節目好五色為

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

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

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

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

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

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芷所以養鼻也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

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

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

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

樂書

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

得神馬渥洼水中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霜赤汗  
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趾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

後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  
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  
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  
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  
羽動腎而和正智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  
根本焉律書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

興秭鳩先澤曆書

老人見治安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天官書

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

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

冀州觜觶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

軫荊州

景星者德星也出於有道之國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困是謂卿雲  
卿雲見喜氣也

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

秦之疆侯在太白金於狼弧吳楚之疆侯在熒惑占於烏衡燕齊之疆侯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侯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侯在辰星占於參罰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封禪書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

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河渠書贊

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平準書

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圍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

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

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

江南火耕水耨

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

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吳太伯世家贊

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

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齊太公世家

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邊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

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

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闢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霸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贊

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

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

魯周公世家

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晉世家

祁僕舉解狐解狐僕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僕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

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鷲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

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楚世家

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優勢有地利奮翼鼓翮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

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

越世家

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

趙世家

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

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  
空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  
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秫絀大吳  
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  
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  
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  
况於山谷之便乎

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  
吳越無秀士也

毋爲怨府毋爲禍梯

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

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

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

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

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

之淡醲之愉者政令也勻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

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

田敬仲  
完世家

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

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

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

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

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孔子世家

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

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

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

有間曰有所穆然淡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

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

藝

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贊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

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陳涉世家

黜頤涉之為王沈沈者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殷之興也以有娥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外戚世家

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竇太后

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悼惠王世家

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蕭相國世家贊

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曹相國世家

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

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留侯世家

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

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贊

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陳丞相世家

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贊

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

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

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

絳侯世家贊

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

梁孝王世家

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

之游

五宗世家

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

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贊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空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

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

三王世家

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

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

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

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

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

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贊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列傳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

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

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管晏列傳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晏嬰

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贊

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良賈深藏

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老莊申韓列傳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

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

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與

孔子同時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

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僭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喪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莊

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韓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

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彌子母病矯駕君車而出君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

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

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司馬穰苴列傳

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孫子吳起列傳○孫

子

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

田忌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搯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

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贊

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既渡解

其劍曰此劍直百金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

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伍子胥列傳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

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

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仲尼

弟子列傳

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玃豚仲由

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

盡在其中端木賜

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

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

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

真勻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

是贊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商君列傳

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

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

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

而成功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

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  
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  
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

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  
施於後世

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

當世之君矣

蘓秦列傳

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

蜀北有代馬

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  
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  
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  
之利

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  
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  
者

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

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

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  
之聚以王諸侯

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  
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

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  
姣美人

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

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

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鄴東

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  
棗地方千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  
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鞞鞞殷殷

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  
四塞之國也

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  
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  
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  
矣

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

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郟陽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

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

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

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

齊紫敗素而賈十倍

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

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鄢阬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

張儀列傳

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

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虎賁之士跣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揆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

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

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

陳軫

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

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樗里子甘茂列傳○樗里子

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甘茂

甘茂有孫曰甘羅甘羅者甘茂孫也

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穰侯列傳

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

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

田宅園池甚眾白起王翦列傳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贊

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

其原也孟子荀卿列傳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駙衍

駙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襪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耶淳于

駟頭者齊諸駟子亦頗采駟行之術以紀文於是齊

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

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

致天下賢士也駟

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頭灸轂過髡荀

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

酒焉

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

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

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

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

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

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

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

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孟嘗君列

傳

今朝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

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

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

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朝趨市者乎明朝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

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亾其中

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贊

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

平原君虞卿列傳○平原君

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

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

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

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虞卿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  
利令智昏贊

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  
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  
謀魏十餘年信陵君列傳

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

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  
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  
客就車

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

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  
效命之秋也

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  
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

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  
也

趙王婦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  
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  
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

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

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

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贊

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春申君列傳

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

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

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范雎蔡澤列傳

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

而刑必斷於有罪

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

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

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

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

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

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

唯若是者三

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

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

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應侯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

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

唐舉曰先生曷鼻巨肩魑顏感鶻膝攣吾聞聖人不

相殆先生乎

蔡澤

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歟

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

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

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

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

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

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

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

鑑於水者見面之容鑑於人者知吉與凶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贊

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

名之士也

樂毅列傳

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

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

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

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

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贊

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

鼓瑟廉頗藺相如列傳

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瓠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

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趙奢

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贊

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

環之無端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

田單列傳贊

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

智不若邪畏之也

魯仲連鄒陽列傳○魯仲連

秦梁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

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

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

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

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

身而後君

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鄒陽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入於道路人無不按劍

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詭而

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縣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

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屈原賈生列傳○屈原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

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著所聞爲八覽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呂不韋列傳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

刺客列傳 豫讓

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

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

荆軻

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

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夏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

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

者秦不生一焉

李斯列傳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駟不實外厩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

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釧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

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

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如是則天下

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淮陰侯列傳

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

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

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

庭德流子孫哉樊鄴滕灌列傳贊

蒼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年百

有餘歲張丞相列傳

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

女下機酈生陸賈列傳○酈食其

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

地剖判未始有也陸賈

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

越中無足與語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

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

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

劉敬叔孫通列傳○

敬劉

會十月長樂宮成朝十月儀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

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復置酒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

通叔

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諸果獻由此興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贊

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

季布樂布列傳○季布

長事袁絲弟畜灌夫

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

贊

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

亾袁盎鼂錯列傳○袁盎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

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朝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不

以存亾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

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

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遣錯受尚書

鼂錯

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

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張釋之馮唐列傳○張釋之

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

贊

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

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

不譙讓為僂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

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  
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  
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

萬石張叔列傳○石奮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  
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  
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  
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  
固當

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

當五今乃四不足一

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  
曰六馬

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上曰  
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  
尚盛未嘗服也

綰衛

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鑿石橋引  
案杙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  
訣脈結筋搦髓腦探荒爪幕前浣腸胃漱滌五藏練

精易形

扁鵲倉公列傳○扁鵲

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  
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

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  
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

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  
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  
兒醫

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魏其武安侯  
列傳○竇嬰

武安者貌侵生貴甚田蚡

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

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灌夫

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  
咕囁耳語

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  
將軍地乎

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  
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

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  
貴在日月之際贊

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

韓長孺  
列傳

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李將軍  
列傳

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  
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  
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  
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  
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

居藍田南山中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

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何乃故也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  
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  
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

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  
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  
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  
不當侯邪

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贊

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駟駘駘駘駘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

食匈奴列傳

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

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

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北方盡烏驪

### 馬南方盡駢馬

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優美也

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

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

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

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

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贊

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衛將軍驃騎列傳○衛青

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

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贊

守成尚文遭遇右武平津侯主父列傳○公孫弘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滇最大自滇以北邛都最大自雋東北笮都最大自笮東

北冉駝最大自冉駝東北白馬最大西南夷列傳

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司馬相如列傳

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

請為天子游獵賦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

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贊

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淮南

衡山列傳○淮南王安

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循吏列傳

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柶乘車者皆君子

君子不能數下車孫叔敖

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

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

歸五年士無尺籍子產

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

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公儀休

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汲鄭列傳○汲黯

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

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

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

客夜以繼日鄭當時

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

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齋糧

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儒林

列傳

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

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

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酷吏列傳

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

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寧成

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貲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王溫舒

爪牙吏虎而冠楊僕

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

者固如是乎杜周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大宛列傳

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

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

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

蒲陶苜蓿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

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贊

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游俠列傳

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魯朱家

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郭解

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

軍為言此其家不貧

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

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

而遠遠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

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

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贊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倖幸列傳

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鵷鷺貝帶傅脂粉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滑稽列傳

威王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

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

能飲一石哉淳于髡

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

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鞞鞞騰  
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  
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  
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  
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眊不  
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  
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  
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  
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

以露牀啗以棗脯

孟優

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  
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  
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  
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  
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

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  
兩立我雖短也幸休居

旃優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  
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

矣

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

者以封贊

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日者列傳

天新兩道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

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分別天地之終

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

千言莫不順理司馬季主

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官非其任不

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

有污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

累辱而不愧也

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羣而賢

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

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

足預彼

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

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龜策列傳

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

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

不專之道也

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

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

貨殖列傳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山西饒材竹穀纊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

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

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

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淡而魚生之山澗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

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

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

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

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

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

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

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

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擐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坑谷不避猛獸之

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鷄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精也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菟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

非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  
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千坭醬千甌屠牛羊豕  
千皮販穀糶千鍾薪橐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  
萬介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髻者千枚銅器千  
勻素木鐵器若卮茵千石馬蹄躑千牛千足羊羸千  
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勻文采  
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麴鹽豉千答鮐鯨千  
斤鰕千石鮑千勻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

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  
駟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

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  
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  
氏以此起富

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  
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  
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  
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

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

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

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

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

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

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

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

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明法之要與時遷移應

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

多

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

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

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

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

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畱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

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朝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

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危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

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四

史

漢書

後漢書

御定四部全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十三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五

史

漢書

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  
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

萬歲

宣帝紀

度長短者不失豪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  
不失黍縻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行於萬

律志

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

鐘木曰祝

商章也角觸也宮中也徵社也羽宇也

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

禮樂志

人宵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者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

刑法志

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灾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

瓠果菰殖於疆場

食貨志

春將出民里胥平朝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絜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廼出

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甓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

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獲舊聞考迹

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

焉地理志

漢興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游俠通姦

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甬為雲

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溝洫志

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臧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藝文志

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

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淡矣人夏三聖世歷三古  
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  
舞而不能言其義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  
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  
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  
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  
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  
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  
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  
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  
周道寤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  
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  
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

賈鄒枚路  
傳○賈山

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鄒陽

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

李廣蘇建傳○李陵

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

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

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

昏後陵偃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

目視陵數數自循其刀環

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曰吾已胡服矣

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武蘇

武曰武父子以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

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

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

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張湯傳○張安世

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爲我戒豈不厚哉張臨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訖于天漢其言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

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司馬

贊遷傳

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

頓一戟而成德並行

嚴未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嚴助

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

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關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

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

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家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朱買臣

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吾丘壽王

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嚴安

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終軍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賈捐之

臣朔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東方朔傳

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如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

天子大臣矣

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

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懷肉去

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

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爲貴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鳥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縵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麝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

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

陛下誠能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皋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

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遽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侯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

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優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

應諧似優不寤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贊

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

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

號曰車丞相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車千秋

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楊禪

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

楊胡朱梅云傳○梅福

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

髯霍光金日磾傳○霍光

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趙

國辛慶忌傳○趙充國

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

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畱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

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瘰癧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亾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又亾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旣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婁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  
有方有虎詩人歌功迺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  
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  
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亾形辛慶忌

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修習  
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  
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  
慨風流猶存耳贊

不疑冠進賢冠帶欄具劔佩環玦褰衣博帶盛服至

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君子武備所以  
衛身不可解請退勝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

偉躡履起迎

雋疏于薛平彭傳○雋不疑

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

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宮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  
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疏廣

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

服非其食不食

王貢兩龔鮑傳

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

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

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宣鮑

遺子黃金滿籛不如一經韋賢傳

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

一時魏相丙吉傳

吉馭吏者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

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

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丙吉

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贊

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學經不明不如歸耕晁兩夏侯京翼李傳

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浚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

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李尋

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趙尹韓張兩王傳○趙廣漢

今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肯起曰翁歸文

武兼備尹翁歸

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

後惠文彈治之耳張敞

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蓋寬饒

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鄭崇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

政如魯衛德化勻周公康叔猶二君馮奉世傳○馮遂

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匡張孔馬傳○匡衡

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

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

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

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

鮒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武及

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焉孔光

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

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夏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

每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

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揚雄傳

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

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

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

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

大深眾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

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

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

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

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

恐後人用覆醬瓿也

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

時君夏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

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循吏傳

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

朱邑

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籬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堯

五雞龔遂

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

壑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隧螿魚麇卵咸有常

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貨殖傳

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游俠傳

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西域傳

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

故能睹犀布璆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

牂柯越舊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於是廣開上

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

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衣襲翠被馮

玉几而處其中贊

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

北方多以壹為字者敘傳

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

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仁恕五曰知人善任

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

系高項之玄冑兮氏中葉之炳靈繇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而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葛繇繇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爲綏蓋惴惴之臨溪兮乃二雅之所祇旣諄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

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游睇而援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湛躬於道真登孔顯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

聖人有壹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聖喆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

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豪芒之內潛神默記恒以年歲

見執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未印天庭

而覩白日也

擗朽摩鈍鈇刀皆能壹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

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

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稟印太和枝附葉著猶中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

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旄敦而度

高虛泰山懷汎濫而測深虛重淵

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皆竣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陸子優繇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婆娑虛術藝之場休息虛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虛聖聽列炳於後人壹陰壹陽天墜之方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詰之常

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蘇隨之

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

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豪分逢蒙絕技於弧  
矢班輸權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  
千勻蘇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  
典謨之篇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五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六

史

後漢書

是美須眉者邪何爲乃如是

光武紀

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颯回三精霧塞光武誕命  
靈貺自甄沈幾先物溪略緯文明明廟謨赳赳雄斷

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贊

高密戾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

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

明帝紀

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夏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

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詔子蚩也

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章帝紀

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

環佩之響后紀

光武中興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

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

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

能寐卽案歷明朝日吉遂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

帝令百官采取以薦陰皇  
后紀

接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

上中以上馬皇  
后紀

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  
善周官董仲舒書

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朝  
夕供養且一年旣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  
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  
也

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倉頭衣綠襦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  
至孝之行安親爲上

吾素剛急有胃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  
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  
矣

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朝  
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  
和終日

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

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

鄧皇后太傅禹之孫也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翦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

故忍之耳

鄧皇后紀

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筭數書省王政夜則誦讀

先公旣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

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

梁皇后紀

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爲稱雖呂氏專政上官

臨制亦無殊號

后紀論

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爲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肅宗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爲縣公主

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  
元始中博徵通知鐘律者考其意義義和劉歆與領  
條奏前史班固取以爲志而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  
聲之音六律之數律曆志

房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

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  
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  
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  
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鐘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  
數而應者矣

五音生於陰陽分爲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  
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卽律也陰陽和則  
景至律氣應則灰除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墾必周密布緹縵室中  
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  
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  
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  
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  
曆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

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

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

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

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

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以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

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

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

皇犧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暨於黃帝班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曆數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

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課校諸曆以爲四分曆論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

縣道官下至斗食命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

人于門外以示兆民下寬大書

禮儀志

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羣臣就位如儀禮樂闕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

正月始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永平二年三月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祠先蠶禮以少牢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

立夏皆衣赤至季夏衣黃

拜皇太子百官會位皇太子當御坐北面司空當太

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大赦天下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莖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邑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

先立秋十八日皆衣黃至立秋迎氣樂奏黃鐘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立秋皆衣白施阜領緣中衣迎氣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糜粥八十九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

立冬皆衣皂迎氣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絕事之日皆衣絳至立春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

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贊公侯壁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獾知祭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獾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

祭祀志

光武卽位于鄗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

餘牲尚約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

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

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禘祀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

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

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

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春鋤之形象其功也

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於上

天文志

軒轅始受河圖鬪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萇

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中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秦燔詩書星官之書全而不毀

漢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爲太史令遷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明帝使班固敘漢書馬續述天文志

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以爲郡國志

郡國志

雒陽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中

河南周公時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東城門名鼎門北城門名乾祭又有甘城有蒯鄉梁故國伯翳後有霍陽山有注城

滎陽有鴻溝水有廣武城有號亭號叔國有隴城穀城漣水出有函谷關

平陽侯國有鐵堯都此

弘農故秦函谷關燭水出

長安高帝所都鎬在上林苑中

新豐有驪山東有鴻門亭

藍田出美玉

陽翟禹所都有勻臺

虞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

碭山出文石

沛有泗水亭西有大澤高祖斬白蛇於此有枌榆亭浹有坡下聚斲有大澤鄉陳涉起此

魯國有大庭氏庫有鐵有關里孔子所居

高邑故鄣光武更名刺史治有千秋亭五成陌光武即位於此

外黃有葵丘聚齊桓公會此

濮陽古昆吾國春秋時曰濮有鹹城或曰古鹹國  
奉高有明堂武帝造

方與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定陶本曹國古陶堯所居

成陽有堯冢

當陽華容侯國雲夢澤在南

零陵陽朔山湘水出營道南有九疑山

尋陽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

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

吳本國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

毘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錫有錫春秋時曰錫穴

談指出丹夜郎出雄黃雌黃

青蛉有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

羊山出銀鉛

朱提山出銀銅

首陽有鳥鼠同穴山渭水出

敦煌古瓜州出美瓜

晉陽本唐國有龍山晉水所出

高句驪遼山遼水出

漢承秦三十六郡縣邑數百後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國百三縣邑道侯國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乃命并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國二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屬國別領比郡者六又所省縣漸復分置至于孝順凡郡國百五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

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遺書所以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

來事之範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百官志

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黃閣主簿錄省眾事

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爲大將軍欲尊寵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以爲卿號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

羽林郎本武帝以僂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

號巖郎

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  
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宮朱爵司  
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凡  
七門

執金吾吾猶禦也

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  
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

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地既廣大又其

官職如朝廷皆自置之至景帝時令內史主治民員  
職皆朝廷為署不得自置

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  
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  
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  
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  
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  
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  
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諸  
受奉皆半錢半穀

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  
身履其勤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是以天下  
之民敬而愛之若親父母則而養之若仰日月夫愛  
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宮室上棟下宇  
以雍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勞煩  
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以尊嚴之斯愛之至敬之  
極也

輿服志

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鞵

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聖人  
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

始作五采成以爲服見鳥獸有冠角顛胡之制遂作  
冠冕纓旒以爲首飾凡十二章

世祖踐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顯宗遂就  
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絢屨以祠天地養三  
老五更於三雍

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  
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絢屨以  
承大祭

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楚冠制也祀  
宗廟諸祀則冠之五郊衣幘絢屨各如其色此冠高

祖所造故以爲祭服尊敬之至也

通天冠乘輿所常服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禮記孔子衣逢掖之衣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今下至賤夏小史皆通制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

法冠曰柱後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

古者有冠無幘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爲絳帟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摞之施

巾連題却覆之名之曰幘幘者蹟也頭首嚴蹟也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爲耳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尚書蹟收方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顯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皐衣羣吏春服青幘立夏乃止助微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韍所以執事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畱其係璲秦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

制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

淡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隗囂傳

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公孫述傳

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戾者二十九人公二人

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

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

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鄧禹傳

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肆百萬

斛轉以給軍寇恂傳

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寇榮

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馮異傳

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

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鼈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

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岑彭傳

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

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

是也賈復傳

中興將帥立功名者眾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

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論

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為功吳漢傳

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論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覽耿

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

至是乎耿弁傳論

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

守死善道者也祭遵傳

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

中興二十八將上應二十八宿馬武傳論

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

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

帝績思又庸功是存有來羣后捷我戎軒婉變龍姿

儷景同翻贊

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摠高文之宿憤  
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  
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實融傳  
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  
永保用

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爲氏馬援傳

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  
人患臣所恥也

吾從弟少游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  
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當

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  
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  
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  
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  
子阿受相馬骨法

孝武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  
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門曰金馬門

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  
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

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

立館何異哉

卓茂傳論

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

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

魯恭傳

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鬪

云

伏湛傳

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

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

馮衍傳

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

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

功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

見排於衛青

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

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

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

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

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

申屠剛傳

脩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

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

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郎顛傳

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

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

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

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

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

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

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

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

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

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

時咸言永平樊宏傳樊準

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

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

朱浮傳

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

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

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

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

自有體也論

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虞延傳

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曹褒傳

奚斯頌魯考甫誅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

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論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

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鄭玄傳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

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論

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鄭興傳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羶裘獨拜鄭衆

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陳元傳

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

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容潔操也桓榮傳

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以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論

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丁鴻傳

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

養不可廢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

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

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班彪傳

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班固

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

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

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揆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煙煙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

姬有素雉朱烏玄柜黃齏之事

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

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論

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

第五倫傳

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

○朱暉傳  
○朱穆

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

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讌朋之謠文會輔仁直諒多聞  
之友時濟其益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  
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胡廣傳  
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  
皆天下名士

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  
七千四百八十萬袁安傳

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准此三人特以寶劔自手署其  
名曰韓稜楚龍洲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韓稜傳  
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

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班超傳

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縞幽蘭之秋華兮  
又綴之以江籬張衡傳

襲溫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辨貞亮以為鑿兮  
雜技藝以為珩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  
畱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

天地煙燼百卉含藹鳴鶴交頸睢鳩相和  
瞻崑崙之巍巍兮臨崇洛之洋洋伏靈龜而負坻兮  
亘螭龍之飛梁

抨巫咸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

合嘉秀以為敷

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觀壁壘於北落兮  
伐河鼓之磅礪

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  
遊道德之平林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

文儒林列傳

四方學士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  
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  
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

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  
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  
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戴憑傳

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為鍾期伯牙莊  
周惠施之相得也尹敏傳

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  
孔僖傳

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  
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

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

日齋周澤傳

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販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文苑列傳杜篤傳

遂命票騎勤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流星席卷漠北叩勒祁連

禹貢所載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田田相如鎡鑿株林火耕流種功淺得深

一卒舉礪千夫沈滯一人奮戟三軍沮敗地執優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以攻遠士卒易保人不肉袒肇十有二是為瞻腴用霸則兼并先據則功殊修文則財行行武則士要

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衽鑿錫之君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

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黃香傳

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

逸民列傳

生男如狼猶恐其廼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身

莫若敬避彊莫若順

列女傳○曹世叔妻

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

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

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

不已遂成丈匹

樂羊子妻

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

十有六國

東夷傳

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

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

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

南蠻傳

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

執不相及

西羌傳

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論

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候列

郊甸火通甘泉歷紀歲以攘之宣帝值虜庭分爭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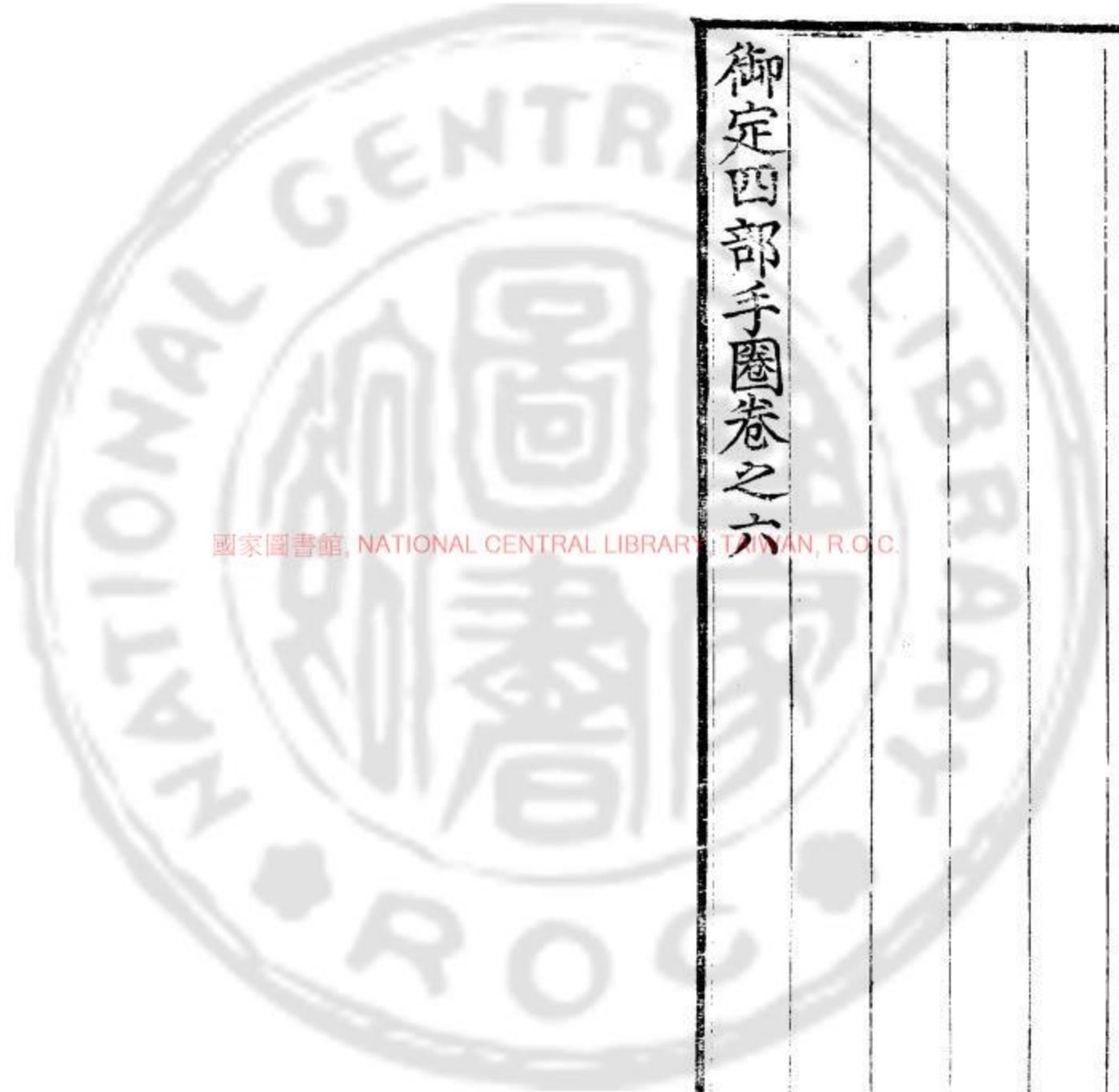
韓邪來臣罷關徼之傲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鐘

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方無復匹馬之

蹤六十餘年矣

南匈奴傳論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定手圈

子

周子  
程伯子  
程叔子  
張子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卷之三

12/29d

戊午課程日表

周

四

子

月

程

至

伯

四月二十二日

批圈朱子大全第二十四卷至二十七卷四十二卷至四十四卷  
書一百一十七首批六十八首圈○劉一首批

二十三日

批圈朱子大全第二十八卷至二十九卷四十五卷至五十一卷遺集第二卷  
書一百八十三首批八十五首圈○劉七首批二首圈  
書十五首批六首圈○雜著七首圈  
序一首圈○跋三首批二首圈

二十四日

批圈朱子大全第三十卷至三十三卷五十二卷至五十三卷  
書一百三十五首批五十八首圈

二十五日

批圈朱子大全第三十四卷至三十七卷五十四卷至五十九卷  
書二百五十九首批一百十三首圈

二十六日

批圈朱子大全第三十八卷至四十一卷七十卷至七十一卷七十三卷至七十四卷  
書一百十三首批四十八首圈○雜著二十八首批十六首圈

二十七日

批圈朱子大全第六十卷至六十一卷六十八卷至六十九卷  
書六十一首批十三首圈○雜著十三首批六首圈

印

日表



子叔子張月

二十八日  
批圈朱子大全第六十二卷至六十五卷  
書九十五首批三十三首圈○雜著一篇批

二十九日  
批圈朱子大全第一卷至十七卷六十六卷至六十七卷八十五卷至九十二卷  
封事五首圈○奏劄十八首批十一首圈○經筵講義下篇圈○議狀二首圈○奏狀十一首批七首圈○雜著二十九首批十首圈○銘十六首批五首圈○箴二首圈○贊八首圈○表十一首批四首圈○疏三首批二首圈○啓六首批三首圈○婚書二首批○上稟文一首批○祝文十九首批五首圈○祭文二十三首批十四首圈○碑十首批四首圈○墓表九首批一首圈○墓誌銘二十一首批二首圈

五月初一日  
批圈朱子大全第八十三卷至八十四卷續集一卷至十一卷  
跋七十八首批二十首圈  
書三十七首批十四首圈○跋二首圈

初二日

批圈朱子大全第七十二卷八卷至八十二卷九十六卷至一百卷別集六卷至十卷  
雜著八首批六首圈○記十一首批六首圈○跋二十二首批十三首圈○行狀九首批四首圈○事實記一首圈○年譜一首批○遺事一首批○傳一首批○公移十三首批七首圈  
書十首批四首圈○記一首批○雜著二首批一首圈○啓一首批○公移二首批一首圈

初三日

批圈朱子大全第七十五卷至七十九卷  
序五十二首批三十首圈○記二十一首批十八首圈

初四日

批圈朱子大全第九十三卷至九十五卷  
墓誌銘十五首批二首圈○行狀一首圈

子朱子凡

初五日  
批圈朱子大全第十八卷至十九卷二十二卷至二十三卷  
奏狀十首批二首圈○辭免十四首批

初六日  
批圈朱子大全第二十卷至二十一卷別集一卷至五卷  
申請十二首批五首圈  
書六十三首批十八首圈

初七日至初九日  
朱子文抄圈繕寫較

六月初四日至三十日  
朱子文抄圈閱

七月初一日初六日八月十二日  
朱子文抄割付夏閱

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  
朱子文抄圈割付夏較

九月初四日至初九日  
朱子文手圈草本繕寫夏較

初十日  
朱子文手圈成

十一日至十二日  
朱子文手圈閱

二十六日  
批圈濂溪集第一卷  
太極圖說  
二程全書始閱

三十日  
批圈濂溪集第五卷至八卷  
通書二十六章批圈九章批  
說二首○賦一首○祝文一首○告文一首○序一首○書一首○手帖二首  
批橫渠集第一卷至十一卷  
西銘○東銘○正蒙十六篇○經學理窟十篇  
書首○女戒一首○榮文一首○議一首  
二程全書畢閱

十月初一日  
批圈二程文集第一卷至三卷  
明道  
劉五首疏二首表一首書一首記一首賦一首論一首試策五道墓誌三首祭文二首批圈○銘一首詩序一首從全書圈入○狀二首行狀一首墓誌三首批

批 圈 較 閱 日 七

初二日

批圈二程文集第四卷至十二

初八日至初九日

初十日

卷文

上書六首疏二首劄四首表二首狀  
三首學制二首論一首記一首策問  
二首序二首論事二首錄一首說三  
首箴四首書序十四首決疑一首行  
狀一首家傳一首墓誌一首墓表一  
首祭文四首序一首銘一首手帖一  
首批圈○家世舊事一條書一首從  
全書圈入○表一首劄一首狀四首  
學制一首策問一首序一首說二首  
書序十首記事一首家傳一首書後  
一首祭文二首頌一首批

十一日

二程文抄圈繕寫

圈橫渠集第八卷至十二卷

經學理窟三篇  
遺文四首

張子文抄圈繕寫

十二日

周子文手圈成

兩程文手圈成

張子文手圈成

夏閱

夏閱

夏閱

二十六日

五子手圈義例書下

周子文抄圈繕寫

圈橫渠集第一卷至七卷

西銘○東銘○正蒙十四篇○經學  
理窟七篇

御定四部手圈

正宗大王御製五子手圈義例下示校正

予嘗聞之朱子似孟子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英雄孟  
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徧予以為知言也楊墨塞  
路孟子辭而闢之以當一治之運而上下二千餘載  
聖人不作異端日滋及至有宋斯道大闡而猶有聽  
瑩之歎游酢以禪解論語呂居仁以禪解大學蘇軾  
以禪解易王安石張九成以禪解五經喙喙羣鳴近  
理而亂真何幸朱子出而眾說伏明天理正人心揭  
之為日星載之為華嶽垂而範之為天下萬世之章

御製書目  
圖法程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予自少誦習朱子于今  
白紛如粗有自得之者但其篇帙極浩瀚有如廣樂  
張於洞庭未易究其俯仰綴兆之容也彙輯編摩遂  
以爲業提領絜要而爲紫陽會英分門列目而爲紫  
陽選統鈔往復書疏而裁擇之爲朱子書百選合大  
全語類而稷槩之爲朱子書節約勤求遺書而另編  
會選廣集諸說而命撰補註行將并收大全語類遺  
書及詩集傳易本義四書章句集註或問易學啓蒙  
家禮著卦考誤韓文參同契考異楚辭注通書解太  
極圖傳西銘解義等諸書爲大一統文字以爲博以

至於約約以至於大成之義而先就大全而爲手圈  
因念濂溪周夫子挺上知之姿秉純剛之德倡絕學  
於寥寥立大本於元元而二程先生與夫橫渠張子  
並時同學河洛爲洙泗乾淳如鄒魯體天地之運盡  
性命之原卽黃文肅所謂周張二程之書繼孔孟道  
統之傳者也其格言至論多載於近思錄語錄遺語  
粹言等書故祇加圈於文集旣告完與朱子手圈而  
共編之名爲五子手圈自原稿而收入則如論孟之  
用詩書由手圈而推出則如圖書之爲卦範人之見  
之者尚庶幾因此而尋其緒而溯其源則是圖之編

御定四部書目  
未必不爲先河後海之意也魚在江水肚裏肚外皆  
江之水而魚中有水其本卽江水也唯在羣飲者各  
充其量已矣周子離營道久矣尚以濂溪稱焉者返  
本也凡我人士盡於本而求之哉旣求之必又反求  
之於自己期聖期賢堅定地步本旣立矣時習日新  
自有犁然於今予手圈之本意冀令覽者知此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七

子

周子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  
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  
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  
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  
 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  
 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圖太極說

誠者聖人之本純粹至善者也通書一〇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誠第二

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  
 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  
 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誠幾神第三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者幾也誠神幾曰聖人聖第四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慎動第五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

天地道第六

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  
 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

順為弇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師第七

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

不通為聖人思第九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

之眾哉曰純其心而已矣治第十二

禮理也樂和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

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禮樂第十三

君子悉有眾善無弗愛且敬焉愛敬第十五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

萬物動靜第十六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

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

萬物咸若樂第十七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

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樂者本乎政也改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

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

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第八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

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

明通公溥庶矣乎聖學第二十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第二十一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理性命第二十二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寤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

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過第二十六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勢第十七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辭第二十八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家復

无妄第三十二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富貴第三十三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陋第三十四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  
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

刑刑第三十六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天地至公而已矣公第三十七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

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

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孔子第三十八

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

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

不枝香遠益清亭亭靜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

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

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

牡丹之愛宜乎眾矣愛蓮說

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

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賢聖非性生必養心而

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養心亭說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世多巧

也喜而賦之拙賦序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賦拙

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儒衣冠學道業者列室於廟中朝夕目瞻眸容心慕至德日蘊月積者有之得其位施其道澤及生民者代有之然則夫子之宮可忽歟

邵州新遷學釋菜祝文

惟子睿性通微實幾於聖明誠道確夫子稱賢

又告先師

文

遂州平紋紗輕細者此中人喚作漫紗染得好皂者

告買一疋自要作夏衫并買樗蒲綾袴段二箇碎事

煩聒愧悚愧悚

與傅者伯成書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八

子

程伯子

伏謂君道之大在乎誓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  
之分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上殿  
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  
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  
法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  
而後已也

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恥蓋亦朝廷

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

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

學校劄

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

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

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王霸劄

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  
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  
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

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  
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于爲治之大原牧民  
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  
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  
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  
之効也事

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

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  
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  
有古今之異者也

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  
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  
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

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亾而禮義不興貢士不  
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  
廢

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

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

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  
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  
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  
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

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  
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誓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  
宜

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

正養賢

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  
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  
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  
以講究

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况今日事理顯白易  
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  
為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  
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固  
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法諫新疏

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為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

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再疏

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

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闊疎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嘗剗瀝肺肝曾無裨補毫髮既不能繩愆糾繆固不願沽直買名豈敢冒寵以居惟是

奉身而退

謝澶州  
簽判表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

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凶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

是反鑑而索照也 答橫渠先生書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

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

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

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 晉城縣令題名記

圖治於長久者雖聖知為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為之法度

厥惟生民各有常職勞而獲養則樂服其事勤而無

利則重煩其力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

蠢爾農俗陶乎教風知所勞者為乎已圖所利者存乎終莫不勉勉以從令于于而勸功

善治俗者率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

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

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  
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  
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

南廟試九  
敘惟歌論

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  
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道  
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  
治也

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開厚生之  
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  
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

形也五氣既敘五材既豐民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  
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  
五氣之生而已

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者十一大水之  
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  
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  
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  
節之以政

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  
用也

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修何

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南廟試策第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

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

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

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

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

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

爾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

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

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

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

於虞庠是也所服則深燕縞玄之衣四代所服也所

食則饗燕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

歲所行之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

菜釋奠之禮亦其時

開元秘書言春秋者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

者至寡至於棄經任傳雜以符緯膠固不通使聖人

之心鬱而不顯第二

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

年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

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烝嘗歸復入納災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前矛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其間書侵者五十七伐者二百一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且備也如是豈苟然哉

禘郊之義詭譎殊狀左氏之文略而不解公穀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沉沉其間耳

治天下之道如構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棟梁豈能

獨立哉其所與相助而承上者榱桷也置官亦如是矣第三

天下大器羣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今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較之近代未爲甚盛也然近歲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寵文愈密者何也殆基本似有所未立法度似有所未舉耳第四

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實於府者鮮財不得不匱農不得不困矣彼食冗者亦費之一端爾費旣廣財旣匱農旣困則貨不得不寵貨之寵則文不得不密矣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哺之兵衆乎夷狄之遺重乎

游食之徒煩乎無用之供厚乎

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第五

禮樂者雖上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之効所以疾善人之効所以遲

漢之業創乎高祖因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景紹之以恭默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寬厚幾致措刑亦勝殘去殺之効乎

識用高爽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道途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閱年雖多不復忘廢豐城大邑公為之三年識其民且半程郎中墓誌

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學益老德益邵翫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

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

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濶步長趨凌高厲空揆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

博物強記貫涉萬類若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

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藥筭數之學無

不究其淵源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以數十騎馳涉虜境日暮猝與虜遇乃分其騎爲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行虜循環間見疑以爲大兵誘已終不敢擊

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宮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德尊本朝行高當世爲四國之矜式被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事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掀揭天地

祭彭侍郎文

程伯子

程伯子

程伯子

十一

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  
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  
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勲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  
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  
天之理亦為曲全祭富鄭公文

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為醒顏樂亭銘

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

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訪鳳池觀雲頂凌霄羅漢三峯登東嶺望大頂積雪  
復東北來雲際下深澗白石磷磷於水間水聲清冷

可愛坐石掬水戀戀不能去者久之遊鄠縣山詩序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九

子

程叔子

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皇仁宗

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  
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

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閱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明聖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

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

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

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當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然乎必以玉工爲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

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瞽者以五色之鮮詢聵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

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爲縣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拔擢攀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遇之厚羣臣無比備存家牒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旣以父任後

祖適復被推恩國家錄先世之勲臣父向又蒙延賞  
今爲國子博士非有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百年  
矣

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  
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  
王通之言

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  
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  
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

代彭思永論  
濮王典禮疏

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  
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  
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  
制禮本緣人情旣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  
人心

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網之  
有綱裘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爲家君  
上英宗  
書皇帝

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  
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

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

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沈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

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成

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淺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

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淺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

有為苟循常以圖自安爾

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况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

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為美也

為家君上神宗皇帝書

遺簪墜履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况於園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

人君因億兆以為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懼一政之

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

神宗皇帝書

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眾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為也皆以不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為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為天下之公乎已意之私乎自論議無違之後逆耳拂心之言亦罕聞矣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畱二人直日夜則一

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  
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  
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  
不甚大論經筵第一劄

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  
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  
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  
之言不入於耳第二劄

今不設保傅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  
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  
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第三劄 貼黃

道未行於家室善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之  
心乎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  
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乞六參日上殿劄

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  
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

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

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

上太皇太后書

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

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

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蘆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

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

擢臣草野之中置之勸講之列天下聳然知陛下崇

儒重道留意大本豈特一時之美事足為後世之盛  
談今復命臣兼判鼓院使臣入則侍人主而談道德  
出則坐司局而領訴訟臣愚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  
再辭免判登  
聞鼓院狀

自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又上太  
后

通英閣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後侵晨講讀亦甚  
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欲乞特降聖旨移就一寬涼  
處貴得穩便乞就寬涼  
處講讀狀

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

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  
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

於此又上太皇  
太后書

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卑折為尊主以隨  
俗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

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  
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  
諭其義也

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  
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

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

見善而用見不善而退人主黜陟之至公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儒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當則亂所由生進退忘義則道所由廢乾歸田里第三狀

起臣於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是以躍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為辯辭解釋文義唯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俟交發志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覲不傳之學復明於

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

再辭免直秘閣判監表

律學蓋欲居官者知為政之方其未出官及未有官人且當專意經術三學看詳文

武學所治經書有三略六韜尉繚子鄙淺無取今減去却添入孝經論語孟子左氏傳言兵事

舊制八十齋每齋三十人學生以二千四百人為額每齋五間容三十人極甚迫窄今欲以七間為一齋容三十人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為五十

齋所容千五百人

論改學制事目

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

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畱一百人解額以待在學者  
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  
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  
稍厚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  
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  
學以至聖人之道也

顏子所好  
何學論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  
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刑旣生矣外物觸其  
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

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  
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  
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桔其性而亾之故曰情其性  
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  
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猫見其煦沫也  
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  
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  
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

養魚  
記

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

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

吾昔作養魚記于茲幾三十年矣故藁中偶見之竊自嘆其幼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

書爲王者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爲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爾五子之歌是也如盤庚之遷國穆王之

訓刑爲是而可法邪

爲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第二

儒者積學於己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

第三

民產不制何術以濟乎困窮吏繇有數何道以寬乎

力役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易傳序

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

意者也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

春秋傳序

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

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

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

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

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無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

故或捐親以盡節或舍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

論漢文殺

薄昭事

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

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

處宿戒使晨入至巳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

而出之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

不來矣與人論立賑濟法事

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亾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

得之則非亾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

為用矣雍行錄

仲尼之徒豈皆聖人其見豈能盡同於仲尼惟其不

敢信己而信其師故常捨己以求合聖人之教是以

卒歸於不異也雜說

心方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

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四箴○  
視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亾其正卓彼先覺

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聽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

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

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言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

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

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

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為家君上宰相書

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

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不忍遺棄而恩舊之臣豈不存念

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為家君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古者庠序為養老之地所養皆耆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鰥噎之祝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

哉再書

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答橫渠先生書

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頤方有言于左右公若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况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實為頤羞未敢拜祝謹復上納答富公小簡

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

高李杜二子之詩答朱長文書

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唐王龜構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頤雖不才亦能為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為門下之美事上

路公求龍門庵地簡

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上韓持國書

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睢既為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答呂進伯簡第

三書

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物矣

與呂大臨論中書

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為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即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

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

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于中若僂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

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

答楊時論西銘書

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

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

答張閱中書

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

葉茂理固然矣

說

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

堪輿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只

有姬姜二三姓其諸姓氏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

此語固謬妄無稽之言其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徵羽

是也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如

以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是則同韻相求及其以

柳姓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

是一姓分屬宮商複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憑據只

信其臆說爾

葬法決疑

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

其所指而往果得釵明道先生行狀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益不足以形容

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

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

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

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

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知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灌濯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爲慮者

先公太中家傳

在虔時常假倅南安軍一獄掾周敦實年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

遊山之樂猶不如靜坐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

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

家世舊事

衆人皆以未得所歸爲恨頤獨不然頤與其父以聖賢爲師所爲尚恐不當其意苟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沒世頤恨其死不恨其未

嫁也

孝女程氏墓誌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

質質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明道先生墓表

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為功大矣

誠貫天地行通神明徇己者私眾口或容於異論合

聽則聖百姓曾無於間言

為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

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

從子與劉質夫為有力矣

祭李端伯文

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

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

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為皆可紀述

祭朱公揆文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

野人卒然加敬逡巡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

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

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

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

禮序

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

聖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

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

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麤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

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禘說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銘書

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

用之糟粕耳與方元案手帖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

頤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謝執

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答晁以道書

族子至愚無足責故人素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答謝良佐書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九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

子

張子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  
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

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  
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  
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  
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  
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銘西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  
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  
他人已從誣人也錄

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細  
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

正蒙○  
大和篇

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  
縕不足謂之大和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  
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

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

散而爲太虛

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

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

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

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則無無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

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魄交成夢百感紛紜

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細縕二端而已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

兩參

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天道篇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

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勸物篇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

行之別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誠明篇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

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

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大心篇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中正篇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

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  
盡仁義之道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  
有知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

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至當篇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作者篇

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  
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  
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三十篇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有德篇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

也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有司篇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大易篇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乾稱篇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

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疢贅以世界為蔭濁遂厭而不有遣而不存

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

見其殊也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經學理窟

禮周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管一人而定

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

百里之國為方十里者百十里為成成出革車一乘

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

步一夫之田為方步者萬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

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為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

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

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

之足容車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

之法也其間有山陵林麓不在數

揚雄比董生孰優雄所學雖正當而德性不及董生

之博大但其學差溺於公羊讖緯而已

周南召南如乾坤詩書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

言

古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

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

宗法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

禮樂

今尺長於古尺尺度權衡之正必起於律

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卽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氣質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

義理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於游山水林石之趣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爲心但只是物不入心

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可學便可行

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義者克己

也

學大原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卽便剗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麤入精也如孝事親忠

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

世儒之學正惟灑掃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揆知於外人或隔墻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揆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墻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

自道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

月令統

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

文集○答范與之書

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誨言銅爾提匱謹爾賓薦玉爾奩具素爾藻絢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思爾退安彼實有室爾勿從室遜爾提提爾生引逸

女戒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

邊議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係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優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敵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殼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  
億萬矢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  
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鋪而致  
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

御  
選  
四  
部

子  
朱  
子



卷  
十二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一

子

朱子

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所謂精一也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

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

壬午封事

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為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

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濬

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人之驩而不為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

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讎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彊於是視吾力之

疆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

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紛紜叢脞旣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爲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於三年四年而未止也又有月椿移用諸雜名額拋賣乳香料買軍器寄

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

庚子封事

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駿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結託爲事物望素輕旣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旣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

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

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

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摯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者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

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

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

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

戊申封事

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

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

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益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

私之得名据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

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

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

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

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陷則陷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

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  
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  
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  
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  
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  
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  
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  
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

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  
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

句考其在亾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  
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  
太祖皇帝之言哉

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  
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  
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

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  
求規諫况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  
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  
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

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

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

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澁有感而重自悲乎

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

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

己酉擬上封事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

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

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

使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

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

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六經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之故所講明者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爲臣者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爲臣者忠爲子者孝而已

甲寅擬上封事

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歟直諒

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

反躬有未至歟

辛丑奏劄

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爲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

後世之論刑者陷於申商之刻薄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僂文自營之計

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

戊申奏劄一

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

奏劄二

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雖以一念

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僂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濫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

奏劄五

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唯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

甲寅奏劄一

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

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二 秦劄

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

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

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

乞進德劄

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恐聖躬久坐不無少勞却乞權住當日蚤講一次庶幾藏修遊息無非典學之時

乞逐日進講劄

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

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  
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  
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  
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

經筵留身劄

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  
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  
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

乞修三禮劄

鍾律之制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  
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

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

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汙之也

經筵講義

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

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棗殿也子

孫坐於正殿而以及棗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

祧廟議狀

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

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

與其伸義誡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誡義伸恩

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

誡者正合此意

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伏之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

葬之爲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

山陵  
議狀

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卽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

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彊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

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塚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

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徧身皆創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類皆鳥形鵠面茶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意撫綏寬其財力則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爲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之功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撐拄門戶而遽欲責以累年之逋負

與夫去歲倚閣之官物則是人者其必無全理矣

南康

稟事  
狀三

竊謂有司之力誠有限量而聖主天地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以有限之力言之則揀護之切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於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十萬石之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

奏採  
荒狀

蝗蟲數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皆稱蝗蟲遇夜食稻臣遂卽時乘船出門向曉至蝗蟲地頭同會稽令尉步行親到田間看視其蟲大者

不多小者無數集於稻苗之上委是為災有害苗稼先已支錢一百貫文募人打撲一面詢究祈禱焚瘞

奏蝗傷稼狀

訴旱自有三限夏田四月秋田七月水田八月蓋欲公私兩便近來官吏不曾考究令文但據傳聞云訴旱至八月三十日斷限遂至九月方檢旱田則非惟田中無稼之可觀至於根查亦不復可得而見矣

荒事件狀

飢民百萬安坐飽食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之故臣嘗竊以為若微於數外有所增加以

為募民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糶給之法利害之筭相去甚遠故不自揆既以奏聞而輒下諸州委自通判詢究水利合興復處以

俟報可

奏採荒事宜狀

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羣或用大船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

奏鹽課利害狀

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

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況姦民猾吏並緣爲姦實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爲省計若干爲職田若干爲學糧若干爲常平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覈令諸鄉各造一簿開具本鄉所管田數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

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併就煙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卽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

條奏經界狀

廬山山水之勝甲於東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壞今日鮮不興葺獨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學精舍又蒙聖朝恩賜褒顯所以惠養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顧乃廢壞不修至於如此長民之吏不得不

任其責

申修白鹿院狀

版籍不正田稅不均最爲公私莫大之害貧者無業

而有稅則私家有輸納欠負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久也訴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戶疲於應對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

經界申狀

欲行經界之地若蒙朝廷先令監司專主其事使之擇三郡守而於一路之中求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絕不可得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佐佐又不能則擇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權領縣事要以得其人

而後已既得其人則使之審思熟慮委任責成事畢之後量加旌賞其權領者稍優其賞則事克濟而無大害

打量一事其勢不得不少勞民力一縣之地大者分為數百千保小者分為數十百保分頭散出各自打量則亦不至多費時月

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多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誠懇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辯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為說詞以惑羣聽

紹興之役舉東南數百州之地同日施行只是李侍郎一人建白於下秦太師一人主張於上斷然行之及其訖事則版圖稍正稅役稍均民到于今賴之熹竊謂此事雖或不免勞人動眾然其勢不得不行而其理亦決然可行其為利害不在乎它但在斷與不斷行與不行之間爾

再申狀

閩南地煖管下田土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犁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曠日持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美意而反以為厲己豪家大姓隱瞞租稅

之人本所不悅又得以此藉口肆為扇惑之計

打量狀

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

民耳

與鍾戶部書○以下時事出處

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卹我等耳

李君自謂本無欲勝人之心止是推車欲前耳異哉李君之欲前其車也獨不思夫郡縣之學本一車耶譬則郡其軫蓋而縣其衡軛也後其衡軛而獨以蓋

軫者驅馳之曰吾欲前此耳

答陳宰書

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

與魏元履書

和議已決邪說橫流非一葦可杭前日見周葵面質責之乃云此皆處士大言今姑爲目前計耳熹語之曰國家億萬斯年之業參政乃爲目前之計耶

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

與陳侍郎書

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

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逭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

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卑辭厚禮以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旣捐之矣欣欣焉無復毫分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

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

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

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况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彊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底柱有所恃而

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

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

賀陳丞相書

孟子所謂成功則天董子所謂明道正義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料者正是今日用處若以征南之言爲正竊恐落第二義也

答魏元履

書

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閱天下之義理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爲不厚豈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逡巡退縮以求守此東岡之陂乎

與陳丞相書

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讜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囂囂然處畎畝而樂堯舜者猶將爲明公出

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狃於儉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然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爲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爲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浚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

與汪尚書書

願浚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旣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

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况蘇氏浮靡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

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主况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者又可保其不失耶

答汪尚書書

以爲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以爲欲榮其身則使熹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朶頤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譏昂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

第二書

朝有關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却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

第三書

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爲進退耳元履竟不容於朝雖所發未爲中節然比之尸位素餐口含瓦石者不可同年語矣陳固無可觀汪亦碌

碌知人之難乃如此

答劉平甫第二書

審度彼已較時量力定爲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子細畫

爲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爲小人邪說所亂不爲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爲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

答張敬夫書

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沈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

內修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讎之義不可一日緩

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爲作聰明自聖賢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

第四書

令遂州遂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

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

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惟覺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

與呂伯恭書

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

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

尚書

韓答

本無宦情既長稍知爲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

無所諧偶

與龔參政書

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不爲不盡而未有開

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羣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

與與陳丞相第四書

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惟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怪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却心性雖欲勉強亦恐旋學不成徒令發其狂疾答呂伯恭書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朝感寤去鼠輩如反覆手耳

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答鄭自明書

到官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閔往往無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熹以一身孤客於此攜小兒甥在此無婦女看當無日不病熹時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見無人收拾亦復不成模樣業已不為久計又不容復往般取以耗公家與袁寺丞書

小卽小狼狽大卽大狼狽遠卽遠狼狽近卽近狼狽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

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與臺端書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噪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虺怒決裂之勢熹竊爲執事者危之也

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抉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

矣惟其日侍燕閒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降給緡錢三二百萬付熹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

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輕殆與

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

上宰相書

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餽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鬪巧以歸於權倖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末於飢民口吻之中以是為撙節財用之計

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北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

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

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

古之人固有雍容濩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

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撫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况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况其饑饉狼狽至於如此為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朝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熹之愚昧衰遲固不能為此無麪之不托而其狂妄

將有不能忍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聰則謹當緘口結舌歸卧田間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而羞愧以死

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

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

與陳丞相第二別紙

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躡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

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

一是要早商量二是要審計度三是斷置果決與趙帥第

書四

先儒解孟子訑訑二字以爲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况於疎遠卑賤之人乎

富韓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削奪之譴司

馬公呂申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人然因事抗章盡言無隱不少異於立朝之時彼豈不知迹方孤危重拂主意復忤貴權之爲患誠以愛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與陳福公書

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

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與陳丞相第五書

今日紛紛本非爲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視其所所在而攻之耳若此人尚談清虛則并攻老子幸修齊戒則兼詆釋迦曾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怒室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

之較是非曲直哉

答詹帥第二書

嘗見楊子直說晁景迂嘗言先儒經解之題例不敢以己之姓名加之經上如春秋左氏傳尚書孔氏傳周禮鄭氏注皆經題在上姓氏在下此為得體鄙意舊亦嘗謂如此故每題程先生易傳必曰周易程氏傳後來以告伯恭伯恭亦淺以為然

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讀書本自不多加以衰老昏憊豈復能辦此事世間英俊如林要必有能為之者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

之本意耳

第三書

舊讀崔德符觀魚作詩有丈夫五十年要須識行藏之句未嘗不反復詠歎而有動於懷不謂今日真踐斯境而益知其言之有味也

與周丞相書

近年習俗凡事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顯然行之而每區區委曲於私恩小惠之際本欲人人而說之而其末流之弊常反至於左右拘牽倍費財處而卒又無以慰天下之公論

第三書

本來只是閒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

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攙掇畱取閒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為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喻恐為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况今無此伎倆自家句當一箇身

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

第二書

頃見先生亦常常說今日但當將不共戴天四字貼

在額頭上不知有其他人是第一義

答李誠父書

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

與黃仁卿書

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

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

也

與畱丞相書

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

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

如聞比日朝士有以不願爲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爲與邦之言也

第二書

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爲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爲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爲丞相獻又願丞

相以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

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

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致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己禍也

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躑躅之孚

甚可畏也

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為主而方長乎孰為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為制於人者乎

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為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真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真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丘壑無所憾矣

第三書

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

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為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為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

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為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

第四書

親疎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己先据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

一搖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爲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子然特立絕無虵蚘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

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己則僂一眴目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

熹伉拙奇蹇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又遭此吳禹圭矣豈非天哉天實爲之豈敢尤人

與趙

帥第八書

近日此等議論真全軀保位之良藥病國殄民之烏

喙

答趙尚書書

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

與趙

尚書第二書

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後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

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徐起而圖之

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

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

頗類之政亦幸有以陶冶於大專槃物之中

與王謙仲劄子

夫絀始祖之尊置之別廟不使與於合食之列而又

并遷二祖止祀八世熹固已議之矣

與趙丞相書

太上聖壽無疆方享天下之養而於太廟遽虛一世略無諱忌此何禮也

熹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卽蒙當世一二鉅

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

門亦庶幾得因濟會少有毫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

莫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

奔波海內震駭病中聞之憤悶鬱結累日疾勢遂侵

此乃窮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

與鄭參政第二劄子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復別離時

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史院同僚餞別靈芝坐間或誦此言李季章見謂平

生亦甚愛此盍書以見贈予謂如僕乃知此味季章

未也既而思之解攜之際但有一人衰暮便足令滿坐作惡乃知隱侯之言猶有所未盡也

與李季章書

熹自以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為己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為是乃人之所當為而力所可勉遂

委己從事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為

異以求名也

與雷丞相第七書

世間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

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

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

謂悞用其心矣

與楊子直書

游誠之才力可仗不但揀荒一事得收置門下異時

儘有用處但亦更願兼收並蓄更得方正嚴重有餘

識遠慮可敬畏者參錯其間使勤攻吾闕如崔州平

法孝直之於孔明則天下之事庶乎其可濟也

答張定叟

書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二

子

朱子

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修行之目以明吾進學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止觀

猶吾所謂克己也

答汪尚書第二書○以下問答

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謂於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為吾儒當取之以資已學也

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

第三  
書

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

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

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迴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豪釐畢察醞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

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旣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它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

而微幸其萬一也

第四書

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如烏喙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

歐陽司馬之學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

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辯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

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

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汙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縵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

第五書

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

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

二程之於濂溪若橫渠之於范文正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

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

與汪尚書書

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

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

答汪尚書第六書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卽西

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  
墓祭之禮程氏亦以為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  
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

答汪尚書  
論家廟書

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昨見欽夫謝魏  
公贈謚文字卻只云告廟此與近世所行又不知孰  
為得失也

答汪尚書  
第八書

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  
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  
叙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皆謂  
此也

答張欽  
夫書

釋氏擎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  
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  
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  
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

在於施為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  
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  
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濶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  
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此耳

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  
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

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

與張欽夫第三書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

第四書別紙

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五十八篇無非言灾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爲少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慳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爲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

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

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况未必盡善乎

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書

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

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

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

答張欽夫第二書

前日之意以爲既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承誨諭以爲黷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况今於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

而生者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之意也

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槃陳於廟中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

春秋正朔事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正朔之義

與張敬夫書

有身則有庸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爲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

答張敬夫書

聚斂之臣誠可憎疾爲國家者明道正義以端本於上而百官有司景從響附於下則此輩之材寸長尺短亦無所不可用但使之知吾節用裕民之意而謹其職守則自不至於病民矣

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

第二書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此僂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

與張敬夫第二書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澁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僂好久而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而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答張敬夫第七書

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唯程子爲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

第八書

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第九書維州事唐與牛李蓋皆失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與戎盟及其犯約又不能聲罪致討乃欲效其失信叛盟之罪而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還其地可也縛送悉怛謀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若論利害則僧孺固爲大言以恐文宗如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爲唐患則德裕之計不行亦

未足爲深恨也

第十書

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

第十書

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

第十一書

四書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亙古亙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施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

第十  
五書

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答張敬夫問目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為我矣伊川先生曰它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

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有一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只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為孔子

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

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驕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為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為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為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驕為中央

之間色

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

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

答張欽夫  
又論仁說

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

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

天地之心者

答張欽夫  
第四書

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為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感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禽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

然

答呂伯恭  
第四書

屈宋唐景之文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為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

第五書

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

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第六書

功夫易間斷義理難推尋而歲月如流甚可憂懼第九書

登蘆山小菴在孤峯絕頂之側少畱旬日舉目雲山

盡數百里足以稍滌塵滯第三十一書

數日來蟬聲益清每聽之未嘗不懷高風也第四十書

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

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

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

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

者遂遠於日用之實第四十七書

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

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

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

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

史書闢熱經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

去者此亦當預防也

綱目近亦重修異時須求一爲隲括但恐不欲入此

千古是非林中擔當一分第五十六書

立得濂溪祠并以二程配食又立得陶靖節劉凝之

父子李公擇陳了翁祠榜曰五賢此來但做得此祠  
看得廬山

第六十  
六書

三峽之西有懸瀑瀉石龕中雖不甚高而勢甚壯舊  
名卧龍有小菴已廢近至其處不免捐俸金結茅欲  
畫孔明像壁間俟得解郡事且入其間盤礴旬日而  
後去耳此來百事敗人意獨此差自慰耳

第六十  
八書

日間應接袞袞莫夜稍得間向書冊則精神已昏思  
就枕矣以此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

平生讀書要作如何利益底事今到此此等事便做  
不得中夜以思實不違安處每誦韋蘇州句云身多

疾病思田里道有流亾愧俸錢此中百姓倏來忽往

夏無固志未嘗不低徊愧歎也

第六十  
九書

汝玉竟不免彈射此亦仁鳥增逝之秋

第七十  
一書

九日嘗登紫霄峯頂昨日又到陶翁醉石處過簡寂  
開先而歸山水之勝信非它處所及尚恨拘繫不得  
恣遊又恨不得賢者之同也

第七十  
六書

祖宗盛時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士之所以為  
學者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淺陋駁雜之弊故當  
時先覺之士往往病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  
所以新之者至於程張諸先生論其所以教養作成

之具則見於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王氏指以為俗學而欲改之也

與東萊論白鹿院記書

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始乎為士而終乎為聖人也

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真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為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迨於嘉祐治平之前

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為法存其惡者以為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

答呂伯恭第八十一書

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須有些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

第八十二書

事有經心而旋即遺忘者亦有不敢甚勞心力而委之於人者亦有上說不從下教不入而意思闌珊因循廢弛者

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

已轉步而未嘗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

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譬道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

伊川先生才說病便有藥和靖却似合下便作死馬醫此道之傳真未易以屬人也

積其誠意待時而發固所當然但恐如諺所謂今年自家雪裏凍殺不知明年甚人喫大碗不托耳第三

書

前日之說猶是泥裏洗土塊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如何得相當然尚幸其不發病耳

弘大平粹四字謹書坐隅以爲終身之念稟賦之偏前日實是不曾用力消磨豈敢便論分數第八

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况體之身見諸事業哉第九

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

羅先生陳幾叟諸人嘗以爲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

若呂與叔之浹洽答呂伯恭問龜

老成敦篤志行可保之人往往又却遲鈍看道理不

透求其有精神而醇者真難得耳答呂伯恭第九

上蔡堯舜事業橫在曾中之說若謂堯舜自將已做

了底事業橫在曾中則世間無此等小器量底堯舜

答呂伯恭別紙

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

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曾中曠

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但是聞者未易解耳

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且伊川之諫

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

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

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

雖以自養可也答呂伯恭論淵源錄

國忌齋筵葷素所宜則以范公之賢於己之所行自

當顧義理之是非以為從違不當視同列之喜怒以

為前卻也使其果欲依違兩間曲全交好則具素饌

既忤東坡具酒肉亦忤伊川若慮於彼而忽於此則

亦非所以兩全矣

宅書所記亦云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則所記雖不同而范公之不畏東坡而每事徇從亦當時所共知矣

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略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

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爲佛老之地蓋非深知橫渠者

前輩議論不能無小不同今兩存之學者正好思索

商量

涵養之功則非侘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

答劉子澄第二

書

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以是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以爲戒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澆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

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

第四書

游誠之彊敏可喜而伎狠之根不除又計較世俗利害太切切恐不免上蔡鸚鵡之譏耳

第六書

此事未知將來分付甚人天意必有在矣吾徒之力無如之何只有講學修身傳扶大教使後生輩知有此道理大家用力庶幾人材風俗佗日有以爲濟世安民之助而已

與劉子澄第二書

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此拖泥帶水

第三書

仲叔資性平和看文字亦易曉然習成間懶離羣之後全不曾做得功夫到此方討冊子看便未有可商量處如倉庫無紅腐貫朽之積軍士無超距投石之勇只是旋收旋支或鼓或罷終是不成頭緒已向渠說別後惜取光陰須看教滿肚疑難不能得相見相見後三五日說不透方是長進也

第四書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疑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蔥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若資性中本有些子精神被此發作如陽藏人喫却伏火丹砂其不發狂者幾希耳近日因看大學見得此意甚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但人自不領會却向外狂走耳

家塾祀夫子於古未聞若以義起當約釋菜禮爲之

乃佳第五書

小學能爲刊行亦佳但須更爲稍加損益如鄧攸縛子於樹之屬似涉已甚恐此等處誠可削也第六書

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

學第七書

溫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爲旣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答陸子壽書

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

第二書

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

答陸子美

第二書

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

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答陸子靜第四書

四方八面合轉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

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入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

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

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

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

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爲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爲湮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

書

第五

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

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

字上重而下輕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

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

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非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僂可改曲者爲直改直者爲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爲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苟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

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厚重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僂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它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

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

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

震之九四向來顏魯子以納甲推賤命以爲正當此爻常恨未曉其說今同甫復以事理推配與之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爲矣

答陳同甫第二書

武夷九曲之中比縛得小屋三數間可以遊息春間

嘗一到畱止旬餘溪山回合雲煙開斂朝暮萬狀信非人境也

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原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與陳同甫第二書

世間議論不是太過卽是不及中間自一條平穩正當大路却無人肯向上頭立脚

答陳同甫第三書

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裘材又出機杼此意

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清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  
樵牧之社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題耳第四書  
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  
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  
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  
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夏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  
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

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  
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  
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

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  
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  
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旣出其下又不知有仁  
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

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  
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  
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  
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  
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

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它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它耶

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掛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疎卽更脫灑磊落耳

尋常不欲爲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

不至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間至彼山高水潏紅綠相映亦自不惡

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

看第五書

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况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第六書

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

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旣天地常存卽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復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

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卽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卽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

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

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

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優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

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人者則固卽此而不行

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卽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

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

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

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

時也

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

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攬金銀銅鐵爲一器不唯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

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

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

第七書

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跡乃利欲之跡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豪釐必計絲髮不差者

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

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

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

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

細讀來論愈覺費力正如孫子荆洗耳礪齒之云非不雄辯敏捷然枕流漱石終是不可行也

第八書

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為遠然亦無可告語

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

第九書

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

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卽夏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

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而

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

第十書

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為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

第十書

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為它日不好之病根

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般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

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炳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與籍溪胡先生書

曾子專為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為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為二然核其所以為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

與范直閣第二書

近世人家子弟多因為此壞却心性一生仕宦費力

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朝仕宦便為此官逐  
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間有寬厚長者即以  
貴遊子弟相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  
責下無吏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倖勢反出已下可  
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席勢  
陵人其謹飭者雖不至此亦緣不親民事觸事懵然  
非如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轄一日廢慢則罪  
戾及之與慶國卓夫人書

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其尊施于朝廷者則  
不及於鄉黨施于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  
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  
刑於家而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有是而兼夫  
二者之尊焉則通行天下人莫不貴上黃端明書

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與王龜齡書

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  
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  
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  
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倍有道則足  
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

與陳丞相書

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

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安庸便佞之

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

但只是平氣虚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

裏先橫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耶

與劉共父書

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

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訛訛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

不亦難哉

第四書

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

范公乃欲預爲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之爲也且舜流四凶族爲臯陶者亦殊不念反爾之戒何耶

答鄭景望書

汲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宥過非私恩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

第二書

熹杜門竊食不敢與聞外間一事尚不能無虎食其

外之憂衰病疲荼雖在山林亦不能有尋幽選勝之樂但時有一二學子相從於寂寞之濱講論古人爲己之學至會心處輒復欣然忘食不自知道學之犯科也

答九延之書

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喪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

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

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扞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一掛之間凡再扞則五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

與郭冲晦第二書

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孔

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爲切要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

答陳體仁書

之聲不患其不作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定四部

子  
朱子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十二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三

子

朱子

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狀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狀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狀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狀可見此其所以濳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狀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

答袁機仲書

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

也第二書

不議於室而諫於門不味其腴而齧其骨第三書

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

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

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著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著狀後始

有貞悔之名也

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

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然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狀而狀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狀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說得太郎當了只少箇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普說矣

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陽生於子於卦為復陰生於午於卦為姤者曆家之說也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為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為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書第四

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為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為邦乃以夏時為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答袁機仲別幅

一日之內一晝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狀後始滿一晝而為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夫之一

陰為乾為姤義亦同此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狀優以此為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而所占不啻卦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未及卦內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

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彊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

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

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

自狀而生瀆湧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畢具

答索機仲第六書

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秘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

公之不能使我為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為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義文之出而質正焉

第八書

參同之書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狀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

第十書

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

答趙提舉書

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加而成也而又之所以

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爲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爲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爲客得其主則客之親疎遠近皆卽此而可定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爲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狀之全體而爲坤之綱也

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狀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

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

熹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收其墨蹟爲多其一紙乃進鄴侯家傳奏草味其詞旨玩其筆勢直有跨越古

今開闔宇宙之氣

與周益公書

呂公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多矣逮其晚節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范公之心則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承其善意樂爲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此最爲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爲可罪而今日之

起范公自爲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爲丈夫矣

答周益公第二書

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狀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復窮究以訂先儒之繆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爲息邪距詖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爲宗工巨儒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

爲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爲農而自言其服田爲賈而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爲夸

熹自少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答薛士龍書

今之學者未明一理而已傲狀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

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為險怪懸絕之言以相  
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  
眾此風肆行日以益甚

答林謙之書

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  
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

答江元適第三書

黃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木圖以獻其家必有元樣欲  
煩為尋訪刻得一枚見寄或恐太大難於寄遠即依  
謝莊方丈本圖以兩三路為一圖而傍設牝牡使其  
犬牙相入明刻表識以相離合則不過一大掩可貯  
矣河西為一陝西為一河東河北燕雲為一京東西

為一淮南為一兩浙江東西為一湖南北為一西川  
為一二廣福建為一大略如此更詳闊狹裁之相合

處須令脗合不畱縫罅乃佳

答李季章第二書

其書袞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  
為儉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  
來令人易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少助

也

第三書

以儀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  
見於它篇或它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  
又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

類其目有家禮有鄉禮有學禮有邦國禮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

十七八矣

第四書

爾雅蟲魚決非磊落人之所宜注

答陳君舉書

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

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

答林正夫書

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

耳此亦可見先生發明之大旨也

答柯國材第二書

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狀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創意

立說爲高哉

第四書

上達處不可著功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鶻崙吞棗向來李丈說鐵籠罩却

之病恐未免也答許順之第三書

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此理要人識得  
識得即雖百千萬億不為多無聲無臭不為少若如  
所疑即三綱五常都無頓處九經三史皆為剩語第十

書二

說釋氏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歲  
文字非一己之私第十第五書

講學本為聖賢之言難明故就下面說出教分明若  
是向上面說將去即轉見理會不得矣如建州人未  
識泉州須且教他從南劍州問路去豈可教他過漳

州尋耶第十第九書

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  
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  
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答陳齊仲書

試取孟韓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及後世歐曾  
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為文用力處今人多見出  
莊子題目僂用莊子語殊不知此正是千人一律文  
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却從別處做將來方是出眾

文字也答王近思書

欲為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為此乃學者最後一段

事蓋自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  
雜與讀史傳據故實無以異答魏元履書

尋常讀書只為曾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  
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

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  
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第二書

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  
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為即為故

其就之為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  
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

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捨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和

靖先生云如齋則行如潦則休此言有味也第三書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

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

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狀端坐各誦百遍訖誦

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反復數遍與魏

應仲書

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

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

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

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卽更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

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狀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

謂之無詩可矣 答范伯崇 第二書

仁便包攝孝悌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梧桐檟棘非有彼而無此也

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狀止是鑽故紙耳 第四書

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狀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

惰 第八書

欽夫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功夫終是覺得應事勿

第十  
一書

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圖說作一塊

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讐校之類皆可且罷

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答劉平甫書

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

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

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狀亦

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

自疎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



禮接之亦嘗有畱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

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為祖考之

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

有影是有二主矣第六  
書

曾子之言忠恕即誠也子思之言違道不遠孟子之

言求仁莫近乃思誠也答吳耕  
老書

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

決於公而已矣答何叔  
京書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

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狀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

訣狀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

第二書

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蓋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亦庶幾知爲政矣

第七書

愛兄放魚欺以其方也市有虎曾參殺人罔以非其道也君子不逆詐故可欺狀燭理明故彼以無是道之語來則豈得而蒙蔽哉

赤子之心程子猶以爲發而未遠乎中狀則夜氣特可以言復而見天地心之氣象耳若夫未發之中則

無在而無乎不在也

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可行與否而姑爲是可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說而已哉蓋必有是理狀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狀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須而未始須臾離也

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聖人之言正在無窮處而吾以有限者窺之關鎖重重未知何日透得盡耳

第十書

度量權衡天理至公之器但操之者有私心耳以其操之者私而疾夫天理之公是私意彼此展轉相生

而卒歸於大不公也

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  
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  
吾之鑑耶

第十書

近日狐鼠雖去主人未知窒其穴繼來者數倍於前  
已去者未必容其復來

聖人之温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狀恰  
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  
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不狀正恐如扶醉人也

第十書

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著  
箇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

六義所謂興也

第二十一書

覺與動字固不同狀覺字須貫動靜而無不在若睡  
覺之喻則是動靜分屬性情只畱得中間些子欲動  
未動處屬心也

第二十九書

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  
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答連嵩卿第三書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  
以見理義之同

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

答黃子厚書

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

答胡廣仲第二書

釋氏之師有問其徒者曰汝何處人對曰幽州曰汝思彼否曰常思曰何思曰思其山川城邑人物車馬之盛耳其師曰汝試反思思底還有許多事否

第三書

天理固無對狀既有人欲卽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

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狀既有惡卽善便不得不與惡爲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爲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

區區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負聖賢中不誤自己下不迷後學而已

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

第四書

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

其初未感物耳

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摠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狀謂性之爲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

第五書

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贅歎只得將它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

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以中和爲體用則是猶僂以方圓爲天地也

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唯道爲無對狀

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真無一物兀狀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

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彊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畸零贅剩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

處

夫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

與吳晦叔書

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狀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

答吳晦叔第八書

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狀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狀全無私意是則寂狀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

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

答石子重第三書

顛預儻侗非聖門求仁之學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

第五書

慎獨須貫動靜做功夫始得

第九書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

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爲障而兀狀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答陳明仲第七書

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予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狀而無窮豈計歲月

而論施報之為哉第十

四書

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第十

五書

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答李伯諫書

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狀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優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

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麤疎後來却能如此避

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

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狀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

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授狀其間自有下功夫處不待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正如用琵琶秦箏方響感栗奏雅樂節拍

雖同而音韻乖矣

○答吳公濟書

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

箇端緒何故汨沒得如此不見頭影答林擇之書

太山為高矣狀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體之

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爾第七書

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

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復見天理人欲直是

判狀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狀亦只

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

不可不知也第九書

何必如此怵怵動形紙筆狀後為講學耶第十書

說得是當自狀放下穩帖無許多枝蔓艱隍處

因切脉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雛而見生意之呈

露第十書

主張正論如太山之安綢繆國事無累卵之慮第三十書

湘江諸人欲心不知果能便消否第恐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耳

所謂一劒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

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狀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徒

義崇德之功答蔡季通書

書堂誠欲速就狀當使伯夷築之乃佳第四書

觀近年一種淺切文字殊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

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爲佳

第五書

今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中浩狀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過元善聽其弦歌二南七月頗可聽但恐嚇走孔夫

子耳

第六書

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

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橫渠西銘袁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嘗記共甫說往時有士大夫坐

乞毀通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一聯云  
出幽谷而遷喬木朕姑示於寬恩以鷓鴣而笑鳳凰  
爾無沈於迷識此輩今亦可并按也

虛中爲易實中爲範

風雩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負亭腳面對筆架山面  
前便有右邊橫按掩抱左邊坂亦拱揖勢似差勝但  
地盤直淺而橫闊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耳

第七書

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狀亦知孔子之粗耳

涉重湖窺衡湘歷襄漢下吳會方羊而歸所得當益

富屈指計歸程冀得傾竦以聽劇談也

第八書

琴固每絃各有五聲狀亦有一絃自有為一聲之法

第十  
二書

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沈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

第十  
三書

陽奇陰耦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八為少狀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

答方伯  
謨書

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

第二  
書

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為仁成物為智此類亦可推矣

第四  
書

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狀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

答梁文叔  
第三書

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

答任伯  
起書

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不浹洽處

答江德功  
第二書

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

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

欲成書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譏此與掩耳偷鈴

之見何異

第十書

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  
下功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  
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  
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  
地

第十書

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

法不專於從周矣

答黃直翁書

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  
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  
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  
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  
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豈不甚繆戾耶

答曹子野書

學而首章甚善但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

答虞

士朋書

一以貫之乃聖門末後親傳密旨其所以提綱挈領  
統宗會元蓋有不可容言之妙

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  
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擾苗而已答游誠之書

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知之用界分脉絡自不相關  
但仁統四德故人仁則無不覺耳

心體固本靜狀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狀亦能流  
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  
之本狀狀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狀耳

第三書

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  
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答嚴居厚書

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  
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  
一則應疑貳則差答丘子野書

老子言道之真以治身又言身與名孰親而其言外  
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之也其愛身也  
至矣此其學之傳所以流而為楊氏之為我也蘇子  
由乃以忘身為言是乃佛家夢幻泡影之遺意而非  
老氏之本旨答丘子服書

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  
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

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

答李漢卿書

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狀後為可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為天人之分雖殊狀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為易一也

答吳德夫書

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搥一掌血者

答楊子直第四書

參同契但愛其文古雅買櫝還珠甚可笑

第五書

環叟之書粗釋所疑此公舊亦聞之平父伯崇皆與之相識狀不聞其為濂溪家子弟也其所著書乃如此若原說者則可謂青過於藍矣

答呂季克書

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

答廖子晦書

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狀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狀和樂而周子

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

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

第二書

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炳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

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狀之理

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

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狀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第八書

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狀意味詳密至於淡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功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狀用心搜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聾牙無田地可安頓

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未用力時眼中見得親切故其發而能中耳

說大人之義熹嘗說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巍狀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狀者而已

宇文周制府衛法乃是七家共出一兵疑於古制亦有所考

第九書

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它廝崖

第十書

若對移作指使卽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錄卽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者長壯丁亦不妨與它去做

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

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

第十書

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

第十書

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內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

為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而為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嘆也

得看禮疏一番亦非小補不狀此等如嚼木札定無功夫看得第十  
六書

子思周子喫緊為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第十  
八書

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狀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

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答汪太  
初書

不為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為其無名而沮也不為其有利而為故亦不為其無利而止也答呂道  
一書

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

答詹兼  
善書  
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狀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答曾致  
虛書

白鹿只作禮殿以石為席而坐先君嘗過鄭圃謁列子廟見其塑象地坐此不為無據第二  
書

年來衰病支離日甚今無宅望但願殘年飽喫飯每

至東湖之上未嘗不慨狀有懷陳仲舉徐孺子之高風出處之間禍福不同狀亦各行其志未知此漂漂者竟如何耳

答黃商伯第二書

直領者古禮也襴衫者今禮也

禮器之失不但一爵朝廷所用宣和雖未必皆合古狀庶幾近之向來南康但以爵形太醜易之耳

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

答詹元善第二書

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

摸索不著

第三書

季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訂耳

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功夫處非是徒狀晝思夜度以己所爲校舜所爲而切切狀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服藥積漸將理使氣體浸充可及平人而後已豈可責効於一丸一散一朝一夕之間而遽怪其不及平人哉

答潘叔度第二書

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

勝耳第五書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狀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卽不如且學上

天耳

答潘叔昌第五書

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狀耳

建州有徐枋者常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每傳以爲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

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第七書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答胡伯逢第二書

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

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曾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第三書

明道先生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若如來教之云則自

不必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第即夫怒而觀夫怒則吾之善端固已萌焉而可以自得矣若使聖賢之門已有此法則明道豈故欲捨夫徑捷之塗而使學者支離迂緩以求之哉

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狀不假思慮安排也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自二而四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答黃直卿第三書

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狀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答呂子約書

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第四書

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培養之自狀日有進益第六書

謀不忠則欺於人交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

後吳昌言圖  
卷十三  
已欺於師

第七書

五行之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

第九書

禮正在恰好處沂而上之則儉為本沿而下之則奢為末

第十書

向外底意思多切己底意思少所以自己日用之間都不得力

第二十書

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

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

第二十書

一洗舊轍斂就繩墨若能相信失馬却未必不為福耳

於智力二字必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賓中之主鐵中之金若苦向這裏覓道理優落在五伯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原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

第二十書

項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騫功名之心

第二十書

秦趙出伯益齊出舜楚出祝融魏出畢公燕出召公

韓亦姬姓之國此獨非聖賢之後耶

第三十書

讀古人書直是要虛著心大著肚高著眼方有少分相應若左遮右攔前拖後拽隨語生解節上生枝則

更讀萬卷書亦無用處

第三十一書

仁是本來固有之理不因公而有特因公而存爾如

溝渠窒塞故水不通流去其窒塞則水流矣

第三十二書

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狀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無朕者也若

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天下達道五為道之用也

第四十書

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

第四十一書

太史公之洋洋美德即蘇黃門之騶虞竊脂觀其下文全書不知還撐拄得此數句起否學者於聖人之道徒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父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耳

若必以未有見聞為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

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  
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  
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  
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功夫  
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獸罔兩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  
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第四十  
四書

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  
養本原勉彊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  
即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第四十  
五書

蘇黃門初不學佛只因在筠州陷入此漩渦中恐是

彼中風土不好一生出不得今請著些精彩莫只管

回頭轉腦第四十  
七書

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為君子而無一小人

也答王子合  
第七書

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偏而  
南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為  
奧而為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既以西南為尊  
者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鄉為尊矣非謂廟東鄉  
而太祖東向也狀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鄉而本  
廟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禘祭於太廟之時則

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羣廟之主合食於前者皆南鄉北鄉以叙昭穆耳

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狀只有生字優帶却氣質第十

三書

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鍤揭竿引繩以犇走於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為逸哉但以為若不為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第十

第七書

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

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

第十  
八書

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狀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苟支曲徑以為新奇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為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答陳膚仲  
第三書

自見道理不明纔有此說優有此說之害如許行之並耕白圭之治水二十取一若似今人所見則孟子

亦何用與之辨耶第四書

以一木言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幹堅彊則利子實成熟則貞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為元循環蓋無窮也答楊元範書

通鑑舉要詳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閱此綱目之書所為作也答潘恭叔第七書

小學未成而為子澄所刻

細看得吝字是陰病裏証尤可畏第九書

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狀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

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答程正思第十六書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答周舜弼第七書

大學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習之間驅遣不去方是答黃子耕第三書

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狀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第七書別紙

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為務但加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第八書

論集義所生則義為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為主一向都欲以義為主故失之天下豈有如此絮底聖賢耶

答萬正淳第三書

至聖至誠非有優劣狀聖字是從外說誠字是從裏

說第四書

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它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復通看本章血脉全篇

反復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

答吳伯豐第二書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功夫狀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狀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

也第六書

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第十  
二書

程沙隨浚詆王蠲忠臣不事兩君之言竊疑其言之

失將啓萬世不忠之弊第十  
九書

周禮分明如近年新說只教畫在紙上亦畫不成如何行得

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狀後可責其效

讀書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如其不狀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

自家杜撰見識第二十  
二書

孔門問同答異者多樊遲三問仁再問智答之皆不

同狀且當逐處理會令有歸著即自狀見得所答不

同之意答都昌諸  
生第二書

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

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願試思之

答劉公  
度書

郊霈已行不知黨錮諸人果得及雞竿下坐否答劉  
季章

第九  
書

比閱邸狀時論似澁平榛中蜿蜒稍稍引去但恐主

人意不堅牢或有反覆第十書

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晝自家便尋夜底道理  
反之各說一邊互相逃閃更無了期第十書

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  
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  
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  
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第十書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  
義未嘗不利狀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

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六自狀狀到直截剖判處却  
不若董生之有力也第十書

大率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  
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  
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  
至西一抹橫說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狀橫拗粗  
疎不成義理第十書

海內善類消磨摧落所存無幾此等人便不濟事若  
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功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  
亦如何動得它第十書

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  
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答許景陽書

學者但當深窮聖經使其反之於心而安考之於經

而合驗之於外而可行與陳伯堅書

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狀近日讀之

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

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

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

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答胡

季隨第二書

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  
中將作易看卽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卽句句字字

有用處耳第三書

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

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第五書

彼中議論大略有三種病一是高二是遠三是煩碎

第七書

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

遠第十書

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它病之證

第十  
三書

自欺彊說乃心腹膏肓之疾它人鍼藥所不能及須是早自覺悟醫治不可因循揜諱而忌扁鵲之言

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願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

第十  
四書

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

答沈叔晦  
第三書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三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四

子

朱子

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卽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

答孫季和書

人家父祖壁立千仞子孫猶自倒東來西

明道直是渾狀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

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

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

第二書

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功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狀亦不可謂無助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

答諸葛誠之書

聖人指示為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功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

答項平父書

書

務反求者優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又以内省為隘狹左右佩劍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

第四書

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括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

第八書

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

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

答王季和  
第二書

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

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揚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

答陳正己書

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狀迂濶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

答路德章書

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間看忽狀覺

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第四

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二者於人

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

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狀

放得下矣答時子

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

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

在心田裏

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家之日月

五星章部紀元是皆各為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

相通者也答王伯禮書

禮樂刑政之為教如寒暑生殺之為歲此何所疑若

如來意則道外有物而刑政專出於蚩尤申商答楊溪父

第二

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僂言古之聖人其必為善如

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

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

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狀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

能及矣答趙幾道

讀書唯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為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以一噉而盡其味

答劉仲則書

護惜已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

不敢試將火煅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

禪之說正謂此耳

答徐斯遠第二書

文士巧於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

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

有之為可貴也

答趙昌甫書

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

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為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

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

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

理則一而已

答徐彥章第四書

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

如言成說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

意如言成已成物之類

答潘謙之第二書

蓋致中如射者之中紅心而極其中致和如射者之

中角花而極其中又所發皆中無所間斷

答李守約第八書

麤心浮氣剝落向盡間居意味殊不淺自許如此他

人復何所道區區但覺欲寡其過而未能耳

答包敏道第二

書

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答熊夢兆書

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答趙子欽第七書

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棄本逐末為害等爾但此

等物如淫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放

翁之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近

報又已去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

官答徐載叔書

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

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

日新婦子模樣答葉正則第四書

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

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

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

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

平心和氣却是吾人學問根本答徐居厚書

先人與先文有遊從之好而熹蚤歲又以州縣小吏

趨走幕府之下辱慰薦焉衰悴無堪不能有以報效

萬一每念知顧之重未嘗不愧且歎也答方賓王書

人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不但赤子為狀而赤子之心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得專指為未發第五書

易之一書最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畫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己分上成得何事

第七書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狀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

處第十書

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答陳師德第二書

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狀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狀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若一切漫漶十分放倒而曰吾姑去泰甚焉則是詖淫邪遁之詞而非所以為訓矣答鄭子上第六書

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此數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或是渡江或是涉險不可預為定說但其本指只是渡江而推類旁通則各隨其事

第十書

見得古人文字關鍵深密直是不草草依乎中庸博

學審問兩段亦非強為分別如庖丁眼中自是不容有全牛也

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此又何

關於氣乎

第十  
四書

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自賦於官助法則須計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畝只得五十六畝其十四畝須依古法折除一家各得一畝若干步為廬舍方成八家各助耕公田七畝

答林一之  
第三書

狂者志高可以有為狷者志潔有所不為而可以有

守漢武帝不是狷

答陳安  
卿書

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

時節

第二  
書

所惡乎左便是左邊人侵了自家左邊界分而我惡之故我亦不以此待右邊人而不侵它右邊之左如此方得左邊界分分明又以所惡乎右者度之方得右邊界分分明

若使文王漢狀無心於天下斂狀終守臣節卽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狀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第三  
書

律呂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却於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

答張仁叔書

若以中呂爲宮則黃鐘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蕤賓爲宮則大呂爲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

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無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捧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

答謝成之書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有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

答黃道夫書

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况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如此長遠功夫耶

答王欽之第二書

周家紀年必首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爲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爲建子月之事耶建

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為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月而亂

周典矣

答胡平一書

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狀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

至德之論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剪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

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諸儒說

到此處皆為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

以夏不敢大開口說令人曾次憤憤

答楊志仁第二書

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

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

答宋濂之書

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狀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

之屬也

答陳器之第二書

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狀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

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答葉味道第三書

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象吾乃幅巾僂服而遊燕寢卧於其中似亦非僂鄉聞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為前賢祠堂嘗竊疑其非是

答徐志伯書

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淺

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鰓亦將何所到乎

答張敬之

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朔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

少日粗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絕意不為今數十年

答汪叔耕書

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為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

措諸事業之爲實也

所論爲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狀雜狀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狀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羹大截餅餌膾脯雜狀於前遂欲左拏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狀一飽哉狀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

第二書

鐘磬有特懸者有編懸者其特懸者器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之聲皆爲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其本律之懸以爲作止之節其編懸者則聲器皆小故可以雜奏於八音之間而

不相凌也不知今世所謂大樂者其制如何但以理推之意古者當如此耳

答楊子順第三書

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曾次耶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

答陳衛道第二書

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

答余正叔書

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

答余

方叔書

多服燥熱藥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淡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狀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周純仁書

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

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

狀純熟自狀光明矣

答周南仲第二書

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

答汪易直書

謂聖人以喜怒動其志固為不可若謂都無所動則是聖人心如木石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為偽耳豈

有是理哉

答曾無疑第四書

四象之變極於六十有四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乃自狀之數不容增減

揲法初爻成則僂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僂止有

十六卦三爻成則僂止有八卦四爻成則僂止有四卦五爻成則僂止有二卦亦是自朕

蒿固非箸狀亦猶是其類若以木棊竹筭金錢當之則其去箸益遠

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間受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第五書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爲此悠悠泛

泛徘徊猶豫以老其身乎第六書

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

猶言木之根水之原答曾擇之第二書

未可僂以己意障斷它人話頭答潘子善第五書

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周徧孟子亦有專言

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答歐

陽希遜書

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

生之後雖曰已生狀其本體初不相雜也答嚴時亨書

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

但究其所以狀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一章亦是如此第三書於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見其所同狀後聖賢之言通貫反復都不相礙若只據一偏各說道理則互相逃閃終身間隔無復會通之時

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

矣

答曾光祖第五書

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曾

景建書

公家自有文章大宗師何故不學而學它人不好處

第四書

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

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

答張元德書

科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功夫狀此等得失真實有命若信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為無助夫子所謂不

知命無以為君子正謂此也第三書

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地第四書

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狀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第七書

春秋熹所未學不敢彊為之說

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

觀舜居浚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狀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

之心便成病痛答甘吉甫第二書

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狀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

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

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照

納不二其說甚備答杜仲書

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

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

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詞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

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

在故就其間推出此理答黎季忱書

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答李晦叔第五書

不須如此做伎倆但才覺時便克將去莫更計較功

効遲速答李敬子余國秀書

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狀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

乃可狀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

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答胡伯量書

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

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答李繼善第二書

築室藏書此亦恐枉費心力不如且學靜坐閒讀舊

書滌去世俗塵垢之心始為真有所歸宿耳答甘道士書

欲結茅山巔巖棲谷飲以求至約之地此意尤不可

及但若如此則詩篇法錄聲名利養一切外慕盡當

屏去乃為有下手處答陳道士書

中夜以興痛自省察或能奮狀一躍盡脫從前三四

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答葉仁父書

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瞑目扼腕而指本心奮髯

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狀亦已戒之

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

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答孫敬甫第四書

所擬格物一條似傷冗項時蓋嘗欲效此體以補其

闕而不能就故只用己意爲之蓋無驅市人以戰之才只得用趙人也第五書

古者以右爲尊如周禮云享右祭祀詩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漢人亦言無能出其右者是皆以右爲尊

也答余正甫第二書

以琴考之自龍齧以下至七徽之東凡十二律之位其遠近疎密往來相生亦與律寸符合京房雖增爲六十律狀亦十二正律相生已徧狀後乃生執始以至依行遂生包育以極乎南事而終焉其序正與禮運正義六十調同答吳元士書

武夷續詩讀之無非向來經行所歷景物宛狀益歎摹寫之妙詩序縱橫放肆多出前人未發之祕但詆江西而進宛陵不能不駭俗聽耳少時嘗讀梅詩亦知愛之而於一時諸公所稱道如河豚等篇有所未喻用此頗疑張徐之論亦未爲過至於寂寥短章閒暇蕭散猶有魏晉以前高風餘韻而不極力於當世之軌轍者則恐論者有未盡察也答鞏仲至第二書

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其言似亦有味第三書

因此偶記項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

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狀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衛

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一

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第四書

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狀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狀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狀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

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澀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

第五書

李漢所謂謂易以下爲古文因以爲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卽非純古狀則有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爲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護之雅正者也

放翁近報亦已掛冠蓋自不得不爾近有人自日邊來云今春議者欲起洪景盧與此老付以史筆置局湖山以就閒曠已而當路有忌之者其事遂寢今日

此等好事亦做不得狀在此翁卻且免得一番拖出來亦非細事

新詩見寄讀之便覺烏石靈源去人不遠當此炎燠

洒狀如飏寒門而濯清風也

第六書

放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却爲大耳三藏覷見

痔疾想已平復此疾人多有之僕亦嘗爲所苦狀見人用刀仗毒藥攻之者或至反爲大害因只服黃連枳殼等藥及用馬藍菜煎湯熏似覺有效

第十書

吳生玄武信爲奇筆但龜背之文正脊之甲五應五

行次甲八應八卦又次甲廿四應節氣亦自狀之理此却不足亦欠子細狀九方臯之相馬又不當以此

論第十  
八書

所畫陳荀聚星事若作兩段卽前段當畫太丘乘牛車在塗而元方等待行後段當畫叔慈應門朗陵對客七龍侍食又當重畫太丘與朗陵相對而二子一孫侍立又叔慈本在門外迎客客既入燕則又不當久立門外亦須畫其侍立於朗陵之側此皆似涉重複兩段之間又須更作山石林麓分隔前後皆費注

解第十  
九書

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撥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勻石分寸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勻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

答江彥謀

書

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薦

答卓周佐

書

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明著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久當

自得之不當較計功程如世之出舉錢商子本者之

營營也

答陳暮書

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己發而日用功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

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公卿稱謚無謚稱爵無

爵稱官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或兼以號舉今人稱郡姓名凡姦邪則直書姓名

答或人第七書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

第十書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

記晁氏卦爻象象說

陽大而陰小陽一而陰二故其取類左以象君右以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陽明故為君子而

近君右者陰濁故為小人而在遠琴律說

漢儒創為五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狀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狀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狀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狀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易象說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

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舜典象刑說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

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為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狀氣之惡者其性亦無

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明道論

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

說定性

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說觀心

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狀

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齟口如目視目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

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說仁

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狀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

於吳楚僭王之誅王氏續經說

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

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養生主說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禮曰一坐再至曰武坐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跪坐拜說

以啓對居而訓啓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

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

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它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

賦謂計口發財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

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

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井田

類說

春令民畢出於野冬則畢入於邑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

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

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朕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

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

大夫則無二廟

禘祫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

學校貢舉私議

舜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

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狀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策則諸史時務亦狀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

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

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狀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

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芴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狀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

讀唐志

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知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

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

讀大紀

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謚之所叙乎所以著于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為學而又不能辨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

讀兩

陳諫議遺墨

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鈞之罪對放飯流歎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

學聖人之道乃能知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於與聖人之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

也疑記

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間其始學時苦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它念唯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偶讀謾記

帝坐惟在紫微者据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北辰辨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

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

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聲律辨

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狀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

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

所以爲盛

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黃鐘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鐘

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狀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

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

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

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

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

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夏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

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

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為秦制井田為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

辨陌

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澮上之涂澮上之道也

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當以後說為正

陌之為言百也遂澮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澮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

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僂訓極為中則不可

皇極辨

人君以眇狀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

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狀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

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

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

以孔子老聃並稱聖人可乎世人譏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狀太史公列孔子於世家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不有微意焉其賢於蘇氏遠矣

蘇黃門老子解

黃帝聰明神聖得之於天其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

下而保神練氣愈疾引年之術以至其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莫不洞然於曾次是以前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自託焉以信其說於後世至於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子之所引與夫素問握奇之屬蓋必有粗得其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

古史餘論

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

為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為治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為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狀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狀夫子筆之於經以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狀

讀尊孟辨

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日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

之矣

好惡固性之所有狀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為無害也

知言疑義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

至爾矣論諸生

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丘明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為丘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為淫誣不槩於聖非出於左氏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考之謂丘明自夫子前人作春秋內外傳者乃左氏非丘明也諸家之說既異而柳子之為是論又自以為有得於中

庸策問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狀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

却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經記解

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狀後可以有得爾文義有疑眾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它說而先自屈矣復以眾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讀書之要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白鹿院揭示○右五教之目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

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增損呂氏鄉約  
○德業相勸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  
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  
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過失相規

犯義之過曰酗博鬪訟行止踰違行不恭遜言不忠  
信造言誣毀營私太甚犯約之過曰德業不相勸過  
失不相規禮俗不相成患難不相恤不修之過曰交  
非其人遊戲怠惰動作無儀臨事不恪用度不節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

送迎四曰慶吊贈遺禮俗相交

患難之事七一水火二盜賊三疾病四死喪五孤弱

六誣枉七貧乏患難相恤

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  
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狀而上衣下裳大帶方  
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僂者但取束帶足以為  
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  
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  
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

端也 休致後客位谷目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  
意  
四

子  
朱  
子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  
十二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五

子

朱子

潔身江海之上不污世俗之垢紛雖非有險奇放絕  
之行瓌怪偉麗之文然其微詞感厲時有發明理義  
之致裨正書序

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皆有可觀家藏石刻  
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下章子張

宅得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魏何晏等集漢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本朝至道咸平間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甫倮疏約而修之以爲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父子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

論語要義

目錄

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爲務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

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

予旣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觀覽暇日又爲兒輩讀之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而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爲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躐之以爲近且卑也

論語訓蒙口義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

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

戊午謙議序

且若必以人之眾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

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

家禮序

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

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

太極通書後序

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

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  
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  
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  
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

集義

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

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

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

綱目

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

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  
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

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  
發之旨未達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  
辨之際予忽自疑復取程氏書虚心平氣而徐讀之  
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  
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  
論者惟欽夫復書溪以為然

中和舊說序

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陰  
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

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

王梅溪文集序

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恣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蟲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

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

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

傅伯拱字序

予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西歷麻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跡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歲晚思親不能久從予遊

矣

送郭拱辰序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息既有息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詩集傳序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息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

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

孔子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其教實被於萬世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

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

察之情性隱微之間慎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它求而得之於此矣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行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

呂氏讀詩記序

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

劉甥瑾字序

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信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

李公奏議序

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公平生廉介自將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

潘公文集序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著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浚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著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息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

易學啓蒙序

序

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

律呂新書

若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

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

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

季通憂欲均調節族被之筦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陳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強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

灑掃應對入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息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逐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小學題辭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

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題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大學

章句

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

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此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

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

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中庸章句序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

見耳

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

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

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

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

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

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

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熹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朝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後之君子

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

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豐清敏遺事序

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峯巒崑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跡所不到處往往有

枯查插石罅間武夷圖序

車之所以轉者輪也輪之所以轉者牙之園也牙之所以轉者輻之直而當於轂也轂之所以轉者內空以貫乎軸而外能使軸以指牙也自轂之外雖能轉物而未免自轉於物唯軸則承軫載物以貫夫轂而未嘗有所動焉是以不轉於物而物之可轉者皆唯我之所轉而莫能違也林貫之字序

其隸古尤得魏晉以前筆意大抵氣韻豪爽而趣味幽潔蕭然無一點世俗氣中年不得志於場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清坐竟日間輒曳杖行吟田野間望山臨水以自適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為之節族黃子厚詩序

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楚辭後語目錄序

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

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投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著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楚辭集註序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

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三先生論事錄序

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

所以自任者輕最為善喻

芸齋記

庚桑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既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又謂凡周所稱畏壘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亡是公非有先生之倫也此皆不可考畏壘菴記

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存齋記

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恒物之大情而士

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矐矐軒冕印鞞之間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為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為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宦之所為有不能無愧悔于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歸樂堂記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徒倚館宇之邃啓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析名理而商古今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

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

通鑑室記

非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之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土之所出廬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劉氏

墨莊記

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

儲蓄卽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

崇安社倉

記

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

朝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  
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  
鄉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焉

百文

山記

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羣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

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全入則咫尺不可辨眩

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

之因作草堂其間榜曰晦菴

雲谷記

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  
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  
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

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春桂蘭  
蕙梢蒨岑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  
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  
知其身之高地之迴直可以効日月而臨風雨也

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

先君子又每自病其下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榜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

書焉

名堂室記

晦堂者燕居之所也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於斯焉

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

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

均田塞堤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

建康明道先生祠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

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

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灋之所在固有不能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

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

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復齋記

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濂溪先生書堂記

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摠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建陽縣學藏書記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

况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

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揆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隆興濂溪先生祠記

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快勃然於胸中恍若親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曲江樓記

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

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溪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卧龍卧龍菴記

少慷慨有奇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西原菴記乃取莊生濠上之語作知樂之亭於放生池上北望觀闕於雲天縹緲之間以為歲時瞻佇祝延之地且曰其使邦人士女嘉辰勝日有所詠歌鼓舞以自樂其得被聖化而不愧於王民也知樂亭記

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溪末茂實大聲闕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龍巖縣學記

推廣聖朝昭天漏泉之澤於湖山數千百里之外其意既甚美矣而其學道愛人之效又足以警夫職其事而不能然者興起之其利豈不又甚博哉養濟院記

宋興九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摹宏遠矣韶州濂溪先生祠記

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句

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  
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兩師畢也是皆著於周  
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  
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  
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兩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

社稷壇記

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  
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  
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  
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

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

又不免有多歧之惑也

景行堂記

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為無有我之私以害之  
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  
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  
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  
出其位之戒也

金華社倉記

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  
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  
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

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昔元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杯酒從容時以相訾警而訖不能以相訕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沒其孰爲是非也

長灘社倉記

予讀周禮旅師遺人之官觀其頒斂之疏數委積之

遠邇所以爲之制數者甚詳且密未嘗不歎古之聖人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其不可及乃如

此

大闡社倉記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跡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跡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不爲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

潭州高公祠記

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唯恐日之不足雖廩有

餘粟府有餘錢能毋為州里災害則足矣固未暇以  
及人也劉氏義學記

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  
理應城謝上蔡祠記

劉公清名高節著於當時聞於後世暫而挹其餘風  
者猶足以激懦而律貪壯節亭記

太中大夫程公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  
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  
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春陵周  
公惇頤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

求道之志黃州二程先生祠記

自堯舜以至于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  
而屢晦自孟氏以至于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  
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  
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為老子釋氏者幾希矣邵州濂溪先生

祠記

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  
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  
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  
復有所謂無極者哉

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先生病  
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故  
熹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  
其失

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  
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  
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  
為之地也福州經史閣記

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

跋陳了翁與兄書

久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遊其間今讀

此詩便覺風篁水月去人不遠跋張敬夫詩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

舍畱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

闕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

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一

十二條分十四卷書近息錄後

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  
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如此然後求諸四君  
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

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

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

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

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事本末紀

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

可復得矣歲月如流前輩既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

日遠日忘又已如此可勝嘆哉言行錄

右大學一篇經二百有五字傳十章今見於戴氏禮

書而簡編散脫子程子蓋嘗正之熹不自揆竊因其

說復定此本蓋傳之一章釋明明德二章釋新民三

章釋止於至善四章釋本末五章釋致知六章釋誠

意七章釋正心修身八章釋修身齊家九章釋齊家

治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記大學後

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所傳

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則引先聖

之所嘗言者以明之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

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二十一章以下至于

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復推說互相發明以盡所

傳之意者也熹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己意分其章句

如此書中

庸後

印定百五子

卷五子

朱子

二十五

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當於羲皇

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脚跡下盤旋者而與之辨是

亦徒費於辭矣書麻衣  
心易後

詩中月數多用夏正者書金滕秋大熟亦是夏時此

為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

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為不可曉此亦

宜當闕之耳天產地產之說熹所未曉而李君所論

亦未通地上有水恐不若從程傳之說大抵今人讀

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

徒勞苦而少進益也跋李少  
膺勝說

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

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

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跋黃仲本  
朋友說

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

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

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

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

南上人以此卷求余舊詩夜坐為寫此及遠遊秋夜

等篇顧念山林俯仰疇昔為之慨然南詩清麗有餘

格力閒暇絕無蔬筍氣如云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

不寒楊柳風余淡愛之不知世人以為如何也上 跋南

詩  
桌里在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為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跋顏魯公

右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錄也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於

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書臨漳所刊四經後○書

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眾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為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亾而義獨存至毛公乃分眾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詩

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為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

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為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春秋

語氣凌厲筆勢低昂尚有以見其跨越古今斡旋宇

宙之意跋王荆公奏橐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為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驤首而騰赴目

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速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渠不信然跋唐人牧牛圖

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為得至其為文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糊嚮卷睢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為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蘊藏圓熟軟美為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

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

跋余巖起集

自熙豐元祐以來人才政事分爲兩塗是此者非彼鄉左者背右旣不可得而同矣而於其同之中又有異焉則若元祐之朔黨洛黨川黨而熙豐之曾文肅趙清獻張丞相又與章蔡自不同也

題趙清獻事實後

下不欲結怨於百姓則必不肯肆行煩苛爭奪之橫政中不欲得罪於士大夫則必不肯唱爲禁錮忠賢之邪說外不欲失信於夷狄則必不肯妄起開拓燕薊之狂謀而考其平生質厚清約有過人者則又知

其必不肯爲蔡京之淫侈導諛以蠱上心而納之於有過之地也

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而於王子發舍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如何者竊有感焉

跋曾南豐帖

豐帖

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

跋三家禮範

古人之於脉其察之固非一道然今世通行惟寸關尺之法為最要且其說具於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說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為定論蓋嘗細考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跋郭長陽醫書

康節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蹟謹嚴如此豈所謂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耶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

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矣書二程後錄

國朝受命覆冒區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卹疾病癯老之人德至渥矣書廖德明仁壽廬條約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為河圖一至十數者為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

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為洛書矣書河圖洛書後

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自己曾襟流出者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遊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

偶耶跋十帖七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曾

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

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跋韓公與歐陽公帖

米老下蜀江山嘗見數本大略相似當是此老曾中

丘壑最殊勝處時一吐出以寄真賞耳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

學柳下惠之意也跋病翁先生詩

東坡老人英秀後彫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跋東坡竹石

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哆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欲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

夫陳大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

書參同契考異後

予頃年經行順昌懋篋管舖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

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為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篋管壁上詩

題參同契後

退傳精勤小物無有入於無間老監縱橫妙用諸相卽是非相且道二公用處是同是別叔懷於此卷中直下薦得不妨奇特如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

水卽向汝道

跋益公誠齋送甘叔懷詩後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

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書字

雷伏于腹闕其神兮砰然一作萬物皆春兮我觀器

寶懷若人兮劉屏山二琴銘○復齋

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遇險而止寫之冷然者若導其

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蒙齋

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

則我獨與子鈎其淡紫陽琴銘

言思必動思躡過思棄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憲銘

於穆元聖繼天測靈出此謨訓惠我光明含英咀實

百世其承書廚銘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足容必重手容必恭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從事於斯是曰持敬

須臾有間私欲萬端毫釐有差天壤易處於乎小子

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敬齋箴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噓

如春沼魚動極而喻如百蟲蟄氤氳開闔其妙無窮

調息箴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義

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

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原象

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  
乃坤斯母震坎艮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  
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  
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義畫程演周經  
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  
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  
及其貫之萬事一理警學

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  
有惻其隱于以克之四海其準復卦贊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

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六先生畫象贊○濂溪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

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明道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伊川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撥月窟

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節康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

妙契疾書證頑之訓示我廣居橫渠

篤學力行清脩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滾衣大帶  
張拱徐趨遺象凜然可肅薄夫水凍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  
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  
侷侷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  
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張敬夫畫

贊象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  
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  
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

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呂伯恭畫象贊

退然如不勝衣而自勝有以舉烏獲之任言若不出

諸口而衛道有以摧髡衍之鋒程正思畫象贊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

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

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書畫象自警

炯然方寸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聚星亭畫屏贊

青芻黃犢布幃柴車策紀前衛杖謚後趨

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

得見清穆

驟自草萊起分符竹乾坤大德施且不貲螻蟻私情  
報於何所屬歉歲民無艱食謂愚臣職有微勞寵之  
冊府之華畀以近畿之節雖駑馬之十駕後者鞭之  
然鼯鼠之五窟技止此耳浙東到任謝表

矧漳浦之名邦實甌閩之絕徼青衫捧檄昔嘗粗習  
其土風白首分符今庶少安於畹俗漳州到任謝表

立聖政九百五條行堯之道履帝位三十六載薦舜  
于天得聖人時心至愉而形至佚為天子父貴無敵  
而富無倫天申節賀表

接黃帝推筴迎日之統以莫不增過周家定鼎卜年

之期自今其始會慶節賀表

式逢舜朝慶龍樓虹渚之祥仰祝堯年假玉籍金輪

之教大啓天人之會少伸臣子之心注南斗之長生

等西方之無量上千萬歲壽阻趨文石之班同億兆

人心願效華封之祝天申節功德疏

敢奉冰壺言歸貝闕別禱餘潤用弭炎氛卧龍潭送水文

倦鳥依林久絕高飛之意潛魚在沼但知深入之安

與張憲啓

二千石之第循良已預慙於共理八十日而賦歸去

初何俟於終夏與正言啓

年及無聞已負蓬弧之志日臨初度復增莪蔚之悲  
誤辱謙光俯加賁飾謝人投生  
日詩啓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六

子

朱子

著節於熙寧登庸於元祐而幅巾謝事偃仰婆娑於  
紹聖元符之間然則公之所自任於進退出處之間  
者可謂無所苟矣

奉安蘇丞相祠文

昭答如響禱之明日甘澤沛然晝兩宵零岡陵漸潤  
草木蕃滋孰是嘉生而不豐好

廣佑廟謝雨文

六經大訓炳若日星垂世作程靡有終極前遭秦火  
煨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繆遙遙千載莫覺莫悟

惟易一經或嘗正定而熹不敏又嘗考之書詩而得其小序之失參稽本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爲不當引之以冠本經聖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輒加緒正刊刻布流以曉當世工以具告

刊四經告先聖文

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兩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以先師克國公顏氏邠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

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

滄洲告先聖文

乃克紬繹遺文傳之時事撰成行狀一通粗以發明先君立朝議論本末而皇妣德範稟亦以附書將以請銘于故相退傅益國周公庶幾有以闡揚潛懿昭示後來使子子孫孫勸忠勉孝以無忘考妣啓佑

丁寧垂裕永久之意

告考妣文

學承于家行著于鄉乃獻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容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束脩踵門升堂

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簞我瓢  
我糟我糠或漁于溪或圃于岡水鯉鮮腴藥穎豐長  
以是為養胡考寧康以是為樂逍遙相羊祭籍溪胡先生文  
精義造約窟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  
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  
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  
其分則殊體用混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

祭延平李先生文

春山朝榮秋掌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  
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

念昔交情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祭魏元履文

白首斑衣內既歡於榮養朱轡皂蓋外益謹於承宣

祭劉參議文

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為足材高一世而不自以為名  
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為得位高聲重而不自以為榮  
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  
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渟祭汪尚書文

簪纓之鏘然唯子之纍然聲利之囂然唯子之澹然

祭姚式文

公安鸞鵠我性麀麀豈無異同卒莫疵瑕祭劉共父文

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  
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

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

又祭張敬夫文

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喧啾

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鶚

祭鄭自明文

始聽瑩於宵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

辯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

而盤旋

祭陸子壽文

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

宵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



其出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

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為介

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而未肯以自

大也

祭呂伯恭文

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

之詩

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間則其

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

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

祭劉子澄文

肥馬輕裘視猶涕唾遂散其積翩然南歸

祭劉子禮文

鶴鳴子和朋簪四來我時自閩亦云戾止祭南軒墓文

天降生民厥有恒性仁義禮智父子君臣爰及昆弟

夫婦朋友是曰天叙民所秉彝失之毫分穹壤易位

惟帝躬聖誠明自然慈孝于家仁敬于邦友弟刑妻

取人與善從容鉅細各極其極如規之圓如矩之方

使凡天下後世之為人倫者莫不取則靜江府虞帝廟碑

岷嶓既奠江漢滔滔爾職于佚我司其勞曾是弗圖

讒口磬磬載北載南倏貶其袞少傅劉公子羽神道碑

越城之南日活萬夫思樂鏡水有龜有魚天邑巖巖

貴彊屏氣張旌以行孰俾吾貳公顧曰嘻是足與治

于廟于藩姑適吾意姑溪油油惠澤春流鍾陵有莠

則凜其秋我湖空明我竹脩脩我卷而歸其樂休休

大耄之年從容委蛻直學士吳公芾神道碑

不耀其章不劇其方斤斤其容坦坦其行懇懇其言

循循其政直秘閣范公如圭神道碑

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

符也佩服周旋固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

以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屏山先生劉公子翬墓表

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為作招劔之文以祝之其

卒之亂曰寶劔徠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

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蓋如此聘士劉公勉之墓表

芝草生武成廟武學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宰相召長貳而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公指所畫對曰治世何用此為學士黃公中墓誌銘

因山田闢臺館以達于溪上良辰勝日往來兩山之間弦琴觴酒屬客賦詩其樂雖與人同而其習聞先君子之遺風餘韻與夫當世之儒先長者之雅致泯然有以會於其心而適於其身至於不知爵祿之可懷勢利之可悅則人有所不能及也從事郎劉君珩墓誌銘愛民如子馭吏如童僕接寮屬如朋友惜官帑如私

財治公事如家事直閣潘公時墓誌銘

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為當位而詞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為不當位而詞多吉蓋君以剛健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

直學士李公春墓誌銘

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

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苟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

少師張公浚行狀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凝之於秋冬則無以敷榮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乃生物之基也

人主以兼聽為美而存心必本於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

少師陳公俊卿行狀

善為國者賢不以讎而棄愚不以親而用賞不以遠而遺罰不以近而免

近歲宰相罷黜則其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福也

趙王好劍而莊周說以天子之劍楚王好弋而莊辛說以王霸之弋

臣去國九年重入脩門見都下穀賤物平人情安帖惟是士大夫風俗大變向來士夫奔覲拊之門者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七八不復有顧忌矣

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之所同也  
間有軍國機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則用寶行下此所  
以示信而防偽也今乃直以白劄傳旨處分事宜於  
數百里之外則臣不知其可矣

其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蹙沓  
渾浩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人亦少能及之然公  
未嘗以是而自喜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  
書伏而讀之以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  
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  
為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為者既又得

浦城蕭公顛子莊劔浦羅公從彥仲素而與之遊則

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

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

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皇考吏部員外郎朱公行狀

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

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

之大本真在乎是也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

直秘閣朱公行狀

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需一命之祿顧獨奮然出

捐軀命請冒鋒鏑斧質之威以嘗不測之虜而守死  
不屈至于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汙虜僞官爵竟得復  
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凜然雖竹帛所  
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

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  
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  
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  
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  
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  
於其言云

濂溪先生  
事實記

背負匡廬前据彭蠡地勢雄秀甲於東南禹迹所經  
太史所遊有聖賢之遺風下逮東晉陶氏則長沙靖  
節祖孫相望爰及聖朝劉氏則屯田祕丞父子相繼  
皆有德業著在丹青宜其風聲氣俗猶有存者

南康  
榜文

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僂將戶下所有田段  
一例犁翻凍令酥脆至正月以後夏多著遍數節次  
犁耙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滾熟土肉肥厚種禾易長

盛水難乾

勸農  
文一

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  
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

剗取土面草根曝燒灰旋用大糞拌和入種子  
內然後撒種

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趁早栽插莫令遲緩過却時節  
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仔細辨認逐一  
拔出踏在泥裏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屬亦  
須節次芟削取令淨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

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  
務盡地力庶幾青黃未交之際有以接續飲食不至  
飢餓

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柘麻苧婦女勤力

養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即將剪生拳  
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脉全盛自然生葉厚  
大饒蠶有力

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  
若夫農之爲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  
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本軍田地磽傭土  
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戶及時用力以治農事  
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犁種  
蒔既不及時耘耨培糞又不盡力陂塘灌溉之利廢  
而不修桑柘麻苧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營生足食

之計大抵疎略以是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少  
 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傳付之業上虧經常之賦  
 使民至此則長民之吏勸農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責  
 哉當職久在田園習知農事到官日久目覩斯弊恨  
 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兄率其子  
 弟從事於耘鋤耒耜之間使其婦子含哺鼓腹無復  
 飢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聖天子愛養元元夙  
 夜焦勞惻怛之意勸農文二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虜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讎之恥  
 外張震主之威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既死於棘

寺魏公復竄於嶺隅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

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况永嘉號禮義

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除秦檜祠移文

凡州縣守倅皆以勸農為職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

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

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

壽之域勸農文三

南嶽衡山係國家火德興隆之地崇奉之禮極於嚴

肅合行封植以壯形勢近來官司失於守護妄行斫

伐勒本縣巡尉責本寺觀主首標識簽押除溪山人

所不見之處許命依舊開墾種植外山面瞻望所及  
逐年深冬即令寺觀各隨界分多取小木連本栽培  
以時澆灌務令青活庶幾數年之後山勢崇深永爲  
福地

約束榜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己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  
得絜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  
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卽是下愚

答黃直卿書○

以下續集

伯豐不能自立曷嘗見有顏子而爲桓司馬家臣耶  
子約却是著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時魚

多骨金橘太酸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

輅孫不知記得外翁否渠愛壁間獅子今畫一本與  
之可背起與看勿令揉壞却也此是陸探微畫東坡  
集中有贊願他似此獅子奮迅哮吼令百獸腦裂也  
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真偽難卜今却得朝廷如此開  
大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渾殼夾雜之流不須大段比  
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

陳是陸學王是呂學以今觀之王是矮子

觀古人布陳箕張翼舒等說不一似亦與今人不相  
遠但其分合出入奇正相生之變自在主將一時心

術之妙計亦非圖書所能傳耳

答蔡季通書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功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句斷不須起念儘教它是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干我何事耶

通鑑節只名綱目取舉一綱衆目張之義條例亦已定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爲正統方得心安耳

趙忠簡李參政諸公在海上門人親舊歲時問訊不絕如胡澹菴猶日與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掩捕而盡殺之蓋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

量相越其不啻九牛毛既可歎惜又可深爲平生眼不識人之愧也

第二書

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彼之行此而壽考乃喫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耶

蔬食久亦不瘦若不欲食肉醫家多以藥和肉爲丸啖之亦助胃氣既無滋味自無所妨况在禮經自有權制耶

答蔡伯靜書

最是書說未有分付處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

屬祗以疏文爲本若其間有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

明耳

答蔡仲默書

某嘗謂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

到官之後或更有一唐仲友又作如何處置耶只得力辭得罪亦無如之何但兩脚不可過分水嶺一步

耳

答劉晦伯書

向承寄及沙隨古鐵尺置之几上忽然失之不知彼中見有此樣否如有之幸爲別造一枚較令精審勿令一頭長短乃佳仍不必鑿荀勗名字可惡只云溫

公周漢尺可也

一以明田賦之不可不均一以使秉權者知士大夫之不可以美官好語牢籠

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

與田侍郎書

可同天下之憂者如門下亦不過三四人耳今不幾日而風流雲散恍然一夢廢不恤緯每深此懷而生死契濶未暇論也

與章侍郎書

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

劄著痛處亦可笑耳

答羅參議書

己草挂冠之牘開歲即上計較平生己為優幸獨恨

為學不力有愧初心著書未成不無遺憾耳

與趙昌甫書

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

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

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

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

答江隱君書

示喻有科舉之累愚意非科舉之累人人自累耳

答丘

子服書

早晚授業請益隨眾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

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

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

亦錄取歸來

與長子受之書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

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

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

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

深戒

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旣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

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到婺州先討店權歇泊定卽盥櫛具刺去見呂正字初見僂稟某以大人之命遠來親依先生講席之下禮合展拜僂蒙收留伏乞端受僂拜兩拜如未受卽再致懇云未蒙納拜不勝惶恐望先生尊慈特賜容納况某於門下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厚切望垂允又再拜起問寒暄畢又進言某晚學小生久聞先生德義道學之盛今日幸得瞻拜不勝慰幸坐定茶畢再起叙晚學無知大人遣來從學之意竊聞先生

至誠樂育願賜開允使某得早晚親炙不勝幸甚

季札聞歌小雅而識其思而不貳怨而不傷者近世

東坡公讀柳子厚南澗中題乃得其憂中有樂樂中

有憂者而深悲之放翁之詩如此後之君子其必有

以處之矣

跋陸務觀詩

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于東都

此壽皇帝當日之本心也屈己和戎豈其獲已然非

丞相壽春公之深謀壯節猶幾不足以成之

跋魏丞相帖

理有未明則見物而不見理理無不盡則見理而不見物不見理故心爲物蔽而知有不極不見物故知

無所蔽而心得其全答李孝述問目

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豕視庶位甚矣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略開諫耶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而讒諂面諛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為矣反復念此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劉共甫第二書○以下別集

某嘗譬之人子事親之道父母之顏色不和為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耶當詬詈妻孥毆擊僮隸以快己之忿耶此閭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己而後

委也至於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

某至豫章宿上藍寺偶復感此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既所懷

楊丈已趨召否曾在趙子直處喫一呷湯水者都開口不得只有此老尚可極言以冀主之一悟向伯元第四書

山谷語云歸來兮逍遙西江波浪何時平真可以泣鬼神也林井伯書

遡峽定在何日相望益遠非獨吾黨無以慰離索之懷未知世事終何所底止耳病中痊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為

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橐龔舌然曾中猶勃勃不能

已也劉德修第八書

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

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

門塞竇所能避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

聞有毀鄉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巍然當坐

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耶可付一大笑也祝汝玉書

事體已如此捧土以塞孟津恐未必能有益耳劉智夫第八書

八書

附子為近世通用常藥它人服之未見其熱老丈乃

獨覺其偏有所助致生它疾此見平時所養之厚而

所謂無妄之藥者真不可試之驗也程可久第二書

稽古錄溫公所以願忠君父之志屢歷三朝然後成

就其論人君之德有三而材有五者尤為懇切不可

不使聖主聞之鄭尚書書

某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謹用但卜地未

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穩處程允夫第二書

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

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

亦指此而言也第五書

才著意便是正才不著意便是忘

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意而復以傳釋之則其命詞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

孫季和第五書

昨日拜鴻慶勅偶得一絕云舊京原廟久煙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衰易感不覺涕泗之橫集也

劉子澄第三書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自然竊意其智慮之

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

心之助與為多焉

劉共甫第三書

近一二士大夫斥言近習無所隱避上亦嘉納但崇信如初略無變改之効不知又是何人陳此秘計欲以柔道不戰而屈天下忠義之兵彼自為謀則巧矣而為國患日深

第七書

向見濂溪家本畫象服紫當是提憲所借明道廟象服緋但伊川不知所服向來南康只用野服蓋伊川晚年已休致可不用朝服也二先生朝服當時未有履只合用鞞子

廖子晦書

賓主之禮則主人先客祭然後客祭主人食而後客食今既待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而子之於父臣之於君飲食必先品嚐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侍食者於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

向伯元第七書

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

為者

第十四書

寵惠鍊鏡川墨拜領鍊鏡謹置之對坐常以自照如

長者儼然臨之不敢不起敬也

第十第七書

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

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

方耕道書

明道先生記彭中丞語云吾不為它學但自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此言可念也

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因出己意去取諸

家定為一書與向來大學章句相似

林擇之第十四書

近塑得伏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

黃商伯書

新泉之勝聞之爽然自失安得復理杖屨扶此病軀一至其下仰觀俯濯如昔年時或有善畫者得為使畫以來

某謬說不足觀然欲觀之須破開肚腸洗却五辛查  
滓乃能信得及楊伯起書

書來不及菖蒲平安之報何耶吳唐卿書

如一葉五花之讖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

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釋氏論下

今以中春之月祇率典常躬載酒食出郊行田延見

一二父兄同舉此觴勸農文

聞之諸先生皆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

如是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

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深其本與程允夫書  
○以下遺集

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功夫者惟某與陸子

靜二人而已答或人第三書

過州縣市井擇曠僻清淨店舍安泊閉門靜坐不得

出入雖店中亦不必行勿妄與人接博戲之場酒食

之肆皆不可輒入不得妄費錢物買飲食雜物與長子受

書之

吾不孝為先公棄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

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甚有乖戾至今思之常以為

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

可著力處汝輩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臠割之

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穢褻慢以重吾不

孝第二

此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減裂吾甚懼焉既為先公托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有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

樣菜果鮓脯飯茶湯各一器以盡吾寧親事神之意

勿令其有降殺與子書

年來衰病多因飲食過度以致近覺肉多多害尤甚

自丁巳正朝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羹

不得更設肉釘如是菜羹熟水下飯即肉釘不得用

大楪只用采楪大小一般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

一則寬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埜等如有愛親之心

切宜浚體此意與子書

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

掃消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

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親接

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

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童蒙須知

大抵為人先要身體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收

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

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頭巾未冠者摠髻腰謂

以條或帶束腰脚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

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衣服第一

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

落飲食照管勿令污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篋中勿散亂頓放

凡盥面必以巾幌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濕

凡就勞役必去上襲衣服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污

凡日中所著衣服夜卧必更則不藏蚤蝨不卽敝壞

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sub>不</sub>費衣服晏子一

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

最飭身之要毋忽

凡爲人子弟須是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聲

喧闐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

不可妄有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

姑且隱默久却徐徐細意條陳語言步趨第二

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

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踰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

有所喚召却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凡案常令潔淨

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元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抄錄主名及時取還窻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汚墨瘵子弟職灑掃涓潔第三

書几書硯自黥其面此為最不雅潔切宜深戒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

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意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却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污縐摺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為可法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汚手高執筆雙鈎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著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墨嚴正分

明不可潦草

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誤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凡喧鬩鬪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謂如賭博籠養打球踢球放風禽等事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飢不

可闕

雜細事宜第五

凡相揖必折腰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第行則云某姓某丈凡出外及歸必於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凡飲食之

物勿爭較多少美惡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妄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響凡衆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

凡飲酒不可令至醉凡如廁必去上衣下必浣手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凡侍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執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凡危險不可近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凡夜卧必用枕勿以寢衣覆首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於案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槩具矣

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為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

勸學文

物有一節之可取且不為世之所棄可謂人而不如物乎頑如石而有攻玉之用毒如蝮而有和藥之需糞甚穢矣施之發田則五穀賴之以秀實灰既冷矣俾之洗滌則衣裳賴之以精潔食龜之肉甲可遺也南人用之以占年食鵝之肉毛可棄也峒民縫之以

禦臘推而舉之類而推之則天下無棄物矣

不自棄文

五行以性其性五事以形其形五典以教其教五經以學其學有格致體物以律其文章有課式程試以梯其富貴達則以是道為卿為相窮則以是道為師為友

今名卿士大夫之子孫華其身甘其食腴其言傲其物遨遊燕樂不知身之所以耀潤者皆乃祖乃父勤勞刻苦也飲芳泉而不知其源飯香黍而不知其由士焉而學之不及農焉而勞之不堪工焉而巧之不素商焉而資之不給窘之以寒暑艱之以衣食妻垢

其面子覺其形雖殘杯冷炙吃之而不慚穿衣破履服之而無耻黷然而莫振者皆昔日之所為有以致之然也

為人孫者當思祖德之勤勞為人子者當念父功之刻苦孜孜汲汲以成其事兢兢業業以立其志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遷之我獨不移

晨興詣家廟瞻敬朔望薦新俗節則祭以時物祭用分至忌日祭於堂展墓用寒食及十月朔時祭畢合族飲福朔望昆弟會食謀家事娶婦嫁女給聘奩物生子給羊酒賓客慶弔送終歲終會計

宗法  
條目

有公家之政有私家之政士君子修一家之政非求富益之也植德而已爾積善而已爾父子欲其孝慈兄弟欲其友恭夫婦欲其敬順宗族欲其和睦門閭欲其清白帷薄欲其潔修男子欲其知書女子欲其習業姻聯欲其擇偶婚嫁欲其及時祭祀欲其豐潔用度欲其儉節墳墓欲其有守鄉井欲其重遷先業欲其不壞農桑欲其知務賦稅欲其及期私負欲其知償私恩欲其知報私怒欲其不逞私忿欲其不蓄親戚欲其往來賓客欲其延接里閭欲其相歡故舊欲其相親交遊欲其必擇行止欲其必謹事上欲其

無諂待下欲其無傲公門欲其無擾訟庭欲其勿臨  
非法欲其勿爲危事欲其勿與官長欲其必敬桑梓  
欲其必恭有無欲其相通凶荒欲其相濟患難欲其  
相恤疾病欲其相扶喪葬欲其相哀喜慶欲其相賀  
臨財欲其勿苟見利欲其勿爭交易欲其廉平施與  
欲其均一吉凶欲其知變憂樂欲其知時內外欲其  
相諧忿恚欲其含忍過惡欲其隱諱嫌疑欲其知避  
醜穢欲其不談奴婢欲其整齊出納欲其明白戲玩  
欲其有節飲食欲其不亂服飾欲其無侈器用欲其  
無華廬舍欲其葺修庭宇欲其灑掃文籍欲其無毀

門壁欲其勿污鞭笞欲其勿苛賞罰欲其必當如是  
而行之則家政修明內外無怨上下降祥子孫吉昌  
移之於官則一官之政修移之於國與天下則國與

天下之政理

家政

父之所貴者慈也子之所貴者孝也君之所貴者仁  
也臣之所貴者忠也兄之所貴者愛也弟之所貴者  
敬也夫之所貴者和也婦之所貴者柔也事師長貴  
乎禮也交朋友貴乎信也見老者敬之見幼者愛之  
有德者年雖下於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雖高於我  
我必遠之慎勿談人之短切勿矜己之長讎者以義

解之怨者以直報之人有小過含容而忍之人有大過以理而責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人有惡則掩之人有善則揚之處公無私讎治家無私法勿損人而利己勿妬賢而嫉能勿逞忿而報橫逆勿非理而害物命見不義之財勿取遇合義之事則從詩書不可不學禮義不可不知子孫不可不教婢僕不可不恤守我之分者理也聽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於身體飲食之於口腹不可一日無也家訓黎明卽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旣昏偃息關鎖門

戶必親自檢點家語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粒恆念物力維艱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逾珍羞勿營華屋勿謀良田

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莫貪意外之財莫飲過量之酒

嫁女擇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計厚奩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毋恃勢力而凌逼孤寡毋貪口腹而恣殺牲禽

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愬當忍耐三思因事相爭

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暗想  
施惠毋念受恩莫忘

為善必求人見不是真善為惡惟恐人知乃是大惡  
家門和順雖饗飧不繼自有餘權國課密完即囊橐  
無餘自得至樂

讀書志在聖賢為官心存君國

以至無為宗以天地文理為數謂天下之故皆自無  
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宇宙在手矣筌之言曰  
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道者神仙抱一法者  
富國安民術者強兵戰勝而不知其不相離也一句

一義三者未嘗不備道者得其道法者得其法術者

得其術三之則悖矣陰符經考異序

是果然也則此書為郢書吾說為燕說矣

東見錄中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  
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  
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  
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書太

極圖解後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

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書藏書閣東楹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

陸宣公

御定四部全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十三

戊午課程日表

陸 宣 公 凡 集

四月十二日  
批圈第一卷至三卷  
制誥九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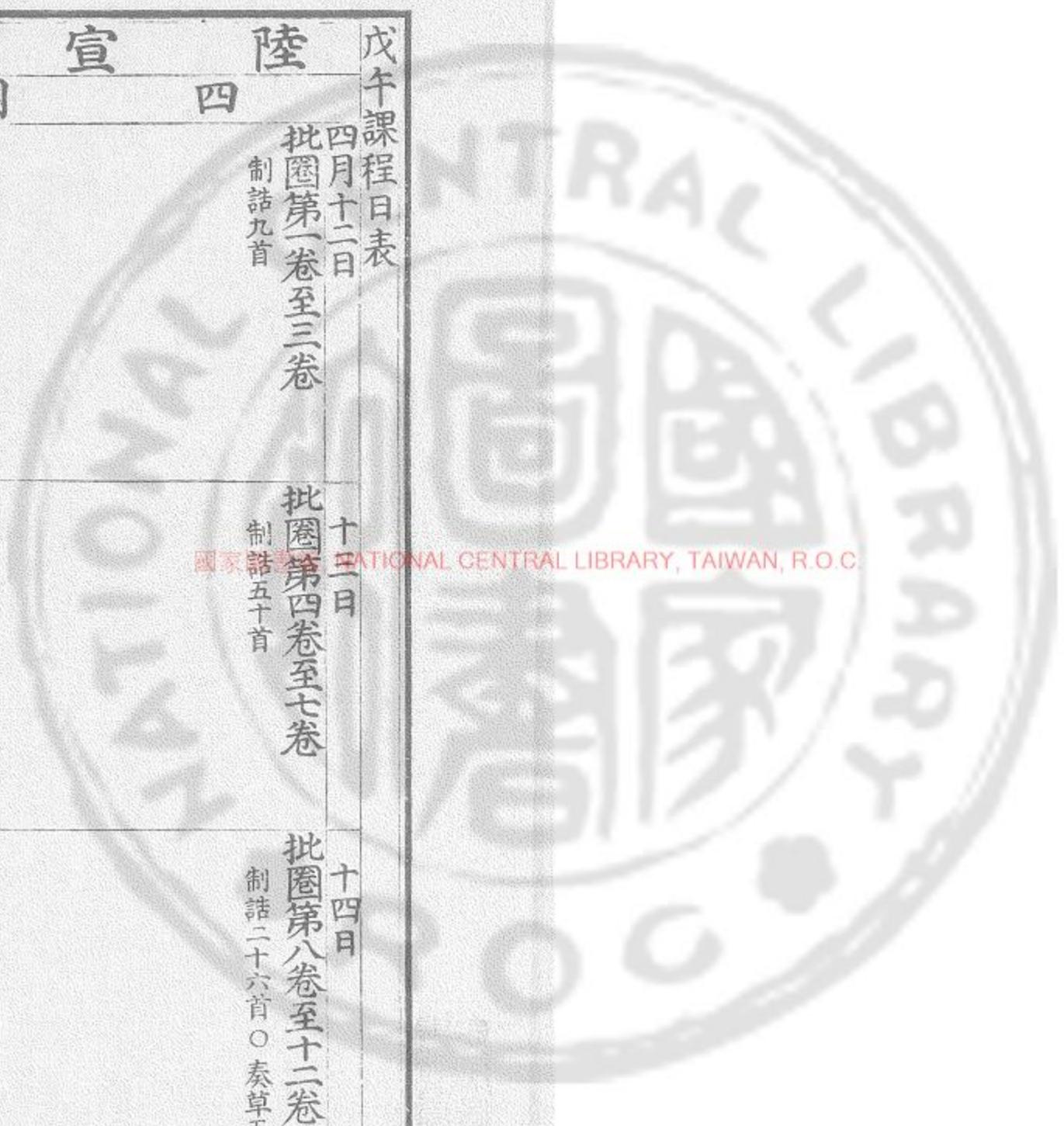
十五日  
批圈第十三卷至十六卷  
奏草二十七首

十三日  
批圈第四卷至七卷  
制誥五十首

十六日  
批圈第十七卷至十九卷  
中書奏議十二首

十四日  
批圈第八卷至十二卷  
制誥二十六首○奏草五首

十七日  
批圈第二十卷至二十二卷  
中書奏議十七首



批

十

十八日  
抄圈繕寫 較閱

十九日  
抄圈較閱

二十日  
陸稿手圈成 閱

圈

日

二十一日  
更閱

較

閱

御定四部手圈

正宗大王御製陸稿手圈義例

下示校正  
諸學士

奏議必推西京而劉向偏於星歷揚雄近於縱衡孔  
光婉谷永嫩徐嚴乘壽弘偃之徒驕而誕汗漫而支  
離於唐得一陸宣公而可以為法於公車綢繆帳宸  
出入戎馬指劃利病之源毫分得失之門勤勤懇懇  
明白剴直雖麤將悍卒莫不誦傳而流涕况忠志之  
士乎世以不用宣公尤德宗而予以為不用而止終  
不加之郵者後世人主有不及德宗者切愛其奏狀  
反復輪閱約而節之為陸奏約選仍批圈於全稿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符及音三  
爲手圈覽此者不以宣公之不用爲戒而戒不言言  
而戒不如宣公之志則是予所以曠千載相感而費  
鉛槧之工者也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七

集

陸宣公

重熙積慶垂二百季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  
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垂于後

改元大赦制

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

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  
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  
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

邁種寬大之德累蠲苛酷之令蓋仁之所積者厚故

澤之所流者深還京大赦制

王者體元立極欽若乎天地纂業承統嚴奉于祖宗  
用能百神允諧兆庶永賴貞元改元大赦制

卜其吉日俯在上春齊心永懷坐以待曙

玄陰已謝春日載陽句萌畢伸幽蟄咸震思與海內  
同心自新發號夏元用符天意

將使里閭無愁苦之聲風俗興廉讓之教得不慎東  
髦彥寄之化源

君天下者受命于天地繼業于祖宗致其誠心惟敬  
與孝冬至大禮大赦制

參袞職者其德崇授旄節者其功大方鎮乃國之垣  
翰禁衛實予之爪牙

致理之本在乎審官審官之由資乎選士將務選士  
之道必精養士之方魏晉已還澆風未革國庠鄉校  
唯尚浮華選部禮闈不稽實行學非爲己官必徇人  
法且非精弊將安救

自今百姓有墾闢田疇加於常歲者所加之地不得  
輒徵租稅刺史令長考課亦以本界墾田多少爲殿  
最

補過實在於增修救患莫如於息費

小大之務曷嘗不勤芻蕘之言亦莫不敬慮每存於  
致理志常在於恤人中宵屢興終食累歎一事乖張  
怒焉疚懷一夫罹殃惻若傷體思與海內同臻大和

又冬至大禮大赦制

視聽有極思慮難周况乎長自深宮安於近習損益  
之理寧免過差幽遠之情固多未達由是兢兢砥礪  
悔往修來燭理所患於不明推心庶幾於無負  
五稼屢豐四鄙不擾方鎮輯睦干戈底寧邊壘繕完  
殊方款附協天地會昌之運實宗社無疆之休慶旣  
荷於玄功禮有昭於大報矧惟霜露之感永切孝思

禋燎之儀每勤精意將申誠敬其在躬親是與公卿  
大夫虔奉犧牲圭璧陳其文物薦其馨香類秩於泰  
壇朝享于清廟率職來助萬邦攸同備物致嚴百禮  
具舉誠慕獲展神人允諧明發永懷慶感斯集  
立人之道惟孝與忠孝莫大於榮親忠莫先於竭節  
佐運之臣納忠之輔功旣存於社稷慶空及於子孫  
故周錫田土漢傳帶礪  
書敘明目達聰垂拱而理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舍己從人故能通天下之志棄瑕錄用故能盡天下  
之才

自昔哲王以道化下不竭物以充欲不勞人以樹威  
億兆之心如戴父母兵革不試四方來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

諭准西詔

致理之本必在於親人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  
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于朝得失之間

所係甚大優恤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

為君者必擇人而官為臣者罔擇官而處弛張繫於  
理不繫於時升降在乎人不在乎位朕方抑浮華以  
敦教稽言行以進人非次之恩以待能者彰善黜惡  
期於必行凡百君子各宜自勉

工徒造舟縣人葺路靡幼靡耄莫獲寧居而又齎負

糗糧供備頓舍涉于千里飫我六師優復興元府及洋鳳州百姓詔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材利與人共之王道寢微

強霸爭驚於是設祈望之守興權管之法以佐兵賦

以寬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澤歷代遵用遂為典常

議減鹽價詔

服干櫓者農耕盡廢居里閭者杼軸其空革車方殷  
軍食屢調人多轉徙田畝汙萊

春陽布和萬物暢茂實兆庶樂生之日農夫致力之

時賜百姓種子賑給貧人詔

崇德廣化澤浸生人時洽和平俗登富教鰥寡孤獨咸得其所鳥獸魚鼈亦因不寧凡今有生實賴亭育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古公避狄兆永祚於岐下高帝徙蜀建雄圖於漢中

王蹟所興子孫是奉

改梁州為興元府升洋州為望州詔

古者天子省方則問耆季卹百姓以頒慶賜以茂勳勞用弘布澤之恩式慰來蘇之望

訪其所安察其所弊淹滯必達冤濫必申無憚幽遠而不被無略細微而不恤洎乎編氓比屋咸若

宣慰諸道

詔

京輦之下杼軸亦空環列之中遣戍殆盡略內以勤

遠居安而忘危

收復京師宣慰將吏百姓詔

埽氛沴而闢閭闔翦鯨鯢以清郊原函夏載寧室家

相慶

自昔勞師靡有不悔以虞舜之聖屈於苗人漢武之

強弊於戎虜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

三公之職論道經邦序五行之和任百事之理歷代

崇重不常厥官天祚皇家茂生才傑比義齊列同寅

協恭以德允台階之望以勳當并賦之賜聿應竝命

式副具瞻

授王武俊等官封并招諭朱滔詔

仗大義而萬眾叶心體至公而千里同契合軍於呼  
吸之際決策於指揮之間

善莫大於改過德莫盛於好生

既省己以知非亦欲人之遷善招諭淮西將吏詔

憂四鄙之不寧懼一物之失所降心以懷戎狄期息

征徭極慮以綏烝黎冀遂安輯募靈武鎮守人詔

乾坤合德聖人則之惟帝承天惟后配帝嗣續百代

母臨萬邦位定于中而尊加于外德修諸己而化被

於人御於家邦所繫斯在冊淑妃王氏為皇后文

含章在中發秀于外卓爾風操穆然容輝周旋中規

進退有度仁愛共儉稟于生知詩書禮樂成自師氏

往居桂苑淑問已彰洎奉椒塗謙光載路言無伐善

志在匿瑕柔嘉自持喜愠莫見六宮攸序九族以親

永念頃筐之志且懷求劍之情崇位長秋永懷盛典

風美關雎之化雅詠思齊之德

春秋書築館之儀易象著歸妹之吉冊嘉誠公主文

禮以大婚崇繼嗣本人倫之教詩言淑女配君子繫

王化之綱冊杞王妃文

明章婦順虔奉姆儀克茂鵲巢之規叶宣麟趾之美

德配乾坤智侔造化拯萬類於昏墊分九州於洪波

經啓之功于今是賴祭大禹廟文

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啓之征作周文

之罰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季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

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策問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

七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烝黎無安居之志賦入

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

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

文而有據

俟轉糧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撓而

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

浩然罔知攸濟

思與賢士大夫共康理道虛襟以佇側席以求而羣

議紛然所見異指或牽古義而不變或趨時會而不

經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施之於時孰爲先後考之於道何者淺深

工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而

不試以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

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然自異有教無

類豈虛言哉

王鄭識理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精必究用沃  
虛懷

居則足食動則足兵兵足則威食足則固威則暴亂

息固則教化行策問識洞韜略  
堪任將帥科

選士廢射御之儀教人無蒐狩之禮即戎者不知其  
稼穡力本者罕習于干戈

異文武之人分農戰之道守則乏食征則鮮兵歷茲

千季竟莫能復抑知者蓋寡將行之惟艱歟

欲使軍人悅歸於耜耒儒者兼達於韜鈴田萊盡耕  
攻取必勝誘人孔易其術安施王者之師本於立德

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以信成奇以詐勝理有違反  
將何適從

雲雷構屯寓縣興難非山岳降神不生良弼非股肱

叶契不集大勳故高宗得傳說中興殷邦宣王任吉

甫重光周道李晟司徒兼  
中書令制

熙庶績而翼宣九歌擾兆人而敬敷五教用疇并賦

貽厥子孫

調陰陽以成歲功贊化育而熙帝載若金用礪其弼

予違如旱為霖允從人望蕭復等平  
章事制

兩漢致理由乎審官多以牧宰高第入居台輔黃霸

自潁川而次遷丞相卓茂由密令而超拜三公蓋以爲國本於親人舉賢先於稱職旌能勸善風化大端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簡廉以肅吏慈惠以愛人明以照姦和以定衆去若始至久而見思

以爾循良之化佐予綏兆人以爾經綸之才佐予熙庶績仍資威重兼領藩維式慰甘棠之思且繼緇衣之美

鑒有所不至慮有所不周予深浩然若涉淡水思所以匡我致理助我官人宣其澤而四方以寧執其要

而百工式敘允是大任其惟輔臣夢想勞懷敷求俊

又察言而觀行因事以考能周行之中乃得良弼劉滋

等平章事制

修己以立自明而誠體賢人可大之規用君子時中之道

忠所貴乎竭誠善莫大於改過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

擢升袞司載董戎翰元成嗣台輔之業亞夫繼社稷

之勳

通兆庶之情以佐天子秉家邦之慶以臨諸侯韓滉檢校

左僕射平章事制

文行忠信備修身之道勤儉貞固有成務之才累夏  
委遇多處繁重一心奉職終始不渝內告謀猷以匡  
時化外持憲法以一人心

立國之本所繫於元良弘教之方必由於端士李勉太子

制太師

君之任臣有優賢賜告之義臣之事君有量力知止

之道故能進退以禮終始可勝姜公輔左庶子制

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賈耽東都留守制

悅李廣之風人皆自便懷羊祜之德敵不敢侵

弘九合之功決百勝之略非慎東不可以濟事非僉

屬不可以臨人集大勳者必舉於宏綱體至公者無

避於內舉普王兵馬都元帥制

祖宗垂化紹統功德繼茂威加殊俗惠洽普天海隅

蒼生代受亭育躋之於福壽煦之以仁和源廣流長

慶深祚遠曆數有嗣纘于朕躬兢兢業業懼不負荷

虔恭寅畏歲五周星循列聖之耿光稽上古之謨訓

一物失所是用疚心萬方有罪每懷咎己懸法皆考

於天則舉事必酌於人謀

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修

於是有舞干之義諭以遷善於是有文告之辭若猶

不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已哉

馬燧  
渾瑊副元帥  
招討河中制

常持至公深識大體感激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

允諧

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故方

岳克寧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

李晟  
鳳翔隴西節度兼涇

原副元帥制

誓羣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板蕩之中氣凌風雲

誠動天地一鼓而兇徒懾北再駕而都邑廓清師皆

如歸人不知戰

論道經邦允歸碩望建牙統衆必藉雄才中外具瞻

安危注意今以二柄付之元臣

劉洽  
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博厚足以容衆和易足以長人純孝榮親盡忠事國

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弘其道則文武齊致教其人則

農戰兼務

渾瑊  
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淮海奧區一方都會兼水陸漕輓之利有澤漁山伐

之饒俗具五方地縣千里聿求良牧豈易其才

杜亞  
淮南

節度使制

爲理敦教化之本立言參禮法之中道無緇磷行有

枝葉回翔省闈表彌綸獻納之勤踐歷方州著清淨

循良之稱

休有令問輝映朝列

近甸無虞則但廉風俗邊陲式遏則兼假旌旄唐朝臣振

武節度論惟明  
鄜坊觀察使制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漢官以牧守之最擢拜

公卿其在匡時中外同體韓滉加檢校  
右僕射制

持至公以檢下強禦必繩秉大節以事君險艱無易

列爵以旌德胙土以報功國有彝章是用褒勸馬燧等實

封制

食貨所資邦家大本總領之重必推元臣故周以冢

宰制國用漢以丞相調軍食官給人足謂之善經韓滉

度支鹽鐵  
轉運使制

行止兩全必惟明哲致其用以匡國敦乎道以保身

周旋令名始終不替斯賢者之極致而行之實難李叔

明右僕  
射制

雖史魚之陳尸納諫吳漢之在疚獻謀比方於此不

足多尚李澄贈  
司空制

鄭武公父子繼為周司徒內居股肱外作藩翰詩美

緇衣之德傳稱夾輔之勳我懷斯人今得良弼李納檢校

司空制

王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失於

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

賜李納等  
鐵券文

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  
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  
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  
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  
而不能自止

論兩河及淮  
西利害狀

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  
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  
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

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

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  
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  
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

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千百  
相從是皆率伍庸流鬪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  
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踔距踊之能其約從締交則  
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  
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陞  
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

御覽卷三十一 卷二十一  
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

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蹙拔矣師興三季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

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

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

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

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

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

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初亦將防患於未然

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

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

論關中  
事空狀

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強失之必弱是則  
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  
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  
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  
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  
啓禍之門也

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  
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  
指者臂大於指故也

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

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  
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  
則悅近以來遠也

追鑑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  
權以固國

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  
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

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  
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

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  
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  
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  
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廩牧不殊財用之在  
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

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  
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  
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論敘遷幸  
之由狀

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  
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捶市井

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

聚斂之法穀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  
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惑又甚  
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  
囂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

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  
疑似之間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  
未必然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  
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

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春秋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也

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儉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

諫諍之門焉埽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

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

論當今切務狀

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

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

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樛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藉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

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浚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

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褻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

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稷爲訢合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

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

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

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

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

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卽君道水卽人情

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

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

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

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  
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  
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  
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  
考得失於已行之跡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  
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  
而象之敬而畏之

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

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  
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務聖功被於九歌

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

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  
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  
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

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少有頗失隨即箴規  
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  
闕事人樂輸誠

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  
十季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  
稍衰侈心一萌邪道并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

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

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望

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儉容避罪之態生

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

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請數對羣臣許令論事狀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

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為矯

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

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

一不誠則心莫之係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

海禽至微猶識情偽含靈之類固必難誣

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益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

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

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

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

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

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

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

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

臣旣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

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

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

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

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

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

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

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

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

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慙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

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

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  
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  
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愎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  
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  
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  
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  
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  
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  
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  
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

垂旒於前黠纒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  
非也

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  
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  
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誦木陳  
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  
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  
於亢下不至於窮

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  
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

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  
謂深察爲照物之明

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  
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  
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  
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水  
鏡之設無意於妍媸而妍媸自彰莫得而怨也  
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  
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  
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

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  
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  
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  
其過爲明

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  
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洩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  
皆爲盛德

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  
名君亦得採納之名

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

下之不聞

言或乖空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

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

重論尊號狀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尙自菲薄降號爲王

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

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

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于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己也

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

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

以常語諭論救書  
事條狀

古人所謂割髮空及膚翦爪空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

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以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

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

形於事人或未諭而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

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

貴近則功不遺論擬與翰林  
學士改轉狀

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

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請罷  
瓊林

大盈二  
庫狀

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

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

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

之不爲費

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  
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  
夫之藏

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  
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  
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

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  
蓋爲人與爲己殊也

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

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

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焚網乘輿有舊  
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

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

奏李建徽  
等兵馬狀

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  
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  
徐而疾則漏策

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

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艱危而不思出  
險者必無久安

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

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薰蕕無辨涇渭

不分

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

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

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

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

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

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

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

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

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

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

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

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論解姜公輔狀

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

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

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空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

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

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

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

德廣

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

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及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

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

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

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純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

又答論姜公輔狀

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

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為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

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

請優獎曲環所領將

狀士

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

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

論解蕭復狀

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

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

細

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

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

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  
黻纒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  
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  
德也

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  
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  
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  
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  
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

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  
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  
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  
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讐有矣  
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  
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  
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  
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勳  
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于攻討

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  
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

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

敘忠良見忌之寃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

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

不可以小失為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

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

之望

賀吐蕃抽軍迴歸狀

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

俾專斷也

請許渾瑊等兵馬自取機便狀

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

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

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潔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惟在所馭朝稱凶悖夕謂忠純始為

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  
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  
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  
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請撫循李楚琳狀  
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昵  
之謗怨不在大覺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  
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  
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  
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

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  
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  
揚

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論取散失內人狀

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  
歸德

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  
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  
難久

綏輯烝黎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

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

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

褒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峯澍流巨石崩奔訇殷相繼溪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遏

鑿駕將還論發日狀

萬乘時行千官景從

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

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

請釋趙貴

先罪狀

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

論替

換李楚琳狀

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

安敢薑介復勞誅鉏

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

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

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

收河中後  
講罷兵狀

齋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

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  
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  
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  
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獻敵  
誠之動物乃至斯

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  
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

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廢牧以張武算斂周於  
萬類徵徭被於八荒

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  
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  
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  
之術

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  
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  
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  
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

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  
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  
合符

引衆隱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

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  
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  
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  
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  
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  
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

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

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

沈退之士莫升

請許臺省長官  
舉薦屬吏狀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  
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

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  
而成其美

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  
可不考之於實

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

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

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

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寃

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

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涇涇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

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

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

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考精在於按名責實

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

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

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

之惡小人

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

相媚請宣撫諸道  
遭水州縣狀

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鑑照無不均也

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

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論淮西水  
損處遣宣

慰使狀

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

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義何由通謝密旨因論  
所宣事狀

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眾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

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辯

而讒間之道行

聽訟辯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

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淡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受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

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淡累

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

每發德音數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

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

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

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釁

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為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

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于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

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

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論市舶中使狀

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

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為出司徒掌

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

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

繫財物之盈虛論除衰延齡度支使狀

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

屯田請減水運收脚價儲蓄軍糧狀

犯雪霜皸瘵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

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

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

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

守之有恆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

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

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

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隲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

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

論緣邊守備狀

尊卽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

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

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

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

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久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

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尢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此戎狄之所長也

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

以安戎心

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

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

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

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

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

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

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

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

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鬥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

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闐在於反掌之內是猶

臂之使指心之制形

勇廢爲寇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

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邑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

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

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

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閩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剋敵成功者也

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

之淡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

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愆忿於彝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請不簿錄賣參莊宅狀

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

力而加重負猶懼蹶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

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

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澶殷如長城不震不聳

烝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

論折稅市草狀

官自置場要優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優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賃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

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為程

再奏量移官狀

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

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

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恆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三進量移

官狀

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為喻

請邊城貯備米粟狀

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眯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黽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蠹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論

延齡書

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掎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摠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

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僇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

以勅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

摠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

國之府庫用實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

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

移東就西優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

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摠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

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

濟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

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

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効焉必有甚者

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

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

上虧大猷下扇流俗包休禮義之府蟻汙清明之朝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

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

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

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

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

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颯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惟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

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効也

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于困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

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回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

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非金礪相須不爲是恥過作非不足戒捨己從人不足稱

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旣若又阻抑誰當貢誠

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沈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

喪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

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

聖人之於愛才不唯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

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  
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  
養賢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  
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汙泥疏濬則  
川沼論朝官闕員及  
刺史等改轉狀

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  
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  
良核實之能  
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  
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

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  
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  
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

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  
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  
覈而懸信

大道每墮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

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  
之別

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

珠玉不以取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  
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  
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

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  
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  
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  
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  
愜可者未必忠

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  
不能無謬

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  
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

巧梓順輪栝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  
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

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  
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

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  
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  
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  
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

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

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

不責人以朝夕之効不計事於尺寸之差

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爲九卿從九卿即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

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

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

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

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

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摘瑕爲選士之要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

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條

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

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

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

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

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

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夏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

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

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

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

以人爲本以財爲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

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

有則不貢

第二條

水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惟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

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

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恆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恆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

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其一其

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

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恆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

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

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綈屨革舄却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屢賜田租以厚烝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犗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廛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於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

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

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

第三條

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

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

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

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

第四條

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

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

食之哉

第五條

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

災沴之前

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

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

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

所糴少多與年上下準平穀價恆使得中每遇災荒卽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

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

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

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第六條

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

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

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

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

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

韓昌黎

柳柳州

御定四部

全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二十一

丁巳課程日表

十月十八日

十月初一日

批昌黎第一卷

表四百○狀五首○書三十首

初二日

批高黎第二第三卷

書十三首○啓狀三首○序三十首○記九首○傳三首○原五首○論二首○議三首○辨一首○解三首○說五首○頌二首○雜著十一首○碑十七首

初三日

批昌黎第四卷

墓誌銘三十二首○墓碣三首○哀辭一首○祭文五首○行狀一首

初四日

批老泉第一卷

上書一首○狀一首○書十二首○論十三首

初五日

批老泉第二卷

論四首○權書十首○衡論十首○記四首○說二首○引二首○序一首

初六日

批南豐第一卷

疏二首○劄三首○狀一首○書五首

初七日

批南豐第一卷

書十首○序二十首

初八日

批南豐第二卷

序十一首○記十七首

初九日

批南豐第二卷

記十首○傳一首○論一首○議四首○雜著一首○哀辭一首

初十日

批東坡第一卷

制策二首○上書七首

十一日

批東坡第二卷

劄十四首○狀十二首○表十三首○啓十四首

十二日

批東坡第三卷

書二十二首○論二十六首



家

文

一 日 十

二十日

批東坡第四卷

論二十四首○試論十首  
○論解十首○榮五首

二十一日

批東坡第五卷

榮二十首○序八首○傳  
二首○記十二首

二十二日

批東坡第六卷

記十四首○碑六首○銘  
七首○贊七首○頌一首  
○說二首○賦二首○祭  
文二首○雜著九首

二十三日

批臨川第一第二卷

上書一首○劄四首○疏  
二首○狀一首○表三十  
四首○序十二首○書三十  
五首○序十二首○記二  
十二首

二十四日

批臨川第三第四卷

論十二首○原二首○說  
二首○雜著九首○碑五  
首○行狀三首○墓誌銘  
四十九首○墓表六首○  
祭文十首

二十五日

批柳州第一卷

書二十八首○啓五首

二十六日

批柳州第二卷

序十三首○傳四首○記  
二十八首○論四首○議  
二首○辨九首

二十七日

批柳州第三卷

說五首○贊一首○雜著  
十二首○碑銘十一首○  
墓版一首○碣三首○誄  
一首○墓表一首○狀一  
首○祭文二首

二十八日

批廬陵第一卷

上書四首○疏二首○劄  
十六首

十一月初一日

批廬陵第二卷

劉十九首○狀十八首

初二日

批廬陵第三卷

表十八首○啓四首○書  
二十五首

初三日

批廬陵第四卷

論十五首○史論二十首

批廬陵第一第二卷

批廬陵第三第四卷

批老泉第一第二卷

批

一 月 凡 二

初四日

批廬陵第五第六卷

序三十一首○傳二首○  
記二十五首○碑銘十首  
○墓誌銘四首

初五日

批廬陵第七卷

墓誌銘二十三首

初七日

批廬陵第八卷

墓誌銘十首○墓表十二  
首○祭文九首○行狀二  
首○頌二首○賦二首○  
辨一首○雜著七首

初八日

批廬陵第九卷

五代史記三首○傳六首

批廬陵第十卷

初九日

批廬陵第十卷

五代史傳二十五首

初十日

批廬陵第十卷

五代史傳三十七首

批廬陵第十二卷

五代史傳十八首○論二  
首○世家五首

十三日

批廬陵第十三卷

五代史附錄一首○新唐  
書志論九首

批廬陵第一第二卷

初九日

批廬陵第一卷

上書三首○劄十首○狀  
六首

十五日

批廬陵第二第三卷

書六首○啓三首○論四  
十六首○古史論二十五  
首○論十一首○榮十五  
首

十六日

批廬陵第四卷

榮十首○序五首○引一  
首○傳一首○記十二首  
○說三首○贊一首○辭  
一首○賦一首○祭文二  
首○雜著三首

十七日

批廬陵第四卷

批廬陵第十三卷

批廬陵第一卷

批廬陵第二第三卷

校 日	二十八日 八家手圈成	二十四日 校老泉	十九日 選昌黎 柳州 臨川 廬陵	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校廬陵
	初七日至十八日	二十五日 校東坡	十九日 選老泉 東坡 穎濱 南豐 校昌黎 柳州	二十日 校臨川
	十九日至二十四日	二十六日 校穎濱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	二十七 校南豐		

八家手十二月 凡二 閱  
閱批圈十一日 閱

批 圈

御定四部手圈

正宗大王御製八家手圈義例下示校正 諸學士

唐宋八子者文章之淵府也流西京之愷悌蕩南朝  
 之脂韋鉅細洪纖各臻其妙竊嘗譬之古人焉昌黎  
 如管子治國先實其倉廩次鍊其甲兵既庶既彊取  
 之無禁柳州臨川如張湯按獄吏虎而冠刻核以為  
 治綜明以為名廬陵如羊叔子之在荊州輕裘緩帶  
 登山臨水其遺風餘烈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蘇氏三  
 父子老如莊生說劍光怪百出長如韓信耀兵左絳  
 灌而右樊彭發號出令變化不窮少如桓榮稽古陳

御定四部全書  
車馬印綬以誇羣子弟南豐如卓茂行已在清濁之間摠而論之雖霸而不王張湯以下一切俯首於管夷吾審矣就八家既選百篇若其神彩精英散寓於文字之中者攬而收之莫要於手圈而世道污隆卜之文體苟欲鼓委靡之氣洗嚙啁之音捨八子奚以哉嘗一臠而知全鼎者百選也閱五圭而識大璋者手圈也世之學文章者於此乎咀嚙其華實而駸駸然至於瓊琚韶濩之美則予所蘄也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八

集

韓昌黎

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

進撰平淮西碑表

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常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爲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詞學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

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遊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爲之以塞詔旨

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

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論佛骨表

論述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

無虧

潮州刺史謝上表

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

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

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

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己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

論捕賊行賞表

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

復讎狀

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

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

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  
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論今年  
權停舉

選狀

凡執事之擇於愈者必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  
其所取也猶在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  
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  
常亦不廢事上張僕  
射書

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  
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  
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

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  
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  
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

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  
於己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  
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

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礮  
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  
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  
織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

通達

上李侍郎書

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携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

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燁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

上于相公書

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

而且噩噩也

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

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

上宰相書

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獲狄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

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  
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裁裁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

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

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

九日復上書

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

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向無

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與孟尚書書

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

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

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

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獷獺之笑

者蓋十八九矣應科目時與人書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

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

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

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與于襄書

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

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

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為人求薦書

無所能人乃宜以旨廢有所能人雖旨當廢於俗輩

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

萬不旨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

計其旨與不旨也當今旨于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

旨於目爾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

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與孟東野書

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肉也豈聞有不嗜者哉與崔羣書

近者九衰憊左車第二身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

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與衛中行書

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與李拾遺書

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與馮宿論文書

名之所存諉之所歸也答劉正夫書

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答李翊書

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曼曼乎其難哉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

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

答張籍書

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用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

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用也

答崔立之書

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

答陳商書

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

答李秀才書

本濩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

答尉遲生書

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

送鄭尚書序

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

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

送許鄧州序

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

送崔復州序

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

送李端  
公序

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

送殷

員外  
序

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

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

送楊少尹序

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

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霜雪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送

從事序

先生居嵩邱漣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送石處士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吾所謂空非無馬

也無良馬也

送溫處士序

東都士大夫之冀北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以溫生爲才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

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

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

鳴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送孟東野序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送董邵南序

爲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方可以出而仕矣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送王秀序

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

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送區冊序

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

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送李愿歸盤谷序

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

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

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  
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  
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  
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  
州在嶺之上

送廖道士序

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窟氣之所窟盛而不過必蜿  
蟪扶輿磅礴而鬱積

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  
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

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  
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  
行而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麾之在  
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

送文暢師序

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  
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  
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  
其說而請之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

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

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浚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

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

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送高閑上人序

張旭善草書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太學聽彈

琴詩序

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

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

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  
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  
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

荆潭唱和詩序

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  
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  
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

韋侍講盛山詩序

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  
胸臆也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

得於湖山千里之外

新修滕王閣記

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  
尾雁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  
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諺數慢必  
曰丞丞之設豈端使然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

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瀼瀼  
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  
對曰余方有公事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凡人之事三十有二馬之

事二十有七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簞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畫記

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汙汙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社

汴州水門記

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億心罷精磨以歲月及教

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

鄆州谿堂詩記

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駸駸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旣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誦律

谿有蒼菰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戮遺此邦是麻

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吾不敢一日捨鏹以嬉夫鏹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

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

心者使人亦其宜也承福傳

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

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穎

傳

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又呼為中書君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

虛位原道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

曰天小者非天小也

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

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

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

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

不窮且盜也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

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

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

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

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原毀

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原人

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

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

省試不貳過論

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

臣爭

論

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為樂哉

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

改葬服議

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

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

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蘆之類是也辯諱

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

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進學解

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

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

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窺姚姒

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  
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  
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暫爲御史遂竄南夷  
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  
頭童齒豁竟死何裨

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榼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  
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  
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  
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

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

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

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獲麟

火洩於密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

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擇言

水發於溪而爲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

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爲患矣

言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

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爲禍矣

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為慎而甚於水火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說師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

龍嘘氣成雲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雜說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

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

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

有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  
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  
不知馬也

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萃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  
不足爲容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  
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若伯夷者特立獨  
行竊天地巨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  
子接跡於後世伯夷頌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

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  
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

首尾

張中丞傳後敘

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  
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強畱之具食與樂延  
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  
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  
漓以示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  
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  
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為文章操紙筆立書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

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

去之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

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讀荀

余嘗苦儀禮難讀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惜乎吾

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讀儀禮

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

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送竊文

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

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

飫於肥甘慕彼糠糜

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弟弟雍雍如也

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乳貓相

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棧而外施窻窻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然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戒守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

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

道安用讓為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為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者哉通解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

孔子為然處州孔子廟碑

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  
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  
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南海神廟碑  
明宮齋廬上兩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  
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

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至州之  
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  
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恭且嚴如  
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

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  
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  
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

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  
五鼓旣作牽牛正中

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  
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  
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

闔廟旋艦祥颿送颿旗燾旄麾飛揚曄藹鏡鼓嘲轟  
高管噉噪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

御覽卷之八  
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  
五穀胥熟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季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擘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不薶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  
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  
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季平夏又明

季平蜀又明季平江東又明季平澤潞遂定易定致  
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

息

平淮  
西碑

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郟陽三軍之在  
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  
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  
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  
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  
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  
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

子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

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往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隸怠官事亾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郢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頡頏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  
莫不順竇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  
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億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係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旣伐四季小大竝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

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  
臣克作爲駟駮泮闕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

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何以辭田弘正先

廟碑銘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顰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

兮欽于世世羅池廟碑

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商州刺史董溪墓誌

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給事中張徹墓誌銘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啞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

以貞之不肖者之坦也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  
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試大評

事王適墓誌銘

姆抱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  
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  
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  
其業者也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  
也殿中少監馬繼祖墓誌銘

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

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君執弓腰二矢指一  
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  
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  
以笑連三大呼笑國子助教辭公達墓誌銘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  
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  
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朝臨小  
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  
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空禽獸夷狄所不  
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

愧矣柳子厚墓誌銘

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樊紹述墓誌銘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

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先生生六七季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鉅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拍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撇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貞曜先生

孟郊墓誌銘

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

不能脫夫子於劔鉞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  
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  
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踳陳  
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祭田橫墓文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  
爲民害者驅而出之

祭鱷魚文

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  
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  
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  
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

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佶佶覲覲爲  
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  
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

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  
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  
能是終不肯徙也

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  
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  
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

子之中棄天脫馬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

祭柳子厚文

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傍觀縮手袖間

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  
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眺夜息南山同卧一席  
守隸防夫觶頂交距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颺  
中作霹靂

祭張員  
外文

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深林山哀浦思  
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唵

郴山竒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選無捨衡陽放酒  
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  
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  
怒頰豕狗鬻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  
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闕死休吞不復宣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九

集

柳柳州

卽僂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

時時作文以詠太平

與李翰  
林建書

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

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

寄許京兆  
孟容書

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

明辨別卒光史籍

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

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竒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澁忍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

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

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與楊京兆憑書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

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綬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

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若宗元者才力鼓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

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啁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

與蕭翰林倪書

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

朝夕謠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

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起起僂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勢異則電滅颺逝不爲門下用矣

與顧十郎書

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

與裴填書

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

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履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

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愈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與太學諸

書生

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

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東南之竹箭雖旁歧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竒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勻馳千里雍之瑰璞皆

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  
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  
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  
羊關轂而輶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  
以為太醫西子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  
之冒沒輕儷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  
東之椎駮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  
堂之上

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  
尾蠶首言人蔘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

遂赤膚類不可悉數

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

與李睦州服氣書

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

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饒饒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

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

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剗羣羊以爲兄餼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醢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臟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豫欣歡

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弊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

與楊

誨之疏解  
車義書

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  
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  
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恆媿於心乎

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  
從何無己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竒歟

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  
把鋤荷鍤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  
木行歌坐釣

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

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  
衢而已耶與韓愈  
論史書

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  
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  
可託乎

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  
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與友  
人書

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  
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  
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

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  
置齒牙間遇事蜂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  
之聲

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  
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

答韋中立  
論師道書

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  
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  
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  
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

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  
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  
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  
銜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

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  
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  
氣出之懼其昧没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  
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  
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  
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

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之以為之文也

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

可私者答吳秀才書

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復杜

溫夫書

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

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竒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答韋珩書

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

僕之樸駭專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深自慙也又覽

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

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又自懼也答沈起書

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筴

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答嚴厚與書

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鷓鴣互鄉於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

報素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舒千尋之纜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

其幸

上李夷簡相公書

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

答元饒州書

作東郭改市廛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埶土大木陶甄

梓匠之工備擘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絕偷浮之源

而條桑浴種浚耕易耨之力用寬徭嗇貨均賦之政

起其道美矣

與呂恭書

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

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

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

也

賀王參元失火書

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俾折脇臄脚之倫得

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

上武元衡相公啓

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

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

賀趙江陵辟符載啓

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稗官里人

得採而歌之

上李僕射愬獻唐雅啓

賈藝求售間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

率皆攜撫相示談笑見昵喔咿逡巡爲達者嗤無乃  
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  
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

上權德輿

補闕啓

今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  
之門抵掌義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恧汗達者之視聽  
狂狷愚妄固不可爲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搨翼拜  
祈公侯之闈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榮  
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爲也

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  
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

衷燕石而履玄圃帶魚目而游漲海

必勗厲爾行輝耀爾能言爲建瓴晨發夕被聲馳而  
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海密網  
之鳥舉羽而翔霄

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  
遁去遼闊千祀何爲乎今之世哉

上崔大卿啓

閣下以鯢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  
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

左右史混久矣尚書春秋之旨不立左氏國語記言

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漢

序文類

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  
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文帝時始得賈生  
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  
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  
庶人咸通焉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  
謠

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  
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

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  
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  
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  
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  
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  
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楊評事文集序  
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忤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  
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  
隙窮著述而不克備

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

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與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

愚溪詩序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

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蘘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間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

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

物者可謂無負矣

陪崔使君遊燕序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畱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爲經翼而成之者爲論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佛之爲大法之爲廣菩薩大士之爲雄

送瑛上人序

歷營道觀九疑下灘水窟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愬蜚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元山人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

游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僧送

浩初序

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狀不

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

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

去者住者眾皆據石注視歡忭以助其勢飲序

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

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

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糺逝而為密者

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

去糺逝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

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

其始則皆類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

其得於賤者有不顏慢而心肆者歟余墨者徒也觀

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敘碁序

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踈密而木之性

日以離矣郭橐駝傳

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

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

問養樹得養人術

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

梓人傳

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

法矣

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之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不伐藝也

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世之言徒曰市道交

宋清傳

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旆旗旗旒咸飾于下鼓以鼗晉金以鐸饒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

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弁裳罽衣胡夷蜒蠻睢盱就  
列者千人以上劔鼎體節燔魚載炙羽鱗狸互之物  
沉泛醜盜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揆  
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寮觀于遠邇禮成樂遍  
以敘而賀

嶺南饗  
軍堂記

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  
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

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  
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爲灰燼畚鍤  
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

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  
於是決去壅土䟽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  
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爲安流烝徒謳歌枕卧  
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

興州江  
運記

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  
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梁  
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  
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爲之

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隣孟子不與

有石焉翳于輿草有泉焉伏于土塗積之丘如蠲之

瀏如旣焚旣醜竒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邇延野綠遠混天碧

永州新堂記

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

雜然謠曰眈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

零陵復乳穴記

且夫乳穴必在溪山竅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

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

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

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

零陵三亭記

嘉木美卉垂水叢峯瓏璫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間鳥慕靜澗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畜而富

裨謀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

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

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

訾家洲亭記

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

馬退山茅亭記

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

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

遊黃溪記

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

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

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

始得西山宴遊記

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

鈿鉞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

浚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淥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也歟

鈗鈗潭記

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枕席而卧則清泠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

陋之

鈗鈗潭西小丘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

小石潭記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

素家渴記

巨石為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奧

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  
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  
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石澗記  
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  
之激越良久乃已小石城山記  
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夏千百年不得  
一售其伎

楚之南少人而多石

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  
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

夕復其號

柳州東亭記

伐竹披奧歛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  
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  
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是石之  
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萬石亭記  
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  
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  
野夫獻辭公壽萬年

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  
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

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

法華寺西亭記

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

龍興寺淨土院記

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

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罇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

鐵爐步志

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

封建

論 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

四維論

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

準而後其道存焉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懲之以鞭扑梏

拳是道之所行也

守道論

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

甚矣

駁復讎議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桐葉

封弟辯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

論語辯

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固嘗有師之號矣  
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

聖人者亦類是矣八駿圖說

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  
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  
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

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  
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締  
而清裘而燠一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

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  
得於駿也

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說

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  
而白者暴之徒鶻說

鶻其立趯然其動若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  
於翹翹者耶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  
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饑

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  
不塗澤而杼山而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  
革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  
綏而以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任而安  
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

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却暑與兩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

說車

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

毛穎傳後題

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芟曾哲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

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

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

晉之故封太行倚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壩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俠之都居大夫之邑建

焉

晉問

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

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爲棘爲矛  
爲鍛爲鈎爲鏑爲鏃爲槩爲鏃出太白徵蓐收召招  
搖伏蚩尤肅肅樵樵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  
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  
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弓人之弓函人  
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  
持之南瞰諸華北聳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

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師師兢兢溶溶紘紘輻輳麟  
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駝羣飲源槁迴食野赭  
浴川感浪噴震播灑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空躍

千里相角風驟霧鬣斷山扶壑牽以荀息御以王良  
超以范鞅軒以欒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

晉之北山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  
焉仲冬旣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瀋液不行乃堅乃  
良萬工舉斧以入凌嶢岼之抄顛漱泉源之淦澹丁  
丁登登硠硠稜稜若兵車之乘凌潰潰瀾瀾若螭龍  
之鬪風霆相騰

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  
患無宮室

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壅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

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修網亘山罽罽麗  
罽織絰其間如川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奇文出  
恠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

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冪  
冪奮債離析鍛圭椎壁眩轉的礫大者印纍小者珠  
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驢羸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  
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醜之利人被六  
氣之用

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  
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

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  
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  
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  
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  
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  
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

三河古帝王之夏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  
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  
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  
人至于今好謀而浚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

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

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鼃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爲狂局束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

乞巧文

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呻吟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易臣頑顏鑿臣方心歌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竒邪用絕繩墨句身陋狹

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

斬曲  
几文

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心爲賊在口爲愆在肩爲僂在膝爲攣戚施躄跂匍匐拘拳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迴車簡牘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

黔驢虎見之尤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

黔之驢

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吾放而遊不知呂

梁之異乎安流

對愚溪

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

司業陽城遺愛碣

解佩刀選老躡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

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

段太尉逸事狀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十九

集

王臨川

歐陽廬陵

蘇老泉

御定四部全書



卷之四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二十

集

王臨川

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上仁宗皇帝書

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

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

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率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

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

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

出中人以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

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

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農民壞於繇役而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陛下卽位五年夏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其法最大者五事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

曰市易

上五事劄子

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

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苟不得其人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然而天下之人鳧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苟不得其人則搔之

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賞之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墮矣

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進戒疏

人君代天而理物人臣資父以事君然而君臣之大義有方非若父子之至恩無間須唱而後和則誠意每患於難通不入而後量則忠力或嫌於自獻除平章事

謝表

樂古訓之獲而忘其勢惡邪辭之害而斷以心

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爍火之

弗熄知江寧府謝表

蚤見知於隱約之中久獨立於傾搖之上除平章事謝表

以上仁含垢以大智容愚弗使南箕得侈簸揚之狀

夏令北戶坐蒙臨照之光茶然垂盡之病軀沲若橫

流之感涕賜詔書藥物謝表

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

為敵乞退表

敝車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華幄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  
其縱之為貴其拘之為賤賤故尚勢利而忘善惡貴  
故尊行義而矜廉耻士知尊行義而矜廉耻宗廟社  
稷之安而天下自治也

壇陸之身無眩視之悲濠梁之魚有從容之樂乞宮觀表

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  
汲於施為以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眾  
則事功無必成之望令視事謝表

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人聲為言述以為字進字說表

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衰曲  
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  
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  
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  
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

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譏為官非夫遠足以知  
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耻之操足以咨諏  
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  
此位為無以稱除翰林學士謝表

近遊澗壤久揖孤風當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地  
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縉星之文借談端而飾物

上范資  
政啓

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之孤風但傷間闊  
古者致治之世自瞽矇昏聩侏儒籛籛戚施之人上  
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身斲魚鱉昆蟲草木所以  
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

上執  
政書

裳裳者華之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  
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  
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

得似其先人

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  
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

上杜學  
士書

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  
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

上人  
書

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  
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遊之厚且據勢重而任  
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

與  
王

禹  
王  
書

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

資之天地 與馬運判書

啓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 上學上書

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鑿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

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 與三擇之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并持之也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

其半周公豈為利哉 答曾公立書

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為政

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答司馬  
諫議書

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揚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沈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

答曾子  
固書

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

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

答張

殿丞  
書

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爲之辭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王爲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尚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

答徐  
絳書

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於言其貌濟其言匱其言濟其實匱者非天下之至

察何與焉

答楊  
忱書

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

答陳  
梈書

老莊之書未嘗及神仙惟葛洪為二人作傳以為仙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

周禮  
義序

虞夏商周之遺文夏秦而幾亾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為愧也歟

書義  
序

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

詩義  
序

內德純茂則神因時恂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

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

字說序

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榱桷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乃屬之於人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榱桷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為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

靈谷詩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

石仲卿字

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

送陳升之序

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

送孫正之序

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眾人乎

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

虔州學記

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

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

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

莫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

而無學繁昌縣學記

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

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

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慈溪縣學記

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所以治天下國

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

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

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

士法為王者象

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

度支副使廳壁記

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

桂州新城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天下之有德通謂

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

君子齋記

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為功者山也

亭記

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

龍興院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惟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惟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長蘆

寺經藏記

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文殊像現瑞記有見於無思無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為其徒者多寬平而不伎質靜而無求不伎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己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為有似乎吾之仁義者

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

淳化院經藏記

不能求伊尹之心者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

三聖人論

不能求伯夷之心者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

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多汚而寡潔惡異而尚同

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

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

弊於天下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

於此一端而已乎

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

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

莊周論

理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知禮而已則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恒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不可以不知損益

知損益

九卦論

斷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非生而能者也故必

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

適於駕

禮論

狙猿之形非不若人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澗山大麓而走耳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

自生也

禮樂論

賢者盡誠以立性聖人盡性以至誠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

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

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

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

之聽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

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爲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淡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淡於禮者也

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

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莫能致

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天之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

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

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

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於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原教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

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

讀孔子世家

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孟嘗君傳

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

書洪範傳後

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

虞部郎中李公濟神

道碑

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其一人未續其夫婦必尚單衣

吳子善墓誌銘

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宏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

祭歐陽文忠公文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二十一

集

歐陽廬陵

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  
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  
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  
然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  
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士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  
利此可爲也

上皇帝書

儀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

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議濮王典禮劄子

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

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於

此時諫人主者難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

優容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論臺諫唐介等牽復劄子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

故進士少而經學多論逐路取人劄子

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

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等是取利不許取

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

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

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

取利矣言青苗錢劄子

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

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自古小人讒害忠賢

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

臣則必須誣以專權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

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  
求瑕惟有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  
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  
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論杜衍范仲淹  
等罷政事狀  
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  
而不私

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  
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告詔發揮而已哉  
然其為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麗  
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為世法謝知制  
誥表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摺

紳竦歎以為儒者之至榮謝入翰  
林表

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  
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  
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

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進新修  
唐書表

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鑿孔  
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亳州乞  
致仕表

鳧鴈去來固不為於多少鳧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  
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

蔡州乞致仕表

古者賓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詠歎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而工歌三夏使者再辭及于皇華然後拜賦是則施于貴賤各有所當謝燕龍圖

肅惠詩啓

談笑樽俎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俄頃蓋其咳唾之餘得而秘藏已如金玉之寶

奏磬俚耳難矣賞音抱石荆山終為至寶

謝石秀才啓

錦帶居士白蓮社人効菩薩之坐家去塵自遠掃維摩之一室敢入者稀

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謝校勘啓

西崑冊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碩臚之有五能盡於是矣鉛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間出之有異人文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下深詔之辭開孝秀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謝進士及第啓

休聲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火彌文上化疏壁水以環流儲精太寧坐蒿宮而講道爛乎舜日之晏晏煥乎堯章之巍巍

逐耕夫而衣襪早去先疇署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  
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  
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  
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  
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  
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  
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  
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  
可行之諫官可言之上范司諫書  
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

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  
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  
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  
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  
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  
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

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  
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  
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

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  
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  
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  
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  
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  
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  
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  
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搢紳湊其門以傳  
嚮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  
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

之儀

與陳貞外書

今市之門朝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  
者之焉賈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閒民無資攘臂以遊  
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  
而爲之輕重者有矣

與張棊書

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  
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

答祖擇之書

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  
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  
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

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

答徐無黨書

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  
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  
上之所取不可謂之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  
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

謂之兵論本

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  
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  
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  
惜者名節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

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

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朋黨論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  
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  
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  
夏相稱美夏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  
之天下亦大治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

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縱囚論

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

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太宗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免也

唐書刑法志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唐書禮樂志論

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

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

常相須以濟

唐書食貨志論

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

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

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內制集序

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

蘇氏文集序

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

廖氏文集序

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

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

奇怪

梅聖俞詩集序

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

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

釋惟儼文集序

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

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

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

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

釋秘演詩集序

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

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

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唵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

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  
崚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  
志在也

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  
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  
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  
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  
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隋之季梁鄭之  
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  
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

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  
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  
也其功可以及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  
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  
表也

章望之  
字序

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有虛其中而能  
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筭簾考擊之  
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虛以待之則物  
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

張應之  
字序

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

草木身斲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送徐無黨

序

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身斲好音之過耳也

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送楊真序

喜怒哀樂動人必淡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乎其外而不動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送宋君歸太學序

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

送梅聖俞序

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

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浚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

以孔子贊易之文為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為繫辭不必復自名其

所作又為繫辭也

傳易圖序

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

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

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

詩譜後序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檜齊魏唐秦陳曹豳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

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

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

黃庭經序

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  
櫛者之於髮績者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韻總

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潁上  
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  
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續思潁詩

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  
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  
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紐而入水形色非

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  
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于其中者率常  
數十百人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  
有力則無不至也集古錄目序

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  
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  
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竒偉麗工  
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  
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  
世之好者少也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  
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

六一居士傳

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  
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  
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  
爲六一乎

方其得意於五物也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  
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

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  
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德澤涵濡於萬物

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  
壠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  
而上玉堂者乎

仁宗御  
飛白記

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  
在也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  
昔之所同也

畫錦  
堂記

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  
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  
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

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

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

有美堂記

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

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

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

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

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

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

元凱是已

峴山亭記

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

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 一投漢水之淵是

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

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  
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菱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  
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李秀才東園亭記

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  
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許氏南園記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  
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

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  
往祀以為神菱溪石記

菱溪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為苻谿

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  
謂苻溪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

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苻為菱理或然  
也

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  
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山水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  
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

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勇者之觀也游儵亭記  
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為大不以

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

署之東園久弗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漑枯爲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旣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榎地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是宜伐因盡薪之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

伐樹記

脩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

豐樂亭記

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

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

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

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

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

醉翁亭記

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年又最高故自號醉翁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

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

歐陽脩也

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

舟中畫舫齋記

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

洶歟宜其寢驚而夢愕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

居者邪

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

不樂哉

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

人死留名王彥章畫像記

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

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

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

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

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

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忠武節度使武恭王

公德用神道碑銘

公來在庭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

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朝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

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

于碑太尉文正王公朝神道碑銘

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

以志也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

潮州惡溪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

文告而戮之昔韓文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

為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

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太師文惠陳公堯佐神道碑銘

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

端明殿學士蔡公襄墓誌銘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奇寶惟士之賢

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集賢院學士劉公敞墓誌銘

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資政殿學

士簡肅薛公奎墓誌銘

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翰林侍讀張公

錫墓誌銘

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于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

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

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徂徠石先生介墓誌銘

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文安主簿蘇君洵墓誌銘

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

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  
百家之說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  
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  
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

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  
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  
得於經之本義為多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  
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

其意者

石曼卿墓表

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  
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  
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

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  
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  
之後世而勸

太常博士周君堯卿墓表

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為  
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胡先生瑗墓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

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瀧岡阡表

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

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

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

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公曰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

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

祭資政范公文

子之心宵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  
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  
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  
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

祭蘇子美文

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  
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  
世之名

祭石曼卿文

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  
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  
而九莖

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  
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啾嚶  
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  
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  
與荒城不覺臨風而隕涕有媿乎太上之恣情

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  
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  
歌功之詩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旄

會聖宮頌

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  
鬱鬱蔥蔥

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  
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黼帷襜襜  
天威可瞻庭兮植植鉤盾虎戟容衛以飾

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  
是貪生之說也

跋唐華陽頌

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初浙瀝  
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

秋聲賦

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  
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

四無人聲聲在樹間此秋聲也

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

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  
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  
為槁木黖然黑者為星星

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苦何求而不足乃終  
日而營營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

憎蒼蠅賦

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為  
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

似樊文

論尹師  
魯墓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  
可以感於心懽忻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  
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  
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

書梅聖  
俞蒙後

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篳者簾者堵而編執而列者  
何也彼必曰鼗鼓鍾磬絲管干戚也

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行  
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

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  
可以數而對也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  
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  
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  
可得而言也

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  
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  
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

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  
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二十二

集

蘇老泉

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則天下爭先爲之

上仁宗皇帝書

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復任孫孫又任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得之也易則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

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

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

上韓樞密書

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

及夫天下旣平盜賊旣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

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

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澹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董

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鼃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

乎

上田樞密書

脫然為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為悲紛然為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為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為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

上余青州書

昔者明公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磅礴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為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

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折尺筮而答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為之哉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鼃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意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

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上歐陽內翰書

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時既久胸中之言

日益多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

羣羣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

再上歐陽內翰書

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

其為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

易論

聖人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揆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

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

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砒砒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兩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

樂論

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

入於文其勢優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

書論

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

史論

遷之傳廉頗也議採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

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

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

之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

諫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賢者有不知其故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辨奸論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

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彊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乘彊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彊弱之勢也不知彊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威竭而惠褻故也譬之人身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

審勢論

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

權書心術

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守者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

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搥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

守攻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

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

高帝

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福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

衡論○御將

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

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爲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爲不行於其間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爲仁義

法議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九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

田制

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

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

田盡爲溝洫吁亦已迂矣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

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

公像在堂

張益州畫像記

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

木假山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

蘇氏族譜亭記

自斯人之族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名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名二子說

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滯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仲兄文甫說

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敷其亂

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  
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  
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  
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  
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  
至文也

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  
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  
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  
於親親見於服服始于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

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吊喜  
不慶憂不吊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  
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  
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幸  
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  
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族譜引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二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定四部

卷之四  
音韻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四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二十三

集

蘇東坡

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

御試制  
科策

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復

窮究其臣者若此

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

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

御試策

擬進士對

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

上帝書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

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

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

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譬猶屠殺牛羊剝鱗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

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  
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

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  
銳而折之則難爲功

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  
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  
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

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  
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  
觀井然後爲得也

代滕甫論  
西夏書

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  
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  
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  
爲累須爲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  
也

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  
窮窘則號天盖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  
謂無嚴畏之心

代滕甫  
乞郡書

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  
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

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

踈

校正陸贄  
奏議劄子

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吝用財而贄以散財為急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

昔馮唐論李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之贄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

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弈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傍觀者常盡之何則弈者有意於爭而傍者無心故也若人主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

赴定州  
論事狀

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

諫買浙  
燈狀

臣自賴移楊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

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論積欠狀

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

乞開西湖狀

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朝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

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

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于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

謝放罪表

重離繼明何煩爍火之助大厦既搆尚求一木之支

謝兼侍讀表

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彷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

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

謝賈朝奉啓

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隤然而直方大夏練三朝之用舍出入四方之險夷賀韓丞相再入啓

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以折天下

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網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迹竒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

謝王內翰啓

泮水受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畫諾又觀枳棘之棲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答王承議啓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間關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澹乎蓋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為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

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寞而來我答王勿安啓

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名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上富丞相書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上王

兵部書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

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辭想見其為人

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上梅直講書

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

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

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上兩制書

自堯舜之時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

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

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

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

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上韓

魏公書

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

答畢仲舉書

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

淡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

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

答張文潛書

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踈者亦莫得而友也

答黃魯直書

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醞柑橘棓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

中 答秦大虛書

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答謝舉廉書  
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貴賤也

常欲焚棄筆硯為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 答劉沔書

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 答李端叔書

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適

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

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 大臣論

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 思治論

萬全之利以小不僂而廢者有之百世之患以小利

而不顧者有之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

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執無由

始皇論

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

事者未之有也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

伊尹論

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

樂毅論

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

兩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其民其害甚於加賦也

商君論

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

道也

戰國任俠論

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

始皇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

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

范增論

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其事甚怪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且其意不在書

留侯論

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百戰百勝而輕

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

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遊浸漬而澁交之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

賈誼論

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荀卿論

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

續朋黨論

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

刑賞

忠厚之至試論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

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泰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窾室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摧拔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

重與以申命試論

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以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

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

物不可以苟合試論

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居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

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于廟而終身以為妾畫居于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

安居以為黨而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御食飲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

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有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形勢不如德試論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王者不治夷狄試論

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

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策略

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

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痾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

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決壅蔽策

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無責難策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振策善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無沮

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策善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忸怩於不

義是故有所不為敦教化策

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己

則難為力省費用策

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睦策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親勸

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為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為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為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

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十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

均戶口策

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致勇莫先乎

倡倡莫善乎私

倡勇敢策

有人人之勇恟有三軍之勇恟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

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恟之不齊至於如此

彼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

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

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郡縣無常屯之

兵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

定軍制策

千斤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

策斷

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

臾怠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

范文正公文集

序

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居士集序

自歐陽子出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

李白

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方山子傳

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爲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

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

仁宗飛白御書記

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此樂天之所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効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

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 醉白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 墨君堂記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 靈壁張氏園亭記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

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

隱則俯仰山林之下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畱意於物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

寶繪堂記

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李氏山房藏書

記

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

縱則逝矣文與可畫  
偃竹記

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矣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遠景樓記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

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擇其徒為眾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

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眾

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眾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

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喜雨亭記

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

相與忤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兩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

凌虛臺記

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

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化為丘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

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

野

超然臺記

處之暮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

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

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淮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

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

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

遊桓山記

使魑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使魑而有知也

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

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

石鐘山記

唐李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

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

罇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

有大石當中流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竅坎  
鏜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竅坎鏜鏘者魏獻子之歌  
鐘也

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  
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

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  
而能無所不聞

大悲閣記

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

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  
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

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  
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  
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  
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  
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  
卽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

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

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  
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

四菩薩閣記

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己陋矣何妙之有  
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  
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  
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  
解郢人之鼻斲信矣

衆妙堂記

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鷄俯首而啄不知仰也  
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  
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

是豈技與習之助乎

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

帝之意不可以不成

上清儲祥宮碑

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  
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  
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旣立矣則又惡衣菲食  
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  
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  
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

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

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耆無競惟人以燕我後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

韓文公廟碑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

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誦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

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白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掬牲鷄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翩然被髮下大荒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  
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  
強弩射潮江海爲東

表忠  
觀碑

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  
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  
厥筐相望大貝南金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  
視此刻文

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  
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

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

司馬溫公  
神道碑

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  
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  
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  
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開邊隙  
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  
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  
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  
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

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

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狀後其

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三槐堂銘

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

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

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

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

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契丹使者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

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  
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  
聞彊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

也德威堂銘

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嘗試與子登夫韶

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綿覽觀

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

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

九成臺銘

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

被楔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擇勝亭銘

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裏裏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文與可飛白贊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踖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為廢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為野馬也則

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狀如賢大夫貴公

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韓幹畫馬贊

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顛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

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為

未始見也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于時

兵革不用海內少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三馬圖贊

嘗試與子攝其齋衽循其鈎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嶠

夷西及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狀在吾箴孔綫

蹊之中矣磨衲贊

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

有毛竅所衣之衣箴孔綫蹊悉為世界如是展轉經  
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  
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

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  
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蟲龍象

月明星稀孰在孰亾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十八大阿羅漢頌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墻壁瓦礫誰非法身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

為三為七莫有知者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

手拊雛猊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于面

道成願滿見佛不忤盡取玉函以畀思邈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

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飯食已畢襍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簫發火我作佛事

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我道大同有覺無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鼻觀寂如諸根自倒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為此身

一念之差隨此髮鬚導師悲愍為爾顰歎

彼髯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  
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盆花浮紅篆煙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既希  
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  
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植拂支頤寂狀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於佛  
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

鋤耰銓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  
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

稼說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

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狀

前赤壁賦

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狀如怨如慕  
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

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

雄也而今安在哉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盈虛者如彼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

後赤壁賦

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

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

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狀長鳴掠予舟而西也

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

祭歐陽文忠公文

譬如深淵大澤龍亾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鱖而號狐狸

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悻恟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亾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

祭魏國韓公文

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神傳

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狀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書六一居士傳後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極書之變天下翕狀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于詩亦狀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狀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狀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書黃子思詩集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狀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胃中爲之浩浩焉

落落焉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  
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書東皐  
子傳後  
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二十三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二十四

集

蘇頌濟

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  
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  
車有餘量狀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債登坂險而馬  
不躓

上帝書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  
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  
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狀皆古人之陳迹不

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决狀捨去求天下奇

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

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上韓太尉書

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奧人之入於其中者莫

不皆得其所欲而無慕乎其外操斧斤以遊其叢林

取其大者以為楹小者以為桷圓者以為輪挺者以

為軸上兩制諸公書

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

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

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

栢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為之不殖非吾則爾

拒而爾則不吾抗也上劉長安書

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惧天下之以

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

以訥養辯

尚父雖老而鷹揚未衰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坐而

論道本無黃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

去如脫屣名重太山近世以來一人而已賀文太師致仕啓

身寄白雲堂開綠野釋鼎鍾之重負收竹帛之餘光

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

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周論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

不為為我不為兼愛而處乎兼愛為我之外此其意以為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為我則天下譏其為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

皆無所為老子論

為我者為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為為我之所毀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為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

聖人之道處於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

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盪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王前論不誣治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援亂以為治是愚其

君也誣治以為亂是脅其君也新論

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為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徉翱翔惟其所欲為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為治之地

為治之地既立狀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柏梧櫟叢莽樸橄無不盛茂而如意

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為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為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為疆國

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豫歡狀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君術策

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已臣事策

權者天下之所為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

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

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  
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  
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

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  
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  
牧耶將為樵耶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  
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  
也而反樵之為得

民政策

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  
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

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  
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  
以致之之術

賤而官為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為發之以無傷民  
小饑則發小熟之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饑則發  
大熟之歛此李悝之法也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  
閒暇則習為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

其於為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為不善  
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

古史序

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

葉附之岌狀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狀如  
公卿大夫高冠長劔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直節記  
吾欲為曲為曲必屈曲可為乎吾欲為直為直必折  
直可為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

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  
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  
狀後履風濤而不債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  
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  
以經萬里之害矣廟記子  
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

海潮

龍井院  
訥齋記

貧者葺蒲以為履斲柳以為屐富者伐檀以為輻豢  
駟以為服因物之自狀以致千里御風辭

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  
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  
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書金剛  
經後

如來有五眼近矚牆宇遠覽山河肉眼也隨其福德  
見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慧眼也入萬  
法遍法界法眼也以慧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二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定四部手圈卷之二十五

集

曾南豐

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  
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  
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學焉而已矣古之聖人舜禹成  
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  
嘗不勉之以學

熙寧轉  
對疏

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於天  
下之言狀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

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

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蠶齋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祇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唵誦

至於兇冒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

過闕上殿疏

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九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

議經費劄子

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

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

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眾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

與孫司封書

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斂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歸乎其高浩乎其深燁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電霜雪而吹噓澤潤聲鳴嚴威列之乎公卿徹官而不為泰

無匹夫之勢而不為不足天下吾賴萬世吾師而不為大天下吾違萬世吾異而不為貶也其狀也豈翦翦狀而為潔姘姘狀而為諒哉

與撫州知州書

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

寄歐陽舍人書

不一

戰國策序

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

通判之員使斂以繩墨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賂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徙一無所貸其於羣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子人之周也如此

太祖皇帝總序

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

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古之人胎教

者如此正其視聽言動者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

畏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

列女傳目錄序

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狀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

維摩院聽琴序

于家有塾于黨有庠于鄉有序于國有學于教有師于視聽言動有其容于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

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

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絃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

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

宜黃縣學記

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

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

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狀也

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夏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

齊濱灤水而爲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門

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

齊州  
二堂記

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

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厓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厓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析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厓下則泊狀而止而自厓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蓋泉自渴馬之厓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冬温泉旁之蔬甲經冬尚榮故又謂之温泉

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狀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狀也

顏魯公祠堂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狀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狀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仙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墨池記

宅有桑麻田有杭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鳧鴈之下上緝于澗而逐鱸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蔭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竒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

歸老橋記

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

學者皆為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  
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傍豈公樂哉醒心亭記

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  
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  
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  
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  
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擬峴臺記

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  
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  
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

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學舍記

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  
記遠山鏡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曆法星  
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  
皆伏羲已來下夏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  
歲月億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  
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  
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

邪南軒記

得其時則行守溪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狀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狀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

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

僂都觀三門記

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爲狀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

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

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

承論唐

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

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故可知矣  
迺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夫坐而論道謂之三  
公作而行之謂之鄉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  
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  
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

也講官議

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  
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  
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  
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

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  
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爲人後議

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  
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  
義一也

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  
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  
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  
桑棗而去者有之救災議

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

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  
髮膚尚無所愛况外物乎

為文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  
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  
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

蘇明允  
哀詞

好為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  
有志於功名者也

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齒扶桑自京師兮洎幽  
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戔戔兮勢

方颺

御定四部書目卷之三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